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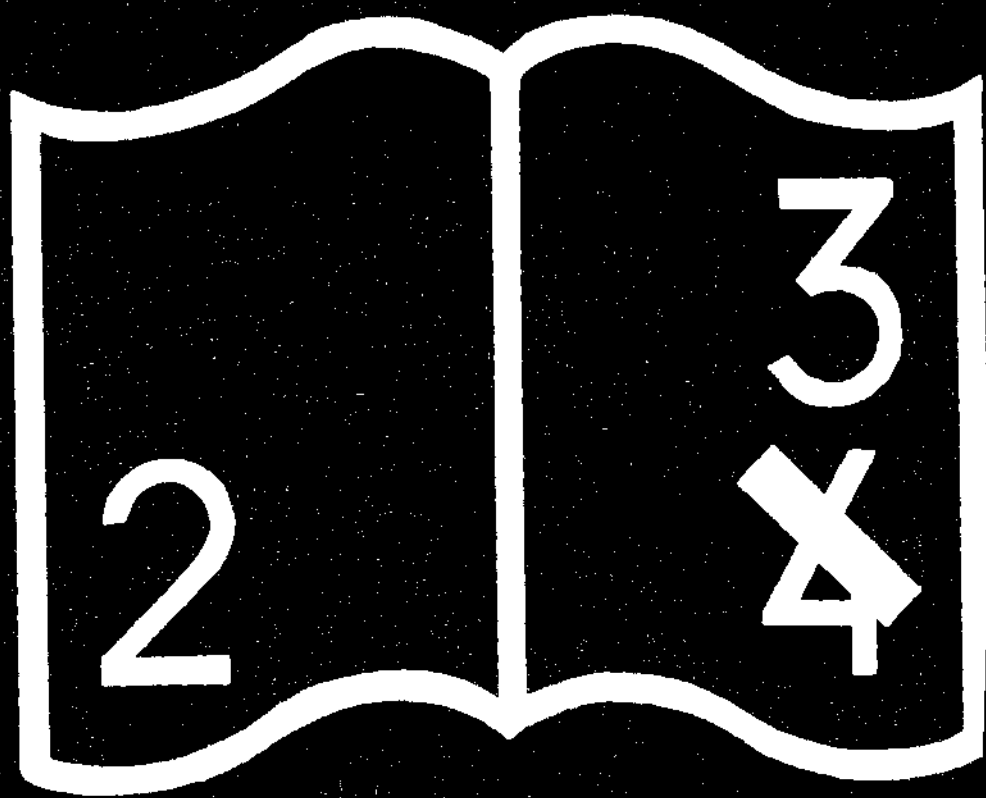
# 小說新報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四年第十期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编码错误

特別廣告

女學生之百面觀出版

吾夫女德之難修也婦道之易乖也舊社會婦女繃帷深鎖足不出戶幾不知家門以外復有天地其失世陋陋則無以自生終身分利而已新社會婦女一反所爲求學焉謀生焉昂昂藏藏不殊男子惟是過猶不及男女之防既廢道德藩籬隨之俱撤桑濮之行愈演愈盛其失也囂囂則外金玉而內敗絮其爲無用朽才與陋者無以異也今之女學生其賢而好學者固多不肖者亦復不少夫婦女爲國民之母而女生爲未來之新國民所自出其責任尤重今以不肖二字加諸神聖女學生之身誠覺有所忸怩然而害焉不除則名馴減色敗草不刈則嘉穀難登惟尊重女學生故不能不別其賢不肖是書紀女學生凡一百數十人不沒人之善不誣人爲惡不作穢褻之談不爲虛妄之說法春秋褒善貶惡之義述其孝者貞者節者烈者義者俠者慈者淑者使人知所勸紀其奸者詐者悍者狠者狂者蕩者拙者鄙者使人知所戒書凡一百十六巨篇編者爲大名士飯牛亭長作者如定夷涵秋養晦少芹新亭山人戎馬書生綺緣泣花誅奸等皆知名之士每篇有每篇之特色讀此百十六篇勝讀百十六部小說也全書共十四萬言洋裝兩大厚冊封面爲五彩印喬家雙壁圖定價大洋九角特價實足大洋五角四分外埠另加寄費一角隨書贈杜宇五彩美女畫四幅皆極豔麗生香之作書出無多欲購從速要目如下

序一 (飯牛亭長)

序二 (新亭山人)

序三 (天憊生)

序四 (億紅樓主)

序五 (或馬壽生)

卷之一

●為學甘身殉 (定夷)

●薄命女真花 (定夷)

●白壁自無瑕 (定夷)

●剗股報親恩 (少芹)

●誓死抗淫盜 (少芹)

●同穴不同衾 (少芹)

●烟花隊裏人 (涵秋)

●瑤光奪婿禍 (涵秋)

●雌雄渾莫辨 (天憊生)

●好個賊窩家 (天憊生)

●騙人終受騙 (天憊生)

●情海起狂瀾 (天憊生)

●妓女學斯文 (天憊生)

●變相賣淫窟 (飯牛亭長)

●情絲縛武夫 (飯牛亭長)

●陰間去伸冤 (飯牛亭長)

卷之二

●洪憲女功臣 (少芹)

●絕妙詠諧語 (少芹)

●四金剛合傳 (飯牛亭長)

●深中自由毒 (飯牛亭長)

●孽海歸樸人 (飯牛亭長)

●法螺信口吹 (飯牛亭長)

●共母演說家 (新亭山人)

●盲目女博士 (新亭山人)

●兩個番東西 (新亭山人)

●同命假鴛鴦 (墨隱)

●萬里尋情陸 (少芹)

●呈控阿家翁 (荷花)

●三四誦義書 (浪花)

●剛鬚鬚影 (浪花)

●密室氣幽情 (浪花)

●提倡不嫁會 (浪花)

●房事費談論 (浪花)

●好個離魂病 (李木翁)

●不許學時髦 (李木翁)

●羅敷已有家 (李木翁)

●嬌娃遇蕩子 (白頭宮人)

●春風滿杏壇 (白頭宮人)

●破鏡喜重圓 (白頭宮人)

●自由訂婚姻 (白頭宮人)

卷之三

●帝國赴清流 (綺緣)

●步武花家友 (綺緣)

●妙針織勇兵 (綺緣)

●痛飲仇人血 (綺緣)

●珠好不惜身 (綺緣)

●泉下報親恩 (綺緣)

● 教子有義方 (綺綠)

● 巾幗好身手 (綺綠)

● 義不事貳天 (綺綠)

● 願學北宮女 (綺綠)

● 苦節事孀姑 (綺綠)

● 獨力禦羣盜 (綺綠)

● 純是盜賊聲 (綠野)

● 阿儼工媚術 (綠野)

● 言行大誇誕 (綠野)

● 爲財傷身命 (綠野)

● 禍人終自禍 (綠野)

● 心毒如蛇蝎 (綠野)

● 願作負心人 (綠野)

卷之四

● 三生無夙約 (憶紅生)

● 渾不解拳恥 (憶紅生)

● 平等實行家 (憶紅生)

● 又是癡春鳩 (憶紅生)

● 狂兒弄狡偷 (憶紅生)

● 慷慨赴大義 (墨隱)

● 模範好女兒 (墨隱)

● 同歸快惻天 (墨隱)

● 懷春裝假病 (誅奸)

● 裏面有誰知 (誅奸)

● 毒樓如孽土 (誅奸)

● 生前種慧根 (飯牛亭長)

● 人力勝天定 (飯牛亭長)

● 博施濟生靈 (飯牛亭長)

● 是菩薩心腸 (養晦)

● 踰垣赴嘉會 (養晦)

● 妬婦津中人 (養晦)

● 盲人有盲福 (養晦)

● 頭等化妝手 (養晦)

卷之五

● 聲名滿蜀郡 (養晦)

● 團團富家婆 (養晦)

● 英京事重見 (匿名)

● 鶴鏡好姻緣 (匿名)

● 誤中美人計 (匿名)

● 鴛鴦未曾註 (匿名)

● 恃勢凌同輩 (白頭宮人)

● 狠毒如蛇蝎 (白頭宮人)

● 設機徒誑盜 (白頭宮人)

● 吉士誘春友 (白頭宮人)

● 本性終難移 (仲子)

● 婚姻紀念品 (仲子)

● 終是玉關情 (仲子)

● 社會交際花 (仲子)

● 落花空有意 (仲子)

● 學富堪虛名 (仲子)

卷之六

● 毀家辦學堂 (墨隱)

● 美德堪風世 (墨隱)

● 城姑終非福 (墨隱)

●芝草本無根

(墨隱)

●說結先生歡

(誅奸)

●一封求婚書

(戎馬書生)

●高等扒兒手

(飯牛亭長)

●姊妹做紅娘

(誅奸)

●兒女英雄傳

(戎馬書生)

●女中勢利鬼

(飯牛亭長)

●黑心長舌婦

(誅奸)

●情場奏凱歌

(戎馬書生)

●袁家女走狗

(綺緣)

●說法效生公

(戎馬書生)

●射雀新條件

(戎馬書生)

●一片愛才心

(綺緣)

●英靈竟不昧

(戎馬書生)

●狂女發狂論

(戎馬書生)

●寧為貴人妾

(綺緣)

●悟靈女蒼生

(戎馬書生)

●最毒婦人心

(誅奸)

●荒淫無好報

(戎馬書生)

本書附贈杜宇先生繪美女畫四幅

(一) 曉裝鬪豔圖

仙姿豔質妙無倫  
石黛鉛華手自勻  
惹得同儔齊說笑  
箇儂未有畫眉人

定夷題

(二) 尺素寄情圖

背人偷寫彩雲箋  
舊恨新愁語萬千  
可有傳書青鳥使  
為儂寄到玉郎前

定夷題

(三) 春閨病渴圖

藥爐茶竈久相陪  
心事重重鬱不開  
腸斷斷腸腸寸斷  
令人想煞可憎才

定夷題

(四) 愛河弄影圖

小立亭亭綠蔭隈  
清光瀲灩好徘徊  
含情脈脈為何事  
待得檀奴踐約來

定夷題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國華書局

# 小說新報 第四十期 目錄

## ●封面

陳南慶女史花卉冊頁第十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 ●畫集

侯懋功山水真蹟

上海名花浣香小影

湯雨生山水真蹟

之江名花小寶珍小影

石谷子山水真蹟

北京名花花雲仙小影

邊壽民蘆鴈冊頁第十幅

上海冶葉老五小影

## ●說雅

清代施商餘案

清代紅豆淚

目錄

(指嚴)  
(隔雲)

小趣聞 借貸夫  
宋史末 榴花塔  
慘史 慈母淚  
家庭 慈母淚  
社會 衣冠禽獸  
革命 賢伉儷  
外史 賢伉儷  
懺情 情之誤  
義烈 貞女復仇記  
小怨 薄情郎

## 以上短篇小說十種

小豔情 無邊風月傳  
偵探 恐怖黨  
小言情 靈河三影錄  
小寫情 好女兒  
社會 新上海現形記

## 以上長篇小說五種

## ●談薈

(少芹) (悟我) (卓呆) (民衷) (湖海客) (志明) (薑然) (立中) (雙熱) (瘦鷗) (茗狂) (欄柯) (定夷)

戊午隨筆

寧靜軒碎墨

花萼樓隨筆

惜懂書屋隨筆

● 豔藻

美人吟

與瓊華書

仰鬢雲書

約友人赴遊戲場書

勸友人勿遊遊戲場書

● 諧藪

祭阿芙蓉文

陶家菊致庚嶺梅書

庚嶺梅復陶家菊書

冷香女史小傳

祭浣紗女文

(定夷)

(劍山)

(天夏)

(贛生)

(悟我)

(鬢雲)

(瓊華)

(淑青)

(淑青)

(秋水)

(秋水)

(秋水)

(逸梅)

(隔雲)

和。

滑稽新語十二則

● 劇本

社會短劇法律

● 報餘

風土紀述

西康風土記

古滇風土記

額爾古訥河道記

斷簡殘編

越禍記略

金粉小誌

海上花事錄

鐘聲吟什

浣花軒詩鐘

● 補白

名不備載

(秋水)

(卓呆)

(民哀)

(民哀)

(民哀)

(孟隱)

(二尸)

(公曼)



畫

集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家庭必備之書 閨房金鑑

六册一函  
定價二元

出版書籍首貴實用主義閨房金鑑全書純以適合婦女實用為宗旨男子讀之可以  
 益婦女之種種功用尤有無限妙趣著者皆知名之士以上六集每集折為五六編每  
 編又分數十節總計三十萬言

●第一集 育兒術 李定夷著

育兒為婦女唯一之天職凡在婦女皆當盡心研究之小國民即異日之主人翁負有  
 莫大之責而為人母者實間接負此鉅任是以本書列育兒為首集

●第二集 御夫術 芹著

吾國夫婦道苦由來已久其故在婦女缺乏能力不能操縱男子以是每為男子所陵  
 虐是集專述男子之心理與婦女對付之手段人之種種不一御之術亦因之而異

●第三集 行樂術 吳綺綵著

人生如朝露原貴及時行樂婦女心胸視男子為窄尤不可不注意惜花愛月園亭之  
 行樂也涉水登山遊覽之行樂也至若閨房之行樂事有甚於畫眉者行樂之範圍極  
 廣而行樂之法術無窮

●第四集 美容術 徐半梅著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可知妝飾為婦女不可不研究之要務徐子為文學  
 新劇家於此道研究有素穠纖瘦肥皆具妙訣婦女讀之受惠無窮

●第五集 理財術 吳綺綵著

試執途人而問之曰子願多財否無不應之曰然蓋今之世界純為黃金勢力所佔有  
 婦女奇男子難下事仰給於人為至苦惱之事本集為婦女計理財之道無論何種  
 婦女習之皆可致富

●第六集 爭寵術 呂紅俠著

女為悅己者容古有成訓婦女欲求寵於男子固人人具此心理然求之無道則嬌揉  
 造作轉覺可憎故爭寵亦有法術非空言可求熟讀此編者雖求如楊太真之三千寵  
 愛在一身亦不難也

## 空前妙著 情舞台

上下二册  
定價九角

### 卷首 愛情名畫十幅

- (一) 把臂慰相思
- (二) 追憶舊時情
- (三) 軟語泥郎歡
- (四) 環約今重提
- (五) 憨意透雙波
- (六) 纖腰喜在抱
- (七) 折花戲語郎
- (八) 俯首思佳期
- (九) 攬頸接香吻
- (十) 含玉細溫存

美女春睡圖(一)  
美女春睡圖(二)

本書載民國成立以來之風流案約三  
 百件件件屬實有烈情有至情有俠情  
 有豔情有趣情有苦情有慘情有哀情  
 有私情有穢情有姦情形形色色不一  
 而足而要皆吐豔吞香風流旖旎有咀  
 嚼不盡之妙

侯 懋 功 山 水 真 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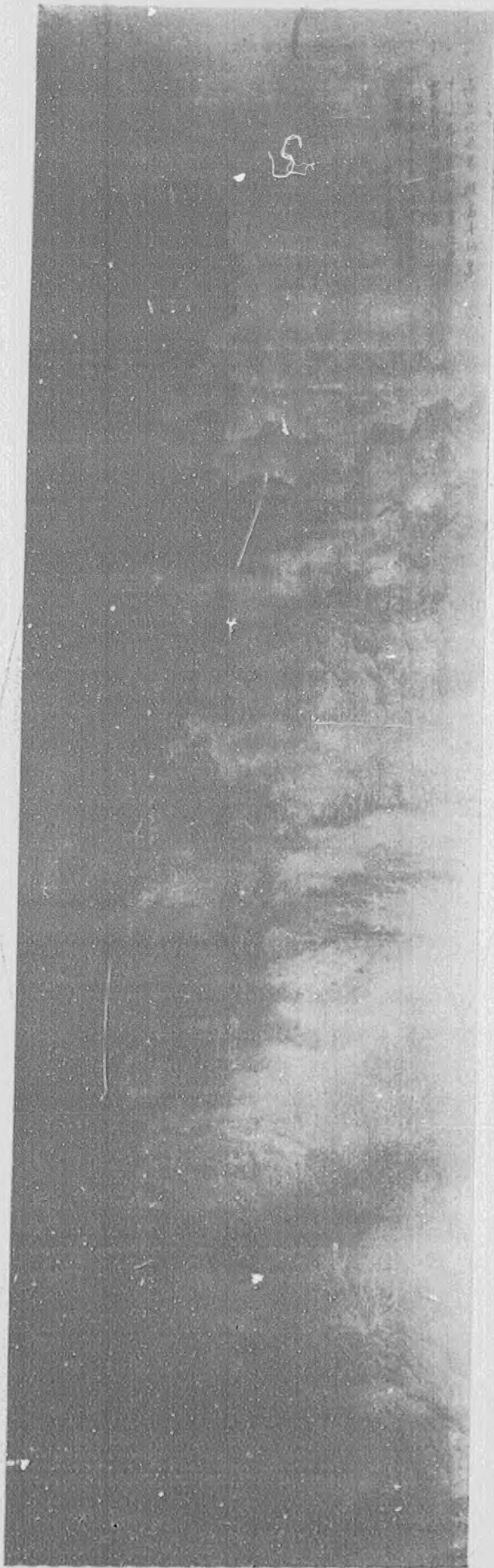


吳 興 陸 叔 同 氏 珍 藏

影小香浣花名海上



石谷子山水真蹟



施德之氏珍藏

影小仙雲花花名京北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



影小五老葉治海上





說

滙

#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著 作 界  
之 靈 光

擊 之 巨  
版 界



武進許指嚴先生為江南宿儒作者

前輩生平著述鴻富久蜚英聲舊作

如本局出版之南巡秘紀正補編清

秘史十葉野聞等書不惟為藝林所

歡迎即婦孺亦傳誦殆遍茲本局復

覽先生近年精心結構之各稿編為指嚴

餘墨是書與南巡

秘紀十葉野聞等

無一則相同而趣味之

之清麗則曾讀先生舊作各書者當

可推而知之讀可小說亦作稗

史讀并文學書讀票目

上卷 史料

● 藩變拾聞

● 奪嫡誌

● 奪嫡續誌

● 玉妃案

● 慈禧垂簾記

● 下卷 說部

● 秘密外交

● 女蘇秦

● 喇嘛革命

● 九日龍旗

● 勝藍痛語

● 武員醜史

● 秘密談

● 度劫庵

● 桃花毒

● 拳亂撫談

● 三大吏別傳

● 老慶記公司

● 妖術

● 宗社黨軼事

● 楊為我

● 八面鋒

● 姊妹花

● 可憐蟲

● 墮花怨

● 花叢生佛

● 蔓菁小傳

● 墓門鴉

● 天寶為之

全書共十五萬  
言洋裝訂分

價 實足 大洋 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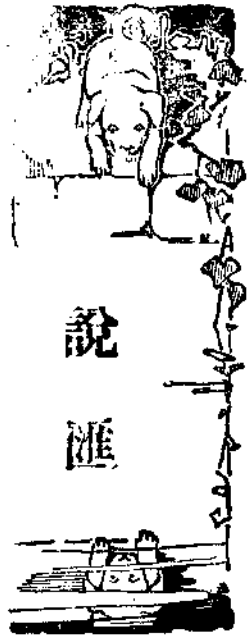
以陽曆十二月二十日為  
限過期即照定價發售

兩大厚册 定價大洋 一元二角

外

埠 另加寄費

清代軼聞  
施商餘案



說匯

(指嚴)



明室末造之民氣。斃疲達於極點。而其最不可藥之惡習。則凡巨紳士豪。倚勢凌辱鄉里。居人積忿。同類解體。所謂無三人以上之團體。爾時狀況。殆猶過之其極也。則甘心屈伏於外族。假借虎威。自殘同類。一逞其怨毒。而後已。至於曠羶奴隸之大恥。奇辱則不問也。人心風俗如此。雖欲不亡。得乎滿清入關之初。利用跖犬吠堯。正此輩得志際會。梟桀之徒。望風而趨。一掃名教。公理干船山。所謂人道滅絕。八表同昏。其氣象之愁慘。可想及混。一已定。亟思收拾。則此輩惡貫將盈。適以便其殺雞駭猴之策。予前記黃煦李三事。固此中佼佼者。然本意在反抗官吏之勢力。有激而然。既無國家種族思想。則其橫挾藩籬。為害宗國亦固其所終。乃俱傷兩敗。徒供異族之魚肉而已矣。今又聞吳中耆舊談蘇州施商餘案。較之李三更為自鄙。以下而綴錄之者。要使吾人知上陵下替。暴民蠶起。終必為外人之釜魚。俎肉當亟思所以挽救之也。

施商餘者。明季施某侍御之族胤。亦純袴而式微者。吳人謂之破靴黨。少即無賴狡惡。冠儕輩。蘇俗自明季至清初。恆有此等似是而非之貴族紳士。橫行鄉里。海剛峯曾痛治之。然卒不能絕。紳民相持。往往激

變爲地方害如董香光賢者其家亦有燬室殺人巨案予曾見其舊檔可知當時風氣之囂陵其影響所及高警一尺馴致廢學失教之膏粱少年舍結黨敲剝外無所事事而於是施商餘輩由箇中醞釀孕毓應運產出矣明社旣盡商餘猶未冠已能召集無賴詔事李成棟挾詐某巨紳萬金登虎邱置酒徵歌大會諸妓三日而金盡後又得締交於吳三桂塔王永康卽拙政園故址主人當日與趙蝦鬪富者商餘爲王之入幕賓約盟誓爲兄弟出則乘輿呵導諸豪僕鮮衣怒馬人稍觸之鞭撻俱下無敢過問者時巡按方伯皆滿員而府縣守令亦多西遷商餘因永康之力一一與之通聲氣力益厚勢益雄意氣亦益凌轢其鑽營趨附之伎倆又與之俱進古人所謂能驕必能詔洵練達世故之語也彼貪官污吏貳臣姦黨平居畏人指摘必喜用僉人爲之爪牙心腹陰伺密察中傷善類以快其私譬如失節賣淫之婦畏世譏彈則百計誘人入彀引爲同調務令下流同歸而後已故一時官僚搢紳反喜暱比商餘供虎俵之妙用商餘則出其鬼蜮之心計鉤距陰私以獻媚邀寵甘爲士林公敵因是又得自通於洪經略及豫王多鐸等氣益復薰天王永康旣死西黨悉敗顧商餘之勢力獨不衰則攀附輿援狡於三窟正不止王塔一人故也鄉民某檐柴入城適商餘僕從盛飾往迓某飲使柴檐掠其僕之馬足而過牽衣角微破僕大怒梓鄉民痛扶之幾斃委之道左而去某孝廉過見之而不平置鄉民於別舍詢其家族狀況固饒財產有子姪族人且多衣冠遂激使成訟助之搥擊邑令以商餘聲勢廣通畏之甚不敢受理乃上控於臬司臬司固鯁直立提施僕欲杖之僕咆哮無狀臬司益怒置之獄將逮施矣施先走訴經略轅下謂臬司作詩訕謗朝廷已偵得其稿則遷怒欲殺已經略信之立撤臬司任褫職待罪於是蘇人大譁而鄉民家破孝廉

亦自經以殉矣。商餘之豪橫如故。又有某紳者亦富豪。每年春暮山塘有賽會勝場。士女如雲。游船如櫂。某紳輒買棹數十銜尾而進。以宴客。諸人士竟附和之。舟塢爲之一空。有滿員慕其盛。欲得一舟以載。眷屬倉猝不可得。因謂商餘曰：子固金門之豪。右獨不能攘一舟以盡地主誼耶？商餘笑曰：此乃走一蒼頭即可了事。亦值得費人啓齒。殊令不才愧煞。滿員又激之。商餘立遣僕雇十舟。須臾返報已盡。商餘怒乃嗾其黨往封之。不得。則毋來見我黨人。馳往爭舟。與紳之臧獲大鬩。擊一僕落水。死。盡驅其婦女登岸。紳有母年七十餘。驚悸成疾。而商餘已與滿員各挈妻妾登舟。歡呼飲博矣。紳訟之官。不得直。反指紳爲冶游滋事。非職官居鄉軌範。紳與母俱忿。恚不起。自是商餘獨霸吳門。人私謚之曰：蘇州大王矣。民間互相話諺。則曰：爾非施商餘。何至嚇人。蓋如飛將軍之可怖。兒啼也。家本居木瀆鎮。因與官紳交接不利。則起別墅於葑門內。高閨長垣。雕甍畫棟。僭越如王侯。慚無官。則捐職。都閩借竄。經略保獎。案中加銜。輕車都尉。又改授知府。門前赫赫。榜頭角生稜矣。出入衙署爲人關說。事項得賂。遺甚厚。黨羽又四出。羅織按事之巨。細納賄以資多寡。分授黨人有差倚爲冰山者。數百家。每宴宦紳出家妓。侑酒聲色靡妙。爲一城冠姬妾多至十餘人。而又不不足則輕騎便輿出漁獵。見小家女有姿者。不問其字人與否。家族願允與否。遣健僕攫之歸。有追者。始給金錢。猶不允。則驅逐不復理。其女亦遂不復返。或訟之。則謂小民挾詐。吾室並無其女。官或遣人覘之。果不獲。遂成疑案。或云：彼已送京師獻貴人矣。或云：藏洞庭山中密室。或云：木瀆鎮宅內有窟室。所謂壑谷藏春是也。人言不一。末由徵實。無何乃有臨頓路某太史。清明掃墓。失妻事。某太史本係貧。諸生課徒養母。隔歲甫青一衿。某書院山長賞其文。歎爲非池中物。聞其未娶。遂助之貲。

使完婚。妻爲中表妹。亦儒家女也。秀外慧中。豔名素噪。某執袴欲娶之。女父不可。且女幼已字。生更無說。客之餘地。唱以利令辭。生而就執袴。女母意動。女聞之。涕泣不食。女母以爲辱。亦堅拒。卒歸太史。執袴怒誓。必有報會。其族兄入施商餘黨。武斷里巷。虎而冠者也。執袴與之語。族兄橫目叱咤曰。腐酸之輩。敢爾。吾當令其破家。卽不能攫回原璧。亦當使入宮。不見庶勿令吾弟向隅耳。執袴唯唯稱謝。族兄乃乘間繩女。美於商餘。商餘心動。令部黨偵其出時。飛報於己。先得一覘。尤物然後下手。久之黨人果探明太史。將以清明前一日。偕妻出城掃墓。便道游支硎山。旣報商餘。卽遣數健兒候於山下而已。居舟中置酒以待。時則伴之作風月談者。執袴及其族兄也。執袴盛陳太史妻之冶豔。婉妙信口開河。語多裝點。商餘倚隱囊。兩鬢童。執壺未觴。且飲且笑。酒釀之鼻紅如血。染配以鑿目鼠鬚。灼灼睨。變童復注睇。執袴心搖搖。技癢不置。聞執袴言。將信將疑。若有所思。少頃謂執袴曰。果如君言。能入吾選。則當爲君先容於某帥。位置一錄事。轉瞬得保丞佐。仕宦佳運。卜君蒸蒸日上矣。執袴唯唯致謝。族兄尤大喜。揚揚有得色。良久使者流汗相屬。來曰。某生家。囑至山下矣。夫婦各一從者。止小奚及老嫗。今入某庵。隨喜速去。可見也。商餘起立命山輿。時輿人久候。舟次商餘旣坐。飛犇而來。則太史夫婦。噉茗畢。將告歸矣。商餘攜健兒三五已先宣示口號。謂如有指揮。則立竄。取之。駕舟返木瀆。至是商餘僞爲游。人由鄉導引入某庵。瞥觀一美婦徘徊花下。仙姿綽約。奕奕如畫。實爲生平目所未經。旁一書生與之語。知必其夫也。導者使目怡聲曰。是矣。商餘領其首。舉手中扇一揮。旋踵卽去。三五健兒大呼直取太史妻。太史以爲盜也。震驚失色。以身翼蔽其婦。健兒奮臂擊之。仆太史於地。奚奴與嫗駭伏一隅。不敢動。諸尼僧亦駭走。辟易狂呼有盜。健兒批

尼僧之類而呼曰吾豈盜哉乃施大爺欲迎夫人歸府第補第十五姨位置也此間五百里內誰不知施大爺者而驚張怪呼輒以盜疑吾輩不關汝口大爺行將火汝庵矣又謂太史曰子如欲金錢可至葑門內施大人邸中領取吾輩奉主人命取人自有常例且亦非此一次幸勿疑吾輩爲盜也速去毋自苦健兒語時一方面之劫女者飛趨已久某太史暈仆於地良久始蘇健兒語固未聞也尼僧見太史醒急進茶湯問疾苦狀童媼咸環視而泣太史急詢妻狀尼僧舉以告且及健兒語太史曰青天白日又係承平世界乃敢行此不法事雖魔王怪祖亦所罕有何物施商餘竟橫行乃爾此問乃無官汛乎尼僧曰有之一把總小隊耳闖葑不濟事距城又遠鞭長不及馬腹奈何居士欲伸雪非速入城不可太史曰此輩劫去當不遠盍報於汛官一往追求耶尼僧曰此雖係一種報告秩序然可決其於實事無補蓋庵門外不半里卽溪河汊港四通彼等必登舟解維矣復由何處追捕汛兵一時不易召集尋常爭鬪事尙不能解圍况施大王之部下多健兒聲勢固赫赫者乎先生休矣一報告後卽速棹舟入城至葑門內施邸索人可也太史不得已乃慟哭下山告於汛官果陽不之理亦如尼僧語謂速往葑門內求施邸太史惶急萬狀至欲投水自盡童媼爭持之得不死無何登舟解維風雨畢至不可張帆至上燈時猶去郭門十餘里太史歎哭如狂縮地無術至家已夜三鼓矣太史母夢中驚醒問兒媳歸乎既風雨曷勿暫休某戚家明晨始歸較安也蓋老人猶未知飛來之禍太史恐傷母心或驚悸成疾且抑其悲憤佯言媳已寄居姨母家兒明晨有文會事故夜深馳歸也幸母勿憂老人始心安猶絮絮問墓道情狀太史屏氣答之良久入夢矣太史乃歸書齋籌明日救妻事思此時吾妻不知生死若何彼性貞潔恐必爲惡奴所害又思馳

往。葑。門。內。施。氏。素。人。漫。無。證。據。彼。不。承。認。則。奈。何。不。如。先。鳴。之。官。更。往。求。某。老。師。庇。助。當。有。效。力。遂。於。燈。下。疾。繕。呈。詞。語。極。哀。楚。嗚。咽。不。能。成。寐。望。窗。外。熹。微。即。疾。馳。至。官。署。擊。鼓。呼。索。吏。役。出。訊。收。詞。而。入。良。久。令。命。太。史。至。寢。門。內。略。詰。顛。末。因。問。何。以。知。其。爲。施。太。史。以。健。兒。語。對。令。曰。然。則。爾。先。僭。役。至。彼。宅。健。兒。當。有。供。役。者。爾。卽。指。示。捕。之。來。自。不。難。水。落。石。出。也。無。何。至。施。宅。悍。僕。縱。橫。見。太。史。及。署。役。殊。不。屑。正。眼。視。役。令。太。史。辨。認。亦。無。昨。日。所。謂。健。兒。者。在。太。史。情。亟。大。呼。爾。輩。無。法。平。白。地。強。劫。良。家。婦。不。速。放。出。吾。當。卽。死。於。此。遂。踞。坐。其。堂。上。哭。罵。不。去。悍。僕。持。帚。逐。之。曰。清。晨。入。人。家。騷。擾。非。瘋。卽。顛。况。此。間。非。尋。常。百。姓。家。爾。敢。如。此。將。謂。吾。輩。無。白。槌。擊。人。耶。乃。謂。署。役。太。不。曉。事。設。爲。大。人。知。敲。斷。狗。腿。矣。不。速。牽。瘋。人。去。恐。爾。縣。大。爺。之。功。名。亦。不。保。也。署。役。懼。力。牽。太。史。使。行。太。史。不。可。曰。吾。秀。才。也。汝。輩。不。得。無。禮。若。引。手。辱。我。者。吾。不。汝。宥。署。役。亦。懼。不。得。已。長。跽。請。行。悍。僕。聞。太。史。自。言。秀。才。稍。稍。色。霽。蓋。清。初。之。秀。才。尙。有。價。值。也。因。問。汝。倚。秀。才。嚇。人。欲。索。金。錢。乎。抑。與。吾。主。人。有。仇。乎。太。史。厲。聲。叱。之。曰。吾。因。爾。主。人。白。日。劫。良。家。婦。故。來。問。罪。耳。何。謂。索。金。錢。何。謂。有。仇。爾。毋。倚。主。人。勢。含。血。噴。人。須。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爾。等。勿。恃。一。日。之。勢。冰。山。猝。倒。當。無。死。所。也。悍。僕。知。太。史。意。非。得。金。所。能。解。圍。忽。變。色。曰。然。則。爾。安。知。劫。妻。乃。吾。主。人。耶。證。據。何。在。目。睹。何。人。兇。手。果。在。是。否。爾。豈。非。含。血。噴。人。此。何。等。事。而。可。無。憑。妄。指。也。一。旦。反。坐。誣。讒。之。罪。看。爾。尙。得。以。秀。才。驕。人。否。語。畢。囑。署。役。速。牽。去。遲。則。當。用。武。驅。逐。署。役。乃。力。勸。太。史。姑。返。署。求。大。令。作。主。捕。人。則。彼。必。不。敢。抗。太。史。不。得。已。乃。轉。語。曰。然。則。吾。將。往。某。大。人。所。汝。從。行。可。乎。署。役。不。可。太。史。又。不。肯。行。署。役。乃。允。之。幸。相。距。不。遠。某。大。人。者。卽。太。史。之。恩。師。某。山。長。也。曾。官。學。士。子。亦。供。職。京。師。官。紳。俱。尊。



禮焉。既至述頭末山長怒不可遏立乘輿挈太史謁縣官官爲激動遂立飭持簽提施僕山長又徧謁大吏大吏震懼遣吏傳施施以方往金陵對蓋匿居木瀆鎮中欲暫避其鋒而後出也不意大吏激於紳議勢必澈底查辦方命人至金陵要挾而所拘之僕亦已入獄商餘恐金陵方面無人反示弱情虛畏罪且風潮已大不以身當不可平乃星夜兼程至南京與大吏之使相差一二小時耳時江南總督爲噶禮貪婪黷妄施以十萬金拜爲義父倚庇權勢故敢無惡不作至是泣訴於噶謂吳人誣已劫奪良家婦女實無其事噶命施居轅中不聽提召而傳語諸官謂商餘久在己側決無居鄉劫女事當必別有一人僞冒名姓請速逮捕眞盜且豈有劫人婦而告以姓名居處使自來索訟者諸官何憤憤乃爾臬司府縣受詰責咸語塞山長亦憤懣無策時已月餘太史妻絕無影響山長謂太史曰此事爲噶總督所庇一時恐難取直子姑用力以應秋試若捷則乘春明榜下叩闕訴冤當可有轉機蓋非去噶督則諸官對於施終不肯下手也太史唯唯及試果捷明歲又捷南宮乃赴宮門泣訴且先求容於座師大學士長白某公維時朝廷正以噶督劣迹多端與蘇撫張伯行互訐乃特派安溪李文貞爲巡按查勘噶督行爲瀕行長白公語李曰某生失妻案風化所繫亦非細故也賢者幸注意焉文貞謹受命至之日山長與李有舊卽首述太史事太史又歷陳當日狀態文貞乃與張撫商進行法易服出吳門徧訪鄉評知施事甚悉凡有姬妾十人十之四自勾欄及小家購取者皆居葺門內巨宅而十之六劫自良家則藏於木瀆鎮大花園中之窟室內有複壁機攄障阻外人無由探視惟其寵僕及心腹同黨某某得諳悉時噶督已逮捕入京施知失勢常蟄伏窟室不出託言出游閩粵文貞乃先使人捕得其僕及心腹同黨許以不死令爲指導一方

調綠營兵弁突以凌晨至鎮四圍邏守始破扉而入其死黨數人拒捕血戰自卯至午始一一就擒遂由導者啓其機振擁入窟室商餘倉皇欲遁擒之尙陽陽出大言謂已無罪噶督不日將復任爾輩恐皆壘粉也搜其處粉白黛綠者十數人俱涕泣訴冤謂各有父母夫壻最後至一室得太史妻則粗服亂頭鉛華不御厥狀如醉如癡蓋始終不肯從施尙在禁錮中也乃囑太史扶之歸而盡遣諸婦女反所居歡聲雷動且有兩雛童已被私闖亦釋之遂徧搜箱篋乃更得其與海上鄭氏通款所受委任狀蓋將乘噶督既去之後招鄭兵來襲蘇已任內應藉傾張濟恪公之位置又其意以噶督既去己之威權必衰故鋌而走險爲自保之計而一方面則以噶督甫去卽有此禍可登朝廷以再授復任之權是不啻密受噶督意旨而爲之者臨逮時有噶必復任之說非無根也文貞喟然曰大愆在都市肘腋間而噶督庇之俾列衣冠之倫可謂從來未有之奇變苟非吳民幸福則全省塗炭卽在目前豈特十數婦女受其荼毒而已哉治以大逆雖死猶不足蔽辜徵太史妻幾釀滔天禍矣是功固不可沒也乃自商餘以下置其黨十餘人於法沒其產金貨百萬珍寶珠玉稱是得旨以半充藩變時蘇省所受公私損失而其半充秦中災賑又以十之一撥置書院經費且割萬金賞某太史嘉其舉發之勞云吳門好事者曾有破鏡圓傳奇演其事。

指嚴曰此事多實錄今吳人尙有道之者雖然施氏幸而不生於今日其跋扈將益不可制顧亦不幸而不生於今日否則不爲督軍亦爲諸匪渠魁矣。

清代  
紅豆淚

(廬雲)

清之末葉。政治腐敗。國基飄搖。而諸王公大臣。猶一味因循從事。粉飾太平。以求媚茲一人之意。其中尤以慶王奕劻爲最。時王方秉政。其貪墨爲前此諸王公大臣所未有。而醇酒婦人。尤恣意所欲。後房專寵。多少蛾眉。綺羅叢中。大有終老此鄉之想。王性尤喜劇。菊部梨園。踪跡甚密。時津門有紅豆者。名伶也。年十六。色藝冠一時。每粉飾登場。丰采煥發。雲鬢髻飄飄。欲仙至演。紅樓諸劇。尤擅勝場。夙爲都人士之所豔稱。王久耳其名。卒未謀一面。一日公餘無事。因招之來。俄而紅至。亭亭玉立。神采飛揚。目光射處。如秋水一泓。既清且利。王目炫神奪。不知所可。既而嘆曰。豔名固非倖享也。遂延之坐。紅周旋應對。落落大方。略無尋常梨園弟子態。王益奇之。令入侑觴。王且行且顧。紅曰。某得爲顧曲。周郎否。紅媚以笑。王益魂蕩。既入宮室。簾卻紅。丁蘭扶碧亞。黯霧無展。遮風有屏。富麗奢華。於京城王侯邸第中。洵足手屈一指。已而玳瑁筵開。琵琶曲唱。紅旁若無人。曼聲高歌。崑山一曲。聲愈轉愈脆。嬈嬈動人。王爲之擊節。浮三大白。歌闋餘音。繚繞不絕。如縷。王顧紅曰。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今夕得聞霓羽。何幸如之。某有姬數人。尙能列戟行酒。聊以侑觴。因顧左右。喚諸姬出。須臾銅環響處。屏風後轉出數麗人。蓮步婀娜。柳腰嫋嫋。神注雙瞳。魂消一轉。顧紅見愕然。若欲作三舍之退避。王笑令諸姬列次坐。粉膩脂香。炫人耳目。而諸姬星眸灼灼。爭射紅之一身。紅雖放誕。至是亦若俯仰無所容。俄一姬抱琵琶歌曰。

嬈嬈腰肢細。樓頭折柳枝。羞人旖旎遠山。畫出黛眉長。又雲鬢擁得。巫峯膩。南浦盈盈一灣。流水鬪不。過秋波。歛翠向牡丹花。畔架秋千。蕩得春魂起。看明朝燕子來時。養他剪水凌風戲。又只怕夜靜更深。

銀燈。暈碧。睡。又。不。成。眠。起。又。嬌。無。力。賸。閒。倚。孤。衾。把。金。錢。偷。擲。  
旁一姬歌而和之曰。

羅。裳。薄。不。耐。春。寒。透。帷。幙。明。鏡。暗。容。易。朱。顏。又。凋。鏤。紅。樓。日。日。早。梳。妝。只。聽。鶯。啼。看。花。落。花。開。花。落。還。  
有。期。朱。顏。一。去。誰。相。思。相。思。苦。淚。如。許。檀。郎。日。日。醉。花。前。欲。訴。相。思。不。能。語。

紅時俯首無語。繼一姬又歌曰。

不。是。海。棠。睡。穩。不。是。桃。花。薄。倖。是。蟾。宮。玉。兔。偷。學。了。嫦。娥。影。明。珠。的。的。香。囊。叩。叩。愉。悅。迷。離。成。夢。境。要。  
相。逢。便。相。逢。爭。奈。背。著。銀。缸。呼。不。應。傍。著。屏。風。推。不。醒。只。三。生。海。角。天。涯。記。今。宵。心。情。光。景。

歌已復按紫竹洞簫而吹之。長城楊柳之枝。短笛梅花之拍。一闋既罷。四座皆驚。素娥之織。曲原多綵。樓。  
入。選。幼。婦。之。賞。音。不。遠。黃。絹。工。吟。繼。復。有。一。姬。歌。曰。

一。分。塵。二。分。月。逗。不。出。儂。心。怨。十。年。夢。三。更。漏。滴。不。盡。儂。心。苦。昨。朝。寒。今。夜。冷。透。不。了。儂。心。痛。桃。花。紅。  
李。花。白。襯。不。起。儂。顏。色。不。須。怨。痛。不。須。苦。只。賺。檀。郎。來。一。願。一。願。顏。色。好。再。願。顏。色。老。檀。郎。一。願。不。回。  
頭。墜。下。萋。萋。長。秋。草。

紅側耳聽之。幾爲淚墮。旁一姬復搗箏按節和曰。

生。小。便。多。愁。一。春。無。事。愁。花。落。風。雨。離。魂。天。忍。對。可。憐。芍。藥。惹。得。我。腰。支。瘦。處。無。半。把。腸。九。曲。瓊。瓊。淚。  
兒。下。迴。廊。悄。立。驚。聽。鶯。啼。聲。聲。嬌。姹。底。事。流。鶯。罵。罵。得。儂。深。闌。羞。怕。夢。來。不。敢。到。遼。西。偷。向。誰。話。待。他。  
去。招。涼。館。裏。閒。消。夏。更。問。甚。零。落。薔。薇。架。有。恨。莫。教。上。眉。梢。恐。被。旁。人。畫。

紅細味其末二句。心怦怦動。舉首微觀之。則豈慧含葩。一垂髻雛娃也。王指顧紅曰。此雛慧甚。婉娟可愛。歌曲居諸。姬七然較君則遠矣。君偷不棄。卽令師事。渠必願執隨園女弟子禮也。女面暈紅。潮嬌羞欲避。王笑曰。瓊華亦作尋常兒女態耶。瓊華因至紅前。隨有婢捧氈席地。女盈盈下拜。紅起座欲阻。以手恐蹈唐突之嫌。因亦報以一拜。王鼓掌大笑曰。師生何必如此客氣哉。衆姬亦爲粲然。

自是紅遂轉隸京師舞台。以便時相過從。王家人亦極禮重之。以爲王之寵倖也。王固有煙霞癖。芙蓉城裏一榻橫陳。每沈酣於衽席之間。日以爲常。至是乃令紅司炮製。諸姬則環而坐。王弛然而臥。吐氣生烟。蓬蓬勃勃。自口鼻間出。環繞滿室。人面如在霧靄中。諸姬則引吭高歌。箏琶絲竹之屬。鏗鏘雜奏。王且吸且聽。且絮絮與紅閒話。爲狀滋樂。而紅復狐媚備至。每事必求迎合。王意王愛之甚。乃挾金錢之魔力。官僚之權勢。遂爲紅脫籍。紅不詳其姓氏。及里居。紅豆其梨園綽號也。王每詢之。紅輒泣下。數行泣然不答。始終第一語曰。言之徒爲門第羞耳。然紅雖操微業。爲人則不失士人丰度。而風流瀟灑。矯然不羣。固亦一多情種子。其媚王者。實有所欲也。前不謂垂髻雛娃。瓊華曾師事之乎。女雖嬌小。無知而情苗早放。矧憐我愛亦儼然。連理同心。蓋年稚相若。固未必拘拘於師弟之成例也。王微窺之意。難割愛。諸姬復進。讒言謂紅一狂蜂浪蝶之流耳。年來左顧右盼。似挾有異志。特妾等清潔自持。不爲所動。不爾者殆矣。瓊華幼憨難保。不墮其彀中也。王聞之意頗動。又以紅實可人。不忍遽使之去。

水性楊花。姬妾慣習。而入門惑主。掩袖工讒。尤爲特殊之慣技。况紅翩翩年少。才調無雙。固足以傾倒一世之閨媛。淑女。何論邸中歌姬乎。惟紅情有獨鍾。舍瓊華外。無他屬意。卒之竟遭無數秋娘之妒。必欲從

中破壞使不克償其願於是紅遂處於危險地位矣王一夕於書篋中得小簡見字跡韶秀作簪花格熟視之則某姬手書也雖寥寥數言殊斐然可誦固絕妙桑間幽會之情書也書曰

簾前風雨蕉碎愁心牆角海棠蝶孤綺夢綠楊鎖恨空傷處女之懷紅豆擾人曷了思君之債昨朝天霽大放光明今夜月輪定輝圓影黃昏有約臨風盼崔護重來綠水無言破浪待漁郎再棹柳梢上後人影來時毋使月落東牆徒看花枝動也

王讀竟大怒曰此等吟風待月之詞乃入吾眼簾中耶因徑赴姬所擲書於地狂加呼叱姬伏地嗚咽泣繼羣姬聞聲亦至相與詰王曰此書何自來王曰乃瓊華手筆蓋招紅豆之赴幽會耳衆閔然曰邸中有此蕩婦誠足爲吾姊妹行全體之玷吾儕豈獨羞與爲伍哉則請從此逝王曰罪在瓊華與爾曹何與今若此吾誓必死瓊華及紅豆亦足以對爾曹矣衆姬曰吾儕敢參預老王事亦仍乞自主之可也王點首者再乃就几上取阿芙蓉膏一盞畀瓊華曰予汝五分鐘爲最後之末日今夕毋再見吾也言已自去俄侍女報瓊華自盡矣王追念前情悲從中來掩面而泣適紅自外歸王擲書示之且曰瓊華已逝汝果不忘舊約盍踵其後於是弗容置辯叱侍從棒殺之

厲雲曰此事載先祖嘯廬殘稿中甚悉歌曲則似從何處見之者因更參以近作綴成之或謂紅係會稽世家子十歲能屬文應童子試曾兩冠其軍後遭祝融禍父母相繼卒紅爲匪人所誘遂隸籍梨園輾轉入京爲王之狎客夫侯門似海完全一機械關頭紅奈何弗之察而欲於不可用情之地竟誤用其誠摯專注之情致令莫須有三字構成此風流孽案噫情之誤人不淺矣

小說家  
趣聞  
賃夫

(芹孫口譯  
少芹筆述)

某日之夕。巴黎著名小說大家勞利瑟君斗室中。電燈高張。閱無人迹。萬籟俱寂。惟時計錚錚作響而已。傍窗列寫字檯一。檯以上書籍顛倒錯雜。宛如列峯近書。置雪茄菸一事。尙含餘燼。菸燄炙書角。盡焦大。如指淡煙微起。將燔矣。蓋此中主人。因出治他事。去而未久者。俄一僑丈夫。匆匆入趨。近案側。就坐。瞥觀菸薰。書欲燃。亟撲滅之。自語曰。吾邇來心緒惡劣。致誤遺火。種幸吾返較速。脫稍延數分鐘。殆矣。言已。復草草撥疊案頭書籍。掣抽斗出潔白韌厚之紙。鋪列於几。取鉛管握諸指際。攢眉有所思揣。其狀態似將屬稿者。既而擲鉛管於案。覓適間半截雪茄。挈火柴割而吸之。嘯烟縷縷成圓圈。形少選。垂首至臆。眸子雙合。鼻息聲作矣。雪茄亦墮地上。就表面觀之。鮮不謂此僑丈夫。因屬稿而慘淡經營。故構思漸入苦境。祇以精神不逮。致惹睡魔附體。此亦文人通病。而抑知有大不然者。

譯者曰。吾於是趁僑丈夫熟睡之便。略述其歷史。其人卽吾所述之勞利也。少負才名。爲巴黎文學界之泰斗。初執教鞭於某學校。旋以脩羊其瘦。所入之資不足贍家室之用。乃兼事著作。藉資涸汪。更喜於說部中討生活。每出一佳製。咸受都人士歡迎。因勞君熟於社會情狀。凡有所著。關於書中人形容口吻。無不描摩盡致。體會入微。間有言情之作。則又哀感頑豔。深入人心。以故鴻著一經出世。人手一編。萬册立罄。至婦人女子。則尤以先覩勞先生之文爲快。絲是勞利。盛名爲巴黎著述家。中首屈一指矣。更有一事。足以惹人注意者。勞君美丰姿。夙有璧人稱。其體態眉目。增減一分。不得益以所著文字。字纏綿悱惻。雅與其人相稱。坐是之故。凡男女交際。社會上。不獨曾讀其文者爲幸事。且并欲一識其人。若以爲與有

榮施也。勞君雖年越四旬，仍不減曩年風度。每屆撰述，餘閒輒游行於五都市，上藉散步，觸發文機。婦女苟覩其影子，輒停趾圍觀，嘖嘖稱羨，不置。勞君亦明知若輩評論已也，於是故緩其步履，左右顧欲示以廬山真面目。予若輩飽其眼福，以為樂實則勞君之意，視一般粉白黛綠儼同無物，蓋百不得一許可也。其能邀彼願盼者，偌大巴黎塵海中，則僅有一人在其人為誰？乃亞利尼瑪特姆 Macame (按瑪特姆即英語密斯之謂) 是。

初勞君幼極清貧，及長雖備身學界，其時名尙未顯著。且竿頭所進，差足自給，曾無餘力以娶婦。其先亦有一二閨秀欲與之聯婚，願勞君自視過高，欲得一才色兼備者為耦，以擇配綦嚴。一時頗難當選，即有常選者而彼女之父母又憎勞君貧，輒梗其議。事遂中止。以故勞君年逾弱冠，猶未遂求凰願也。會博爾原侯爵假公園開音樂跳舞會，遍邀士女列席參觀。勞君亦與焉。博爾原有妹曰伊斯美麗，極遜勞君美。使其侍婢將意，詭言夙慕其學識，茲於會場邂逅，安可失之交臂。因要勞君赴餐館小酌，藉抒嚮慕忱。且為文字上之磋磨。勞君弗忍拂其意，諾而往。晤面寒暄數語，後美麗遽謂欲委身而事，且曰：余雖與約翰訂定婚約，君苟從吾請，余將執彼，宣告離異。蓋美麗固羅敷有夫也。勞聆斯語，駭而拒之，曰：如子言，無論弗能達目的也。即使如願以償，然其如我兩人名譽何？是舉余萬難應命。美麗殊大失望，又降而思其次，欲與勞結秘密感情，事果諧。今而後予取而予求之不之吝。勞毅然謝絕，遽去。繇是凡交際社會上屏足不至焉。迨執筆著述，界勞聲譽鵲起，旋因某報記者卜突君介紹，與雪梨女士結婚。雪梨巴黎望族女也。其人長於才而短於貌，夙崇拜勞君著作，彼與卜突有葭李誼。一日卜過從雪梨家，見其案頭置有



勞君所著之「法京燃犀錄」一書。因詢曰：子亦愛讀此君文字耶？曰：然。卜曰：子曾見是人乎？曰：未見。卜曰：彼文清麗芊緜，彼人風流跌宕，合之可稱雙絕。子雖未與彼覩，面然讀其文，正不啻見其人也。且彼年事已二十餘矣，至今尙孑然寡耦。雪梨曰：彼豈堅守終牒主義耶？某曰：否。否。以審慎擇配之故耳。曩彼曾與余言及娶婦事，彼謂近頃女子顏色姣好者，極夥而欲求才華迥異等，倫則百不得一。彼更倩吾爲之物色，佳偶吾至今尙未有報命……語至此，卜忽笑謂雪梨曰：吾遍觀巴黎女郎，惟子可當勞君之選。子試思之，苟欲儷其人，吾將爲子作撮合山。雪梨驟聞是語，紅漲面部，低首不答。雖慚赧之中，而隱寓愉快之色。旣而曰：君盍去休，毋以是不經語瀆吾聽。某微悟其旨，卽去。明日晤勞君，白其事先。是勞君亦夙耳雪梨才名，輒未覩其面。至聞某爲已作伐，欲一覘顏色，以決去取。某笑曰：君勿鯁鯁，以是爲慮。雪梨貌雖較遜，然才蘊於中，而英華外發，其舉止決無小家習氣。卽使爲鳩盤荼，亦弗能掩其珊珊秀骨。况其爲中人姿乎？君必欲獲絕代麗妹，則勾欄中詎少安琪兒哉？但得擲千百纏頭資，安在不克親其蕪澤律以君平昔輕貌重才之宗旨，殊大相背謬。僕竊爲君所不取，勞語塞謝，過不遑。且要某速成其事，某頷之不數月而勞君與雪梨之姻事乃成。假禮拜堂履行正式婚約。

雪梨狀極奇醜，年甫花信，躬偃僕而足，躄躄軀短體多肉，舉步維艱，似不良於行者。是日與勞君結婚，巴黎士女咸來觀禮，觀新人之一媼，一妍狀無不掩口匿笑。雪梨於相形之下，亦自慚其陋，乃低首弗肯仰觀。勞君目擊雪之是態，初猶弗介意，繼因衆人竊竊私議，頗覺難堪。陰囑僮相凡關於一切禮節，概從簡單，儻相諾之。合巹後，勞君對於新婦，舍稍不愜意，面目奇陋，外至性質與文學皆在在可人，而雪梨以爲

實 夫

獲此侑麗夫婿。自分得如天福。於是體會無微不至。勞初猶存憎惡之念。迨相處既久。亦遂習與俱化。匪惟伉儷之情。綦篤且若。忘其婦貌不揚者。初勞君之娶雪梨也。僉謂若個好男兒。偶茲媿母。縱不逐而他去。將終其身。感情弗能融洽。及見其式好無尤。咸詫爲怪事。因叩之。故勞君曰。以貌取人。不若以才取人。自吾婦于歸以來。始尙惡其陋。寢久默察。彼自頂至踵。無一塊俗骨。相轉覺其他豔麗之婦人。女子終不免塵鄙氣。余自問亦殊不解衆嗜。其妄當勞君未諧雪梨時。其文名已翔著社會。比雪梨來歸。勞有著作布局。命意悉先與婦商酌。允當始從事。握管雪利。更能搜羅餘義。以補勞君所不逮。以故凡有新製出版。價值益自高貴。而各報社及書肆。爭購稿件。戶限爲穿。勞君幾應接不暇。所入酬金。亦爲數不貲。由是經濟界上。漸次饒裕。如是者十餘稔。雖勞君境遇不似前此窘迫。要皆腦力與心血換取得來也。時勞君已年越四旬矣。

有亞利尼瑪特姆者。巴黎著名律師瑜爾之女也。幼時卽喜涉獵文史。尤愛讀近時名家小說。及長。乃執筆效顰。雖斐然可觀。然根柢與閱歷。上自問尙嫌單薄。因丐勞君之摯友爲介。願拜列門。牆爲雌桃。李勞以其意思誠懇。欣然承諾。及委贄至。相與驚爲天上人緣。亞利尼目含秋水。眉妒遠山。淡白面龐。隱隱雙渦。薄暈。眉微從。隱露瓠犀。有淺紅色襯於肉際。蓋兩頰微頰也。無怪勞君望之驚嘆。欲絕。而亞利尼之觀念亦與勞君同。乃略致嚮慕之語。卽出所作以示勞君。展閱數紙。曰。觀子大著極力摹仿吾筆氣。近似矣。然略嫌脆弱。倘加以鍛鍊。功他日不難勝藍也。亞鞠躬遜謝。勞君則就原稿。改易數四。更示作法。亞悉心簡鍊。以揣摩之。卽覺略有心得。於是每日必來執業。討論勞君。見茲絕世美人。嬌慧玲瓏。愛逾極度。因

不吝教誨。亞亦日有進步。偶有所製。勞介以登諸日報。及雜誌。士夫咸嘆其工積久。亞利尼三字大名。遂於著作界上佔一位置。亞乃叩感勞君。次骨欲籌報答師門之德。

外史氏曰。大抵男女愛慕。其吸引魔力。宛似磁石之與鐵。初不在年齡及名分間之殊懸也。亞利尼之從勞利瑟游。純粹爲文上字。因緣決無絲毫他念。滲雜其中。乃相處既稔。雖一則老去潘郎。一則離魂倩女。終日晤對。形迹胥忘。耳鬢厮磨。視爲習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况雙方始則相敬。繼則相愛。殆相愛已極。烏能再泥禮義藩籬。而弗越一步。久之。遂有密切關係矣。當勞君與亞利尼結合時。亞作簡單之語曰。余固清白女兒身。茲從君命。蓋藉以報師誼耳。第余謹守從一而終主義。將終身不嫁。以堅今日信誓。君苟始亂而終棄者。余行訟之法庭。以雪斯恥。爾時勞亟欲如願。以償姑漫應之。嗟乎。勞自墮入此情網。遂永無擺脫時日矣。先是勞與其婦雪利感情極篤。及見亞利尼。覺其聲容態度。無一不可人意。視雪利狀似婁豬。輒令人作三日嘔。致伉儷間情愫寢疎。卽有時共語。則又貌合神離。雪利心疑之。然猶以爲惡己之媿也。尙不料其有他。既而勞與亞偕去。偕來甚或數日不返。詢以何往。勞言語支吾。再詢則惡聲相向。雪利知有異。欲窮其究竟。乃秘而弗宣。一日勞午餐後。匆匆竟出。瀕行囑雪曰。余今夕赴勃黎公爵文藝俱樂部之宴會。夜深恐不得歸。子毋俟我。誠僕婢早眠。言已。出門乘街車去。雪利踵追之。至特勒街。見勞車及一旅館門外。止勞一躍而下。入門與館主人微頷其首。勿遽緣梯登樓。雪亦尾之。進向館主人爲禮曰。適間登樓者爲誰。曰。此君乃吾法大文豪勞利瑟是子。不知耶。雪曰。渠來此胡爲。曰。渠與亞利尼瑪特姆儼居。是問勞君。每日必來。或竟夜不去。子詢彼胡爲。雪曰。亞利尼與勞君有何項關係。乞子告我。館主人聆

雪語咄咄逼人。因作不耐狀曰：渠千卿底事者？若必欲叩其究竟，豈將執彼等開談判乎？雪梨亟易語以進曰：實告君，余今夕亦投止貴社，暫安被襪者，適見勞君似曾相識，其狀態頗似吾兄，故絮絮詢君，不圖致觸君怒，然則余知過矣。主人顏色稍霽，曰：子假吾館投宿耶？曰：然。主人卽喚館傭導雪登樓，關一室以居。雪旣入，方欲覓勞君所在，忽聞隔壁有男女唧唧私語，聲似素稔，凝神靜聽，卽勞利瑟與亞利尼也。顧語音極細碎，不可辨，而昵聲斷續，殊狎褻。雪至是，弗能再忍，忽隔室之扉呀然，關雪遽趨出視之，見勞方摩己室門而過，意似拾級下，雪躡其後行，未數武，卽聞亞利尼呼曰：君姑駐，余尙有一事相告。勞亟回首驟覩，雪梨愕無所措，囁嚅詢曰：子來此何爲？雪冰語曰：君與亞利尼瑪特姆來此，又何爲者？時亞利尼已嚴扃室門，勞進退維谷，強作解釋，語曰：余與彼師弟也，無其他曖昧，子勿誤滋疑竇。雪嚶笑曰：君毋欺我。汝兩人行止，余已窺之稔矣。然余有數言爲君告，語彼旣愛君，吾亦可割愛推讓，第非一二語所能解決。明日再與君開談判，可也。言已，悻悻下樓去。甫及門外，館主人要之曰：子假寓吾館，甫來又去，豈居址不適用耶？雖然，盍償吾資，雪不暇與彼言，亟探衣袋，出十數法郎予之，僱一街車返，不移時而勞亦接踵至矣。指天誓日，謂與亞無絲毫瓜葛，已而作和易溫存狀，以媚雪，雪僞爲愉快態，若忘其有近頃事者，然勞心始慰，安然就寢。明日雪味爽，卽興妝飾，旣訖，謂勞曰：余歸寧，母家日晡，卽返，語次，逕去，勞異之，惴惴焉慮其與已有特別之交涉，發生是日，弗敢出危坐，書室中屬巴黎晚報稿件，以該社需用甚殷也。

午餐後，忽聞叩關聲甚厲，亟喚侍者啓扉，一客岸然入視之，乃某報記者卜突君也。勞肅之坐，出雪茄餚，客卜曰：僕今日偷得餘閒，邀君詣別里昂餐館，藉敘積愆，幸毋却勞，領之，卽偕某君行，比至別里昂，見雪

梨及其兄亨利先在焉。勞自忖曰：殆矣！既就坐，寒暄數語後，即見雪梨開始談判曰：昨宵吾已證明君與亞利尼事，君無庸置辯。茲邀君來此，非執君開正式談判，正以曲全君與亞利尼之愛耳。夫余以葑菲陋質，得事君子，已屬過望。所幸十數年來，無稍失德，即此可對君無愧不圖。至此際，頓遭君棄，別訂新歡，與亞利尼結不解緣，殊出余意料之外。夫亞利尼，天人也。茲與君結合，可謂無獨有偶。脫令其諧，君則吾歐無一夫娶二婦前例，然令其為吾情敵，余心實有所不甘。今有一折衷辦法，莫如以君賃彼，吾獲賃金，亞利尼獲多情俊偉之野夫，庶可兩得其平。兩無遺憾，君韙吾說乎？勞利瑟尚未及答，亨利即起言曰：吾默窺君意，似以吾妹言為忤者，然吾為君計，惟有勉從其請，俾易和平了結。脫固執，吾妹選以君昨宵事赴公庭提起訴訟，匪惟亞利尼弗能為君有也，竊恐君之名譽將掃地，以盡君澄思之勞艱。然曰：無論余無是事，即有之，為問證據何在？若必欲加以污蔑之語，則三寸舌下詎弗能顛倒黑白哉？幸君毋助彼與我惡作劇。雪梨曰：君不承認，耶！勿悔，勿悔，言已遽起，欲行卜突，亟要之止曰：子姑緩，茲事豈無商量餘地？於是招勞君至室，隅仗燦花妙舌，娓娓陳詞，並述利害。勞君固以名譽為生命，第二者恐醜聲四播，巴黎無盈尺地為己立足，逕允之。因叩以賃金若干，雪梨條件除從前之儲蓄為己所有外，又月索千五百法郎。勞請廉其值，雪梨始猶弗可，嗣經卜突往復磋商，此增彼減，議決千法郎一月。而雪之衣食日用之資，不與焉。事既就緒，雪更令勞立券簽字，以其兄及卜突為證。人連帶附署始已。由此勞君果獲自由行動矣。願彼以賣文為活，所入之資，迄無定額，矧又擔此重負，不得已，惟乞靈筆墨，以資補助。初猶可以應付不敷，月則難為濟。雪梨日索夙逋執券，追呼是夕，正擬趕製稿件，售諸某書肆，甫握管適亞利尼遣其婢至，謂

贊 夫

明。晨。將。與。姊。妹。行。游。覽。公。園。索。金。爲。交。際。費。用。勞。傾。囊。僅。得。數。十。法。郎。悉。數。畀。之。比。返。復。執。筆。而。心。緒。與。精。力。兩。有。不。濟。致。文。機。遲。鈍。未。著。一。字。而。沈。沈。鼾。睡。如。吾。前。書。之。所。述。少。選。勞。一。覺。而。寤。視。壁。上。鐘。已。鐺。鐺。鳴。二。句。矣。欲。再。屬。稿。百。思。竟。不。得。一。語。乃。擲。筆。而。起。長。歎。曰。吾。嚙。昔。援。筆。萬。言。立。就。今。吾。腦。筋。吾。手。腕。胡。如。是。不。靈。之。甚。耶。今。若。此。吾。精。神。上。受。茲。莫。大。之。痛。苦。皆。吾。自。取。其。咎。已。矣。誠。不。若。一。死。之。爲。愈。也。言。已。擲。鉛。管。徐。徐。曳。步。詣。室。中。歸。寢。

八

宋末 榴花塔

(悟我軒主)

元年秋。家君以事赴粵之東莞。客中多暇。間與邑人涉足野外。異鄉景物。在在皆足令人流連弗置。離城十里有塔曰榴花。其狀如筆。高插雲霄。惟塔已年久失修。荆棘叢生其上。蝸篆塗壁。蛛網羅檐。觸目淒涼。鮮有人問途者。時值滿城風雨。節近重陽。落葉蕭蕭。作金戈鐵馬之聲。塔左爲花溪。右爲銀塘。流水潺潺。浪花濺雪。英雄淘盡似嗚咽之聲。一若此中有人呼之欲出者。家君好奇。因就邑之父老。詢以往事。旅館寒窗。孤燈照壁。父老傾筐倒篋。以述至傷慘處。斗覺油燈欲昏。縮小如穗。森森然。若有無限之精魂。毅魄環列室中。令人毛髮爲戴。蓋此一段傷心史。聞者無不悽然淚墮者也。則試述之如下。

宋末有熊飛將軍者。東莞銅嶺榴花村人。幼喪父。事寡母至孝。讀書能明大義。負性好勇。偉軀幹。膂力過常人。每屆夕陽。影裏與村兒橫笛坐牛背上。相與話今古英雄豪俠諸故事。輒口沫橫飛。有聲有色。羣兒多爲動容。嘗曰。吾小同胞。他日亦當如是也。及興盡。則復率衆馳赴荒塚纍纍。間伐蔓艸中之殘碑。斷碣。以爲戲。羣兒數人。弗能舉。飛以兩手持之。行而神色不稍變。羣衆咸敬而畏之。居數年。飛母物化。時飛年將弱冠矣。親戚有爲之議婚者。村人以其爲窮措大也。悉不肯以女妻之。飛笑曰。男兒負此昂藏七尺軀。當縱橫天下。殺賊報國。庶不致虛負此一生。匈奴未滅。何以家爲。無論吾貧不能娶也。即使吾擁厚資。又安能沈溺於脂粉隊中。消磨志氣。而效春蠶之自縛哉。行矣。吾將效班定遠。投筆從戎也。自是榴花村裏。遂不見飛之蹤跡。

閱年餘。飛忽自歸。村人詢所往。飛笑置之。某夕。忽來賊數十人。荷弓負箭。勢甚猖狂。時飛方挑燈夜讀。書

聲琅琅達戶外。賊聞之笑曰。書生亦何不解事。乃爾。豈欲飽我輩利刃耶。因排闥入。而飛讀如故。聲且較。朗。頻頻搖其首于書中。意義作討探狀。一賊笑謂衆曰。書癡子酸氣逼人。殺之殊污乃公刃。不如去休。衆賊諾。相與俱去。飛笑起曰。夜深矣。諸君來此胡爲。偷緣日暮途窮。阮囊羞澀。乃枉顧寒家。意欲有所假貸。則某雖貧。素牀頭尙有餘金。詎不能有無相通哉。然余之燦燦物。其來也非易。諸君安能唾手而得。則請與君等一角。其藝然余固荏弱。書生不能武事。奈何無已。今有一變通辦法。在度非君等所難。能語次出唐詩一卷。展杜工部出塞歌示賊衆曰。諸君請各誦一遍。然後可以一攜金去。賊聞言均瞠目相向。繼而怒曰。欲與則與耳。何必以酸丁伎倆強乃公耶。須知吾掌中物固不留情也。飛復笑曰。吾固知諸君皆健兒好身手。非若吾輩握管噙喙作螻螟吟者。雖然余所能皆諸君所不能。固矣。然諸君所能或爲余所不能。余不敏。敢請一試。其技苟能使余拜倒者。則金亦可任攜去。賊聞言益怒。飛知勢急。亟出劍於匣。大叱曰。斗室非戰鬪地。門外廣場上。曷共一決雌雄。言已持劍一躍。拔關出。賊羣逐之。飛返身舉劍作落花舞。衆悉辟易。死十數人。餘如鳥獸散。飛乃歸寢。翌晨掩土埋之。村人遂知飛技。而邑令謂飛橫行鄉曲。殺人自行埋掩。遂下之於獄。

斯時中原板蕩。北虜憑陵。二帝不歸。三關失守。國勢已弗可爲矣。會元軍陷廣州。宋將趙潛募兵甚急。飛乃破獄出。投赴趙營。昂然直入。門卒阻之。飛怒曰。若不知榴花村裏之熊飛將軍耶。拳擊數人。莫之敢撓。衆大譁。聲聞於趙。趙令人縛之。飛盛氣曰。公奈何不識干城壯士耶。方今中原鼎沸。神州陸沈。胡氣所及。勢如破竹。行見大好河山拱手而讓他人。苟得一二輩如飛者。驅十萬軍以伐之。則不難痛飲黃龍。整頓



此半壁河山也。趙曰：爾自稱壯士，亦有所能乎？飛笑曰：某無他技，第能持矛鼓噪，以登堅城，突圍潰陣，以刺大將耳。公不信，吾有所試。於是覓雙劍，趨詣帳下。趙率所部觀之。見飛往來技擊，矯健如飛，頃之不見人影。第睹劍光，宛似匹練，旋繞衆眼。花擦亂，咸嘖嘖稱異。不止。趙顧左右曰：真壯士也。命設宴餉之。飛旁若無人，舉杯痛飲。且謂趙曰：某生不逢辰，命途多舛。三秋花落，空懷愛國之心；萬里烏啼，徒灑憂時之淚。人孰無情？我心匪石，有不搔首向天，歎噓欲絕者乎？故不辭冒昧而來。高山流水，得遇知音，欣幸奚似？從此直搗盧龍，正魏武征烏桓之日。師踰瀚海，實李靖擒頡利之時。必期淨掃機槍，光復故物，赤幟高張，長驅河洛，與將軍痛飲黃龍杯酒，豈不快哉？趙笑曰：壯哉言也。他日扶大廈於將傾者，非壯士又奚屬？時已夜闌，人靜，漏鼓三下。月色朦朧，天容黯淡。忽火光燭空如晚霞，散彩軍中大呼：火警！秩序已亂。蓋元軍縱火以奪營也。趙倉皇無主，不知所措。時敵兵已蜂擁而至，飛佩雙劍，促趙上馬迎敵。而前飛舞劍如雙龍盤旋，空際光鏗閃爍，敵皆披靡。趙始脫圍而走，飛偕趙至一古剎。時已月落烏啼，東方微白，因相與稍息。飛遍身染血衣，皆濡濕斑斑，作胭脂色。繼乃收拾殘軍，效背城之一戰。慷慨誓師，軍威又震。元軍時已稍懈，飛率衆潛繞間道，突臨城下。元軍未及備，飛一躍登城，衆亦緣梯以上。飛當先廝殺，猛力進攻。劍光到處，頸血橫飛，敵見飛至，幾疑飛將軍從天而降。元軍大潰，城既復，趙大勞，三軍并奏於朝，備述飛之戰績。時元將呂師夔將兵度極嶺，趙使飛將一軍拒之於南雄。不意將軍一去，白馬難回，田橫之戰，骨誰收？楊僕之精魂難返。讀史至此，竊爲之痛哭流涕，長太息矣。當飛軍至南雄之日，呂已先知，遂設伏於道旁之深林峻谷間，以待飛。故不知也。及飛至，忽聞巨砲飛空，聲震山谷，俄而叢樹亂山中，旗幟飛揚，敵軍爭先

湧出。宋師大亂。飛勒馬仗劍大呼曰。退固死。進亦死。與其退而死。徒貽笑於彼軍。曷若進而死。猶足以寒敵人之膽。所部聞是語。果奮不顧身。終以寡不敵衆。勞難制逸。勢漸不支。飛大怒。作獅吼。持劍殺敵。所向無當。其鋒敵復大挫。飛突圍而走。回視所部。竟無一人。意皆爲敵所殲矣。乃獨行於夕陽。殘照間。大有日暮途窮之感。已而行抵珠江。對此茫茫烟水。痛灑一掬傷心之淚。仰天長歎曰。吾輩未戰而遇。伏遂至一敗塗地。僅以身免。雖全軍盡墨。非戰之罪也。苟隻身而返。向趙公乞師。整頓旗鼓。捲土重來。詎不能一洩此忿。以功贖罪哉。雖然。吾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耶。誠不若一死以報我趙公之爲愈也。於是下馬。以衣袖蒙首。投江而逝。時則烟波浩渺。映夕照成殷紅色。沙鷗挽頸哀啼。似不此咽。嗚咤叱之。將軍遽與波臣爲伍者。嗚呼。慘矣。

飛既死。南雄遂爲元軍所得。數月。趙始悉噩耗。泣曰。熊將軍喪。吾失一臂助矣。願趙猶強。自血戰冀支持。殘局然。天心亡宋。斷難興。氣數爭衡。未期年。宋果爲元所併。元世祖爲收拾人心。計凡亡宋將領。悉追敘其死事。歷史以彰功績。至熊將軍事。尤加激賞。命就戰地立碑。永爲紀念。更於飛所居之榴花村。畔建一浮屠。命名曰榴花塔。塔高十丈。有奇。高矗雲表。中列飛像。詔有司四時享祭。弗衰。村中居民。每當風雨黃昏。後輒聞金戈鐵馬之聲。喧闐雜起。驚而出視。聲浪寂然。歷試不爽。始悉爲飛之精靈。有所憑依云。

著者曰。宋末孤臣義士。信國而外。將軍當手屈一指。既破寇於羊石。復禦敵於南雄。求諸古名將中。亦所罕睹。無如朱鳥祚移。天牕強胡。遂令杜鵑飲恨。啼殘故國之魂。精衛啣冤。莫塞如天之恨。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其關於神奇鬼怪之事。甚夥。茲錄其一二。以當尾聲。清洪秀全犯廣州。將及銅嶺。夜間忽

野火燒天。洪軍自亂。以是大敗。事後兩軍均謂於火光中。見有一天將。大書其旗曰熊飛將軍。又道光中。有江南陸生。黑夜行經塔畔。生年少豪於膽。素不信鬼神事。乃忽徘徊不能前。而四野哭聲劇起。嗚咽。如巫峽猿啼。衡陽雁唳。淒楚不堪入耳。生乃朗聲讀弔古戰場文。聲調激昂。哭音頓滅。遂得赴呂城。生偶述之。聞者莫不不寒而慄。

對 戲 園 東

榴 花 塔

小庚	太戊	修身	順命	祀天	求雨	會盟	封禪
武丁	帝癸	大匡	小問	牧民	立政	五行	九變
仲壬	祖甲	寓言	明法	馬蹄	駢指	天員	地敷
南庚	外丙	二端	七法	論衡	說劍	天容	地理
玉杯	金匱	文丁	武乙	養生	繕性	四時	三代
		小辛	太甲	竹林	山木	山川	天地
		仲丁	雍己	幼官	漁父	地圖	天運

(以上皆諸子篇名)

家庭  
小說  
慈母淚

(卓 呆)

珠姑離了婚回母家後。他夫家祖孫三人。纔初次過這冷冷靜靜的新年。他丈夫義之的病。因此更加重了。珠姑離婚一事。親戚們也很勸過他幾次。無奈珠姑不聽。義之的母親也會埋怨珠姑。說拋着十一歲的兒子。不顧久病的丈夫。竟自回母家去。實在太無人情。但是珠姑總說出一百個不願意來。此事未實行以前。珠姑住在義之的哥哥家中。只是向義之的嫂子。講那義之的短處。義之患着肺病。在中學校任職。每月薪俸五十元。一牛了病。自然不夠了。義之本來很難說話。他的病。越利害。那脾氣也。更利害些。笑臉總也瞧不見。陰鬱蒼白的面龐兒。上常帶怒氣。似有不平之意。對於食物。尤其稍不合意。就要舉手打珠姑。或用足蹴。或拋擲碗盞。珠姑因受了種種的驚懼。就得了心跳之症。他也不延醫服藥。還是替義之做事。義之因生了病。不能不連請病假數月。薪水自然減半。義之也不管珠姑困難。竟用那一向貯蓄着的錢。了一家的窮乏。就在目前。暑假後。新學期開始。義之不聽母親與珠姑勸阻。勉強去上課。瘦弱的身體。硬挨着要連走兩條街。不是容易的。到樓上的教室中去。樓梯上一級一級須扶着闌干纔上去。撐持了四五天。又要反了。那脾氣發得更甚。珠姑祇得加倍小心。伏伺他。有一夜。睡到半夜裏。義之忽從牀上躍起。點了燈。穿了衣服。走到牀前。向珠姑道。有話與你說。快跟我來。說時。那冷而瘦的手。在珠姑腕上一把。珠姑嚇得顫巍巍的道。那裏去。有話儘可在此地講。此時不知什麼時候。你不聽見遠遠餛飩担上擊柝之聲麼。義之凝視着珠姑道。不行的一定要你去。在此講話。你又要哭哭啼啼。居鄰們都聽得。孩子也驚醒。莫如隨着我到南面瓦礫堆上去罷。於是將珠姑拉出門去。這南面瓦礫堆。約有一里多遠。四面有

松樹是一片荒地。珠姑一壁說道：好的好的，我去便了。你且放手。一壁哭着，死力的掙脫。那知珠姑一抵抗，義之懷中忽然落出一枝小小的手鎗來。於是珠姑放聲大哭，說道：我有什麼罪惡，千萬望你饒恕。義之宛如不聽得，口中說快走快走。手中用力拉着，自己呼吸很急，還不放手。市上人家，俱已睡靜。天空陰黑，星月無光。珠姑且哭且爭，義之一味拖着，往西走去。向南轉了一個灣，有三四個走路人過來。珠姑突然大哭，喊道：饒了我罷。走路人立定着觀看二人怪狀。義之大喝一聲，將他拖過。珠姑蹲在地上，用力要他放手。義之被人一看，只得放了。不料珠姑一脫手，飛也似的逃去。一口氣趕了四五里路，趕到義之哥家裏。急急叩門。嫂子開門時，珠姑大聲呼喊，快些開門。嫂子一看，見珠姑披散頭髮，鞋子也不穿，忙驚問何事。珠姑一進門，抱住嫂子，說不好了。義之要殺我了。說罷，放聲大哭。珠姑便將方纔的事，向義之的母親與哥哥嫂子細述一遍。又說道：我實在忍耐不下，只得離婚了。母親一聽，即忙趕到義之家裏。此時東方已白。義之便對母親說：珠姑對我這有病的丈夫，一點沒有誠意。究竟是什麼意思，肯與我共苦樂不肯。我要他解決一下。若使肯與我共苦樂，此後應當像些做妻的樣子。我打算夜中往瓦礫堆去開談判。人家也不會聽得。我想來想去，那裏睡得着。因此把珠姑叫起來的，手鎗是護身用之物。夜間常常藏在身邊。珠姑應當知道的。他怎麼說我要殺他呢。如今他既到大哥那邊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比及到了大哥那邊，那入贅在人家的二哥，也已趕到。義之在衆人面前，說他的理由。兩個哥哥都說義之有理。要叫珠姑回去。那珠姑總也不願。珠姑在無人處，對嫂子說：你們實在不知其中情節。如今我不論甚麼事，都可以從命。若說跟他回去，是萬萬做不到的。彼此爭執了好半天。珠姑總是不行。義之沒奈何，只好

獨自回。去珠姑約有一星期。在哥哥家中與嫂子相處。親戚們一個個的去勸。珠姑方改口。說我權且回去看看。他改變不改變。比及到了家中。義之諄諄的說了一大套。要他反省。珠姑總是不開口。義之又道。你若不願意與我相處。你想你去了。我的兒子若不苦。義之命他獨自細想到傍晚。答覆珠姑走入房中。翻箱倒籠。尋了些自己的衣服。打一個包裹。旁晚時。走到義之之前。說請你放我走了罷。義之見他情詞決絕。一賭氣也不阻攔。放他自去。珠姑出了門。先在義之哥哥家中住了三四天。然後回母家去了。珠姑一到母家。那義之的母親。就搬到義之家中。照料兒子孫子。母親年已六十五歲咧。珠姑一去。各處的債務也逐漸發見。大約都是他買東西吃的。於是大家都說珠姑一定要離婚。這負債也是理由之一。義之的兒子。已是小學四年生了。義之亂發脾氣。對自己兒子亦然。兒子見父親發脾氣時候。只求母親庇護。父親的怒容。母親的淚顏。是見慣的。如今母親一去。他也不悲痛。夜間在祖母旁邊安睡着。義之的脾氣。母親初來時倒不發。日後漸漸的覺得母親竟與珠姑一樣。母親不能得他的歡心。常常背地裏在廚下流淚。天氣漸冷。母親凍得手上皮開肉爛。義之彷彿不會看見。有一天。義之忽然說要往海濱去養病。他母親生怕他新病之軀。遠走他方。半途總有些危險。因此再三阻止。義之方肯應允。轉瞬間過了正月。已入二月。義之衰弱更甚。

春日晴和。陽光射入義之室中。義之乘寒熱未發時。由母親替他針灸。義之極瘦的背上。全是灸痕。母親帶着眼鏡。叮嚀施行。義之忍痛。儘母親做去。針定之後。義之躺在太陽下榻上。母親在簷下剪指甲。孩子已往校中去。室內很靜。義之探首望望外面。說道。好煖啊。母親應道。是啊。很煖的。義之道。恐怕從此就一

天煖似一天了。母親道：「要不冷纔好。」母親說完，仍在簷下洗手。義之默然半晌，忽道：「明天或後天，往海邊去罷。」母親轉過頭來道：「明後天是不行的，須再隔幾天。」義之問道：「爲何不行？」母親道：「去的時候，我也要去。」義之道：「我一個人去不妨事的。」母親去了。孩子怎樣？母親道：「孩子寄到你哥哥家裏去便了。」義之道：「家中無人看守，不打緊麼？」義之說話的聲音很銳。母親道：「現在天氣還冷，過幾天再說罷。」義之道：「今天不是很煖麼？」母親卽道：「你也不用着急，我今天去取藥，痰也要送去攷驗的。」待我問問蕭先生，然後再定。於是預備晝飯，吃完了飯，母親換了衣服，提着藥瓶與所吐之痰，往醫院中去了。

母親到診察室中，向院長問遷地療養的事。院長說：「須將擊來的痰檢查過後再定。」叫他在應接室中稍待。等了好久，那看護婦推進應接室的門來。母親對她一看，那看護婦默默招手。母親就跟他前去。這顏色面緒色的院長坐在樓上，對那身材矮小的老婦看着說道：「遷地療養本來很好，但是一個人去，總覺得危險。」義之母親說道：「是啊，我也如此說。」院長又道：「實在講到遷地療養，現在已經嫌遲，那空氣光線等，却比市上好得多。但是你須曉得這種病，什麼時候有變，竟不能預知的。」母親連連應道：「是是。」院長又道：「現在他左肺已無用，所以能保存，全是靠着右面。這種煖的時候，最爲要緊。微生物增殖極多，你一看就明白了。」院長卽對旁邊的助手，叫他領去。母親眼角中含着淚珠，正要再向院長說什麼，助手已立起來，引他往旁邊室裏去。義之的母親只好跟着。惟見金屬製的種種器械和玻璃，都現着冷冷的光與色。助手就指點他過去看南面桌上的顯微鏡。母親一手撐在桌上，頭剛剛低下去時，那助手眼看着窗外，問道：「看得出麼？」看不出時，可以移動的。母親向鏡中一看，正瞧見那極強的光綫，忽然眼中含着的淚珠，滾將



下來。用手巾揩時。不料眼淚繼續出來。竟不間斷。母親卽忙揩揩眼睛。說好了。不要看了。那面帶金絲眼鏡頭髮很濃的助手。似乎很不滿意。母親取了藥出醫院。走了四五條街。見舊貨店與麵店之間。有一賣卜人。他便立定。那賣卜人年約四十多歲。面黑有鬚。一壁吸烟。一壁看報。母親就坐下來。求他占三十三歲男子的病。賣卜人將課筒搖了三次。然後展開書本。對母親週身看看。說道。此病非常利害。下月的二十日。再下月的十三日。須特別留心。若能逃過。就不要緊了。母親問道。到遠方去行不行呢。賣卜人看看書。想了一想。道。去也不妨。說罷。取去眼鏡。母親也就走了。路上陣陣狂風。將灰塵吹起。大家急急走着。義之的母親還不去。看看洋貨店裏壁上的鐘。時候還早。又回轉去往女兒家裏來了。他女兒的丈夫。是在某署當書記的。脾氣也很大。他們夫婦。有三個女孩子。長女在省城裏某校。次女現充幼稚園助教。三女尚在念書。家中開銷雖不大。也有數百元的債務在外。他的女兒。很爲勞苦。此刻女婿尚未回來。母親流着淚。把院長的話。講給女兒聽。女兒也流淚。少頃。母親揩揩眼淚。又道。義之要獨自往海濱去。我如何放心得下。但是方纔問問卦。他說去也無妨。此人決不會死在外面的。女兒道。那麼就依着他放他去罷。你也跟隨同行。母親道。他是想獨自前去。我若把孫兒寄在你哥哥處。家中又沒有人看守。女兒也道。這却很難。母親嘆道。這種時候。就用得着媳婦了。你想珠姑拋了久病的丈夫而去。真是薄情已極。說話間。只見第二個外孫女課畢回來。於是三個人一同替那壽命不久的人可憐。外孫女便買了些牛肉。製成一碗菜。放在籃中。給外祖母帶回去。走出門來。日已西沈。他擎着藥與菜。在狂風中急急走着。義之自己在家裏等得不耐煩。便煎茶炊飯。弄得生不生熟不熟。他兒子不敢阻擋。只是很担心的看着。

停了一會。母親已回來了。見此情形。慌得不成個樣兒。連忙接下去弄。不料心中一慌。飯裏多加了水。菜裏不曾放油。也弄得焦了。連那外甥女送來的可貴之牛肉。義之吃時。也沒有半點笑容。母親見義之如此生氣。只得說道。我不應該往楊家去走了一輪。你也不用生氣了。我見了你這副神氣。實在有些看不慣。義之聽着一語不答。母親惟有嘆一口氣。吃完夜飯。義之橫在榻上。小孩子過去替他敲腿。母親收拾了碗盞。也坐在燈下替孫兒補襪。義之突然從榻上起來。取了一個酒瓶。說道。我常聽得人家說。每天喝一點兒酒。反有益於身體。我且試他一試。便將瓶擎到嘴邊。就一連喝了六七口。母親驚道。你做什麼。說時。去奪他的瓶。哭道。你這麼恨我麼。義之皺眉道。不是的。沒有什麼恨。不恨。我實在心中難過得很。說罷。又將瓶中餘酒。一氣喝完。卽向兒子道。快去沽酒。母親只好哀哀的懇求他道。今夜算了罷。你心裏難過。喝酒也無用。還是別生氣罷。義之道。也好。我自己去罷。說時。取了帽子。向頭上一戴。母親趕過來道。你往那裏去。此時孫兒也跟過來。義之道。外面去遊玩遊玩。暢快些。說着。頭也不回。竟自出門。母親急得掩面哭泣。孫兒也哭着。母親道。我只得也去了。孫兒抱着他道。婆婆不能去的。他又哭道。我年近七十。也沒有享過一天福。不料侍奉親生的兒子。還討不到好。你想想我苦不苦。說罷。又放聲大哭。此時夜靜更深。室內靜悄悄毫無聲息。孫兒道。父親不知到那裏去的。約摸過了一點鐘。門外就有足聲。孫兒便說。一定是父親。祖孫二人擎着燈火出去。外面月色暗淡。義之身體搖搖不定。走進門來。母親過去扶着他。好容易到了裏面。母親道。你到底往那裏去的。義之嘴唇顫着。說道。往酒店裏去的。喝了二斤酒。我常想我若現在就死。我兒子豈不可憐。所以很想竭力的保養。然而那裏能夠。說時。搖搖頭。義之從來沒有這樣醉過的。

母親道。怎可以亂喝亂喝。義之也不入耳。自語道。古語云。骨肉參商。此語不錯。我想兩個哥哥。除了新年裏來一次之外。從來沒有來問問我的病狀如何。哥哥們將我拋棄。我也將自己拋棄。愛吃的東西。只管吃罷。母親道。你還要如此想麼。義之搖頭道。不行不行。我一向能忍耐過來。全是爲着這孩子。若沒有這孩子。我也早亂吃亂做。送斷我的性命了。這都是我與珠姑結爲夫婦的不是。此乃一生的大大失策。母親只是在旁邊勸他早睡。原來義之從高等師範卒業。就任某中學的教科。當時義之還住在哥哥家中。珠姑是常到他嫂子處來遊玩的。兩情相愛。義之與珠姑便有秘密關係了。此時珠姑業已妊娠。母親本想分開他們二人。後來曉得已弄到這部地位。似乎難以拆開。於是只好結婚。生出來的兒子。沒有長大。第二個就是現在的兒子。此刻義之還口中喃喃不已。身體早橫在榻上。帽子鞋子。都沒有除去。竟一點不知道咧。母親推他也不醒。一壁替他除去鞋帽。一壁說道。要明天病不加重纔好。說着取了棉被蓋在他身上。又說道。如此。我纔放心。母親再把藥放在他枕畔。孫子睡在旁邊的小牀上。這時候。只聽得母親在四面一重一重的關門之聲。

● 錢香如遺著魔術講義續集序

(穎川秋水)

香如古人矣。以香如之才之學。假以十年二十年之歲月。則成爲哲學士科學家。或未可知。而彼蒼獨斬之者。天之厄香如歟。以常理論之。天壤間之才之學。祇此區區。獨香如探其靈鑰。窺其奧窔。天地之神秘。恐從此破也。故特死香如以葆此未洩之靈機。亦爲事之所或有。雖然。天道大公。既生一香如矣。生一香如。而賦畀之以才與學矣。豈有至半途而忽悔之理。然則奈何死香如曰。此天之所以厄香如者。息香如也。蓋香如年僅二十有九。既成魔術講義一編。復成香如叢刊實驗游戲法各若干卷。而待刊之魔術講義續集。文章淹雅。藝術神奇。又足以成香如之名矣。天以香如勿死。必復灑其腦汁。耗其心血。舉神妙莫測。不可思議之術。出以駭世俗而驚鬼神。至此則庸耳俗目。將走且僵矣。故不得不爲文學界魔術界留一餘地。而先死香如。上帝若詔香如曰。嗟。香如其來前。苟能是。是亦足矣。爾姑息心以待。遲五百年。重游人間世可也。聞者詫吾言。則盍觀香如之魔術講義續集。其中千變萬化。較之初集。實勝萬萬。從可知矣。或人復疑之。謂香如之死。實由此編。蓋天帝既醉。龍顏不怡。東方曼倩之徒。以射覆滑稽之術進。數見不鮮。肆心厭之。特遣巫陽。下召香如。香如既應命。樂天上而厭人間也。故一去不返。其言果否。則僕願隨漆園叟。栩栩然化爲蝴蝶。當於夢中質之香如。戊午地藏王誕日。穎川秋水序於元龍百尺樓。

承秋水以此稿相惠。但新報報餘一欄。不刊散文。故錄以補白。

定夷誌

社會小說 衣冠禽獸

(民哀)

茂陵張松喬者。爲茶商。忠厚誠實。儉樸有古人風。妻潘氏。敏慧異常人。操持盈虧。補夫不足。張中年得積資三萬金。潘實與有力焉。潘有閨友吳玉蓮者。年少於潘十餘歲。愛好彌篤。某年。潘患時疫。臨歿時。松喬與玉蓮均侍牀前。潘斷續其音。嗚咽謂二人曰。儂死矣。修短有數。無足介焉。所憾者。儂壽太促。而膝前乏親承色。笑之兒女。未免銜冤於泉壤耳。儂死之後。夫年尙未及不惑。中饋無人主持。亦非久計。苟娶異姓女子。性情面貌。優劣妍媸。先當精確研究。萬一不慎。娶一禍水返家。則儂與夫之半生心血。擲諸虛牝。知儂心事。及我家諸務者。莫如吳妹。儂意儂身後。夫卽續娶吳妹爲室。儂於九泉之下。目亦瞑矣。言已。遂絕。松喬與潘氏。伉儷情深。情愛素篤。至是悲慟甚。玉蓮亦哀悼不已。殮葬從豐。殯之日。弔者莫不嘖嘖曰。嫁夫若張松喬。福分亦不淺矣。

潘死後一年。松喬內助無人。思亡妻言。求婚於吳氏。玉蓮有母。堅以齊大匪偶爲辭。實則以松喬與女年貌懸殊。故託詞以拒絕耳。玉蓮獨毅然曰。潘姊臨歿之言。今猶在耳。死者屍骨未寒。遽可背其盟乎。卒嫁松喬爲繼室。聞者莫不歎玉蓮之義。殊不知玉蓮之嫁張。非重守潘氏之遺言。蓋貪張之多財耳。張有至友董冠羣者。貌不甚揚。而腹笥頗便。早年蜚聲庠序。曾紹關東學務。光復時。曾爲彼都某報主筆。政口誅筆伐。聲譽卓著。一時有玉虎將之目。張與之爲總角交。當滿清之季。董因文字觸當道忌。指爲革命黨人。捕之入獄。幸張出資爲之斡旋。且爲之上訴極峯。得安然無恙。以故與張有再生之恩。交誼尤爲密切。當松喬斷絃續娶之際。董適有事贛江。迨其事竣歸來。張重婚已近匝月。因至交故。張特設宴招董。

席次令吳出拜。尊之爲叔。董素喜麴孽。玉蓮出拜。董已薄醉。既見董。卽揚聲謂張曰。奇哉。中壽之老兒。乃得如許之麗人。豔福無雙。令酸丁羨煞。新夫人詎能免梨花壓海棠之誚耶。言已大笑。玉蓮視之以目。張猶謂董戲謔之言。乃拍其肩曰。冠羣醉矣。乃揮吳使返。且曰。提防董家郎之爲陳平第二也。自是以後。董每至張許。內庭臥室。均無顧忌。苟張不在。吳亦不避。如是者又一年。

玉蓮姿僅中人。而淫蕩殊甚。張年雖非衰邁。而頻年奔波無定。心計操勞。形神久瘁。兼以玉蓮之旦旦而伐之。不久卽肢體癱瘓。玉蓮猶未稍殺慾念。不三載。松喬一病不起。死之日。招董而告之曰。張氏門衰祚薄。近族全無。雖有戚黨。皆鬼蜮存心。不足恃也。余生平至交。惟君一人。今自知不起。內子腹似有孕。我死之後。盡一生所積。內子亦可不愁吃着。所難堪者。乏人照顧。余所以招君來者。卽爲此事。余死後。彼熒熒孀婦。萬望君念泉下故人之舊誼。諸希庇護。將來腹中一塊肉。無論男女。能不失教養。使余暨亡妻潘氏。及我張氏祖宗。不爲若敖之鬼者。則此恩此德。當結草啣環以報。惟內子少艾。倘或有桑間濮上之行。玷辱清門。則亦願君審度而行。或醮或逐。聽君調處。惟此腹中一塊肉。乃余血胤千萬。爲余珍惜也。言至此。聲淚俱下。以手叩枕。董斯時指天誓日。侃侃曰。苟不爲汝保護。赤子寡母者。余終身潦倒。松喬破涕曰。余雖死。余心安矣。越一日。松喬死。

松喬亡後。凡知其家世者。莫不私相物議曰。彼家雖富有。而遺茲尤物。正屆妙齡。恐他日難保無蕩檢踰閑之舉動。詎玉蓮哀痛特甚。屢欲身殉。嗣經人勸阻。始止。於是近母同居。投梭覓志。操持頗堅。物議漸息。遺腹得一雄。戚友轉相語曰。上蒼畢竟有靈。松喬一生誠厚。今乃食其報矣。詎知張氏覆巢之禍。卽接踵

以至而禍首罪魁。卽張松喬引爲生平第一知己。且受託孤重任之董冠羣也。

當董受託之際。其居心尙無大惡。惟攫取張氏大權之念。則固已印入腦筋。洗濯不去。及遺腹生男。董忽翻然曰。迂哉余也。王安石如是陰險。至今不失爲大儒。身後是非。誰能管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況余之文字虛名。久已播傳海內。余復何所求而硜硜以道德自範歟。於是奸謀漸肆。惡念日增。張兒彌月之際。董忽力主大開湯餅會。鼓樂喧天。兒因悸成疾。玉蓮母女惶恐異常。求神問卜。及病少痊。董又密以牛痘漿塞小兒鼻孔。翌日兒卽出天花。竟以此斃。玉蓮號曰天平。扼余何如之甚。自是以後。玉蓮患病者累月。而此累月之中。湯藥之侍。舍其母外。料量最勤者。惟董冠羣。吳氏母女心感殊深。迨病愈。董卽偕彼母女作武林遊。繼復至春申江上。逗留月餘。初則僅至劇場。繼復偕入各遊戲場。游覽爲滬上本爲污濁場。合而游戲場尤爲造孽之淵藪。玉蓮生性本非端莊。董冠羣又心懷叵測。滬遊歸去。一頂綠頭巾居然加諸已死之松喬頂上矣。

距今一年前。滬西某里有鼓樂盈門。消吉成禮者。卽吳玉蓮再醮董冠羣也。因避桑梓物議。故假滬行婚禮。然董固有婦有子而棄之。若陌路。至是董之奸謀完全得遂矣。而松喬一生所積之汗血錢。盡入董之掌握。任其揮霍。董夙嗜酒又好作牧豬奴戲。貧兒暴發一擲千金。無吝色。與董有素者。莫不以爲怪。蓋董本寒儒。何一朝乃豪闊如此好事者。共究其極久之。斯事稍稍露於外。然猶未得其真相。董旣娶玉蓮。衣食之資。虛糜之費。皆取給於牀頭人。稍拂其旨。卽以強迫從事。詈罵與鞭撻並施。不償其欲不止也。玉蓮不堪其擾。不年餘。張氏積資已揮霍殆盡。初玉蓮爲母藏千金。備將來殮葬之費。董知之而未發。一夕醉

歸。向。吳。母。強。借。此。款。色。嚴。聲。厲。吳。母。斬。不。與。董。遽。前。摔。之。吳。母。仆。地。顧。爲。之。破。因。懼。其。勢。不。得。已。與。其。半。始。罷。至。是。吳。玉。蓮。以。淚。洗。面。自。悔。失。計。然。事。已。至。此。尙。復。何。言。恍。惚。中。似。見。其。故。夫。松。喬。與。義。姊。潘。氏。向。之。點。首。歎。息。而。冠。羣。早。持。所。得。向。酒。樓。中。覓。其。儔。侶。往。賭。窟。中。呼。喝。盧。雉。去。矣。

民。哀。曰。茲。事。吾。友。爲。余。言。實。事。也。彼。狗。彘。不。如。之。董。冠。羣。至。今。猶。出。現。化。日。光。天。之。下。受。其。愚。者。尙。不。乏。人。松。喬。付。託。非。人。固。不。得。辭。其。咎。就。根。本。上。立。論。潘。氏。亦。難。逃。賢。者。之。責。也。若。董。之。爲。人。丁。此。叔。季。之。世。觸。處。皆。是。世。道。日。非。人。心。不。古。所。願。世。界。人。羣。以。審。慎。擇。交。爲。念。



革命外史 賢伉儷

(湖海客)

吁嘻。休哉。有妙人焉。對吾門而居。豈薏年華。梨花生面。倩妝淡淡。丰致娉婷。翠黛含顰。玉容不飲。每當夕陽西下。倦鳥還林之時。必登望夫之樓。臨闌而眺。口中喃喃似妬。此飛鳥雙雙而作。申申詈者。然而一行香淚。且隨此詈聲奪眶而出矣。吁。伊何人斯。非姑蘇麗瑛女士耶。麗瑛。吳門產。字愛宇。蓋歸振宇後。所自擬以表示其鍾愛者。或謂此中更有廣義存焉。則其所愛者。爲寰宇。非沾沾於兒女私情也。父嘗爲鄂州宰。早歲捐館。其時麗瑛方及垂髫。伯道無兒。得此一女。故其母愛若掌上珠。辛亥一役。遷家而滬。肄業於女校。與吾妹靜姝爲同校生。民國二年十二月之望。爲麗瑛靚面之初紀。介紹者在男。爲余。在女。則吾妹靜姝矣。

方二人開始之交際也。爲時不過五分鐘。談話不及數語。以上而孰知一縷情絲。卽繫於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天下事往往發於至微也。且使余卜居內地。或滬地之房值。不若是其昂。或余不爲窮措大。而爲富家翁。則彼二人此一面之緣。或竟不可得。蓋吾所居之陋室。爲某里之前樓。一面其下爲隣人居。是樓既陋。且狹。當門一望。則室中一切陳設。歷歷在目。了無可藏。而吾之全家。食於斯。寢於斯。乃至接待一切賓客。亦止於斯。初不能如衛生家言。有所謂飯堂臥室。與夫會客之廳。各別其所用也。惟時振宇以事就商於余。不期麗瑛亦適以事來訪余。於是余兄妹。不知不覺。乃爲冥冥中之月下老人所使用也。振宇生性恬淡。吐納莊嚴。雅不嗜狹邪游。儕輩間。嘗以是黷之。輒遭其拒。故吾人皆以僞柳下惠。嘲之。既見麗瑛後。深以瓜李之嫌。是懼。略談移時。便忽忽辭去。麗瑛固亦落落大方者。當此之時。一寸芳心。固猶

皎皎然若白璧之無疵。閱者諸君。慎勿以市井兒女之醜行。謂其一面之頃。有若干之眉挑眼語也。然良緣之合。疇能無因。不種於此。偏種於彼。振宇好弄筆墨。下筆必涉時政。是時項城帝制自爲。黨案屢伏。振宇感時傷懷。滿腔抑鬱。適製一函。將遞金陵某學友。函中痛論時局。歷述己志。灑灑數千言。行時倉卒。遺於余之案側。於是此琅琅之文字。接觸於麗瑛之眼簾。全函今已不復盡記。但憶其首章數行。其言曰。

吾人含靈負秀。作爲男兒。昂藏七尺軀。列於血氣之倫。天之所以予我。若是之好身手。務在有以致其用也。方今國事。蝸蟻豺狼當道。重以強鄰侵逼。妖氛壓境。皇皇華胄。將隨大陸以沉淪。嗚呼。此非熱血男兒。所以試用其身手之時耶。(下略)

以下洋洋所敘。皆切中時局之弊。麗瑛閱既畢。其下署適爲頃者所見之黃振宇。芳顏頓變。驚然若失。顧問吾妹曰。黃振宇爲何如人者。吾妹正色謂之曰。妹且安靜。勿徒驚吾儕。固爲純民。非亂黨也。振宇生性狂妄。語輒荒唐。究之盲人爲言。羌無卓見。妹固早誠兄審慎交游。而吾兄以其學優行俠。不忍過拒。今茲一函。且惹起吾姊之惶恐矣。後此吾兄當力與之網。免貽後患。麗瑛聞余言。玉容反因此而增霽。嗟乎。閱者諸君。猶憶癸丑之際。滬濱之荆天棘地乎。余妹之所以若是爲言者。初非實恨於振宇。蓋當此之時。正袁氏凶焰方張之候。上海一隅。偵騎密佈。非難之言。未出於口。而身爲鐵彈。所洞穿其凶忍殘暴。實駕秦政而上之。苟此函不幸爲袁氏之走狗所見。則余之身且殆矣。故余妹之所以力詆振宇。實所以自衛耳。豈知美人烈士氣味。正投性相近者。情必相洽。麗瑛溫柔。其外而堅。忍其中。以女子之身。具丈夫之志。其生性。其抱負。正與振宇同。其所以銜恨於國賊也。亦莫不與振宇類比。閱振宇之函。中心折服。直入臟腑。

一點靈犀。早爲情絲所縛。余妹方浸浸以振宇之狂妄。是詆期圖掩飾而孰知此際之振宇已爲麗瑛之心頭愛友。耶。至是余乃携振宇之遺緘出尋而還之。而麗瑛與余妹談未片時亦興辭以去。

人事迷離。光陰荏苒。某年三月某日。滬西康腦脫路之徐園佳賓滿座。車馬喧闐。好鳥和鳴。鸞鷕雜奏。百花叢裏。生來並蒂芙蓉。孔雀屏前。結就百年伉儷。有雙雙之男女焉。高冠禮服。翠袖紅衫。同登大禮之堂。共讀諧婚之證。伊何人。伊何人。則振宇麗瑛行結婚式。余與余妹爲之作證。婚人也。振宇曷能與麗瑛而成偶配。此中經過。至爲複雜。茲不復一一爲閱者贅要之一線之因。則仍不外於最初五分鐘之聚晤與一封書之導引耳。

麗瑛父雖早逝。而遺資甚豐。及今尙屬中人產。居住服食。雖未十分奢靡。要不等於庸衆。其母愛女心切。深懼一賦于歸。使作糟糠之婦。母謂相攸快婿。須先以入贅爲約。不能雖具乘龍資格。亦無緣坦腹東牀。振宇與麗瑛締姻之初。卽踐是約。以故結縭而後卽爲入幕之賓。鳥稱並命。草結同心。問字閨中。尋芳花下。此其樂爲何如。耶。而豈知花無長好。月不常圓。造物妬人。難期美滿。不一年後。此一對大好鴛鴦。竟作分飛之勞燕矣。

振宇母早逝。其父寧垣之巨商也。今已耄矣。然精神矍鑠。賦性鯁介。生子三。振宇其最幼者。黃花崗一役。旣敗。一時革命之風。傳播國內。時振宇肄業於金陵之某公學。竊與同儕嘖論國事。詞鋒輒謾。指虜庭事爲監校所聞。屢遭斥責。卒以是開除去。老父引爲大辱。絕之不復認爲子。時正爲振宇志學之年也。幸賴長兄憐愛。私館之。得免流離。光復後。兄以商業經營於滬。遂挈之同來。且送之於某法文學校肄業。曾

一入於童子軍。再入於商團。詎意天禍中華。國會再解。黨禍復興。粵東事起。於是振宇投筆從戎。振臂飛去一試其男兒之好身手。

黯。然。銷。魂。者。生。別。離。也。落。花。飛。絮。之。天。冷。雨。淒。風。之。夜。招。商。輪。埠。旅。客。如。雲。氣。笛。嗚。鳴。震。人。欲。暈。維。時。輪。啤。一。女。子。偕。一。少。年。握。手。而。談。低。首。而。嘆。厥。狀。至。爲。淒。涼。慘。淡。之。電。光。正。射。玉。搔。頭。上。可。憐。桃。花。之。面。竟。化。嬌。紅。而。成。灰。白。而。不。情。報。火。之。鐘。又。適。於。此。際。發。驚。駭。之。聲。乘。風。陣。陣。吹。入。於。愁。人。之。耳。一。似。舍。報。警。而。外。特。意。殷。勤。而。來。送。此。將。離。之。鸞。鳳。也。者。更。無。何。而。船。間。之。人。聲。又。復。鼎。沸。以。起。似。助。岸。上。之。鐘。作。不。平。之。鳴。蓋。航。粵。之。輪。將。起。旋。矣。爾。時。女。子。轉。輾。其。慘。淡。之。容。作。爲。莊。嚴。之。貌。緊。握。少。年。手。鄭。重。曰。君。行。固。儂。之。所。望。於。君。者。願。勿。以。儂。爲。念。他。日。凱。旋。歸。來。戰。袍。之。上。必。飽。儲。神。奸。之。血。以。與。儂。一。嘗。賊。人。之。風。味。不。爾。無。相。見。也。

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一霎時。舟子載行人以去矣。岸上孤鸞對汪洋。而獨吊天涯遊子。隨流水以飄萍。明日麗瑛居處。小姑依舊無郎。寶鏡空懸。銀缸獨照。鴛鴦帳冷。嬰武聲淒。則昨宵輪啤之女子與少年。爲何如人。不待余述。而閱者當知爲麗瑛送振宇之遠別矣。麗瑛始家於滬西英租界。振宇去後。無人照料。故遷居來法界。以就余。遂與余對門居焉。自是以後。麗瑛小樓獨處。一卷清吟。舍與老母及二、三女友周旋外。更無他及。傍晚則倚樓懷遠。有如第一節之所述。麗瑛善琴。宵深輒一奏。余聞於熟睡醒來。半窗月冷。靜夜風清之時。隔鄰琴韻猶時。或乘風送入余之耳鼓。其聲幽怨。恍聽趙女之箏也。

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計振宇去後。忽忽將一年。而寄來家報。不過三函。一發自粵。一發自

湘而最近之一函則發自岳也。咄咄一電傳來國軍重挫岳州復陷於敵人之手。人晚歸來翠樓之上不見玉女之影。深夜月明不聞琴聲之響。麗瑛其病也耶而不知桃花無恙燕子樓空。詰晨將使靜姝往刺之。而麗瑛母乃熱淚奔騰。手攜一函竟先至余處。奇哉此何函耶。蓋麗瑛瀕行時所貽也。余以是爲之草賢伉儷以記之後事如何。惟有待於造物更錄其函以爲結束。其函曰：

兒命薄生而未離襁褓。慈父見背。陷吾母以寡。兒不孝不能作男兒身。以奉以養。兒罪深矣。兒今更不孝。且棄吾母而他適。吾母之傷痛爲何如耶。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死而不知悲。母在而不能養。兒之負罪又何如耶。兒非不知自罪也。負痛也使兒忘此一點性靈。則兒已不待今日而早離吾母之側矣。今也霹靂一聲若迅雷之貫耳。震盪於兒之腦。海痛切於兒之肌。髓兒之神以是喪。魄以是落。心搖搖以碎。腸寸寸以斷。知有父母之愛而不能顧矣。負父母之罪而不可贖矣。嗚呼。生吾者父母也。賦吾以靈界。吾以性者蒼蒼也。兒今縱欲更侍於吾母。奈何不能重違於蒼蒼也。兒其拚此一身蹈水火。冒鋒刃以聽決於蒼蒼矣。嗟乎。吾母振宇非兒壻乎。所以得壻於兒者。性之烈也。自昨年投戎而後。寄來書報。祇三彼固非疎於情者。蓋不暇及此耳。最後一函乃爲兩星期前在岳州所發者。今者噩耗傳來。岳軍且以敗挫。聞健兒殉於是役者甚衆。報紙騰傳一時。逮徧兒初猶不之信。午後復刺於某邸。消息乃實。嗚呼。振宇其殉其初志得其死所乎。彼固有家室可戀。父兄可愛。妻子可憐。其死何爲哉。勇於仁勇於義。愛夫法愛夫國。愛夫同胞也。所以決其勇致其愛。以致其死者。則又託性於蒼蒼也。然則兒今當知所以自處矣。生而爲人。率性受識。而不能盡其志。以圖一當寧。特負已負人。是直負天耳。兒惡乎可。

責 究 實

六

兒行矣。兒乃不得。不行矣。振宇。其無恙耶。則兒不逾兩旬。當復人歸舊土。以請罪於吾母之前。不爾。則兒既以振宇之志。爲志。當以振宇之行。爲行。振宇其爲何而死。兒當竭一身之力。以求自死之道。以報之。其濟則精魂之靈。亦國之麻。不濟則亦盡兒之志耳。嗚呼。殺吾振宇者。兒之讎也。爲振宇讎者。兒之敵也。讎敵之人。報之以死耳。而何況本爲國賊也哉。嗟乎。吾母兒行矣。實逼處此。孝義難兼。臨穎滂沱。伏維慈鑒。麗瑛兒死罪留真。

小機情之誤

(志明)

春風布暖。和氣盎然。萬花齊發。千草勾萌。悠悠自得。莫可言狀。植物且然。况人類乎。陳涇水濱。五蝠橋畔。有衣服麗都。翩翩然似公子者。優游自樂。欣欣之意。直與春艸春花並發。噫。伊何人。伊何人。是卽術操。歧黃職兼教員之金生歟。

金生號谷日。常熟人也。昔操醫業。今則執教鞭於工木小學校。天姿豪放。氣質倜儻。少年風流。不讓張緒。一日。天氣清爽。閒步郊外。遙見紅旂綠幟。燦爛交輝。生視之。蓋卽鄉村迎神之會也。生乃駐足飽覽焉。時則村中士女。圍觀如堵。牆。警。觀。萬頭攢動中。有一體態綽約。媚動人者。珊珊而過。生詫爲天人。乃尾其後行。旣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暮色沉沉。倦鳥歸巢。會事畢矣。衆於是各鳥獸散。生亦歸。綽約其態。媚其姿者。果爲誰。吾不得不略述其歷史。以爲閱者諸君告。女何其姓。小玉其名。大口縣何某之掌珠也。何年逾不惑。嗣續猶虛。僅有此女。何甚愛之。且以其秀外慧中。教之讀。上口琅琅。成誦。越三年。女乃至香海宗得女校肄業。是校爲天主教會中所設立也。女入校後。穎悟冠儕輩。教士亦愛之。因勸之奉教。女允其請。數年畢業期屆。女攫取最優等文憑。束裝返里。數年游學。遠別雙親。一旦言旋。足慰高堂之望。樂可知矣。是日。女正與父母坐話。忽聞鼓樂聲大作。叩以何事。父母告之曰。此湯橋土人賽會也。汝盍觀之。女曰諾。乃趨而往。適與金生遇。如吾書之所述。

流光迅速。女返里後。月復圓矣。時湯橋附近諸教士。有發起建築天主堂之說者。女固該會中人。頗熱心贊助。且舉數百金以補助之。該堂得以成立。女更勸導鄉愚崇信。其教不辭勞瘁。到處演說。招集一般鄉

民聽講無異露天學校。由是入教者甚夥。女可謂熱心教務者矣。

金生爾日覩女狀。返校後時涉冥想。獨擁孤衾。影單形隻。油燈半明。增人惆悵。深以不獲知彼美之姓氏。里居爲憾。致令驚鴻一瞥。無處追尋。亦惟徒喚奈何已耳。一日生偕良友。芭生散步郊外。時春光明媚。風景宜人。綠草如茵。彌望無際。沿堤柳絮。隨風飛舞。生興致勃發。引吭放歌。與芭生且歌且行。不數里。而天主堂近在目前矣。忽聞鐘鳴數下。堂門開處。有無數婦女。整隊出各挾書一冊。而殿其後者。則爲一青年少女。體態輕盈。丰姿綽約。生驚喜欲絕。蓋此少女非他。卽前日會場所見之麗人也。始悟女卽在此間。生注目直視。不轉瞬。俄而女摩生肩側。而過。瞥覩生。乃橫波一顧。生之靈魂。幾爲其一雙倩目攝之。而去。於是呆立若木。雞惘惘然。似失知覺。少選。芭生曳生曰。日暮矣。君獨立此間。胡爲者。盍去休。生乃怏怏。偕芭生行。明日一人至其處。徘徊於禮拜堂外。候至四句鐘。果見女。又偕各婦女。出生踵之行。女似已覺。屢行。屢回其首。目以視。綫與生相接。觸生喜甚。乃尾隨至女之居處。始返。繇是生每日屆時。必往。雖風雨無間。約月餘。女似感其意思。誠懇。一日。生躡女行時。女忽指禮拜堂後之一帶。短竹籬。謂教徒曰。明日吾儕。盍至此。中擊球爲樂。衆闕應之。生聞之。甚悉。及次日。午後。乃鵲俟籬側。寂無一人。方悔來時。過晏。遽聞有人。輕嗽聲。睨之。見女一人。姗姗來。傍籬而立。與生僅一問之隔。生心頭小鹿跳盪不止。欲與女爲開始之問。訊竟百覓。弗能得一語。女發吻曰。月餘來。君對我的情。慄余已盡。悉然。余亦深於情者。宜若與君一通衷。曲茲奉教。主命將有遠道之行。明日別矣。不得不爲君告。以後君母日日來。此空勞往返也。生聞是語。情淚潸潸。下咽。不能語。女方欲有所勸慰。忽侍者驅至。覓女。謂教主招之。往女函探懷。出書一紙。隔離授。



生匆匆。逕去。生懷之。歸校。拆而視之。乃女之手書也。其文曰。

金生先生愛鑿。辱承雅愛。惠然顧我。得親碩範。欣慰奚似。(中略)幸君戀我之情。勿戀我之色。偷蒙不棄。願永爲精神上之愛友。而結文字之因緣。課業餘暇。時賜教言。匡我不逮。卽此。君可謂眞愛我者矣。今當遠行。聊將鄙意。願先生熟思之。

生誦竟。未解書中意義。但謂彼女愛己之深。對茲尺素。涕泗交流。欲製覆函。又以女之行蹤莫定。無處投遞。無已。惟有俟其事畢歸來。而要婚媾也。生於是強度此無聊之歲月。而默數行程。望穿秋永。其苦况眞有不足爲外人道者。

逾數月。女果由遠道事畢。言旋矣。生得耗。逕往謁女於禮拜堂。女肅之入。極道闊別。此際生迫不及待。三數語寒暄。後竟直截述己之乞婚意。女頗爲貽愕。沈思半晌。方答曰。君殆於前次貽君之函中。未加意研究。詞旨乎實告。君余奉教。綦切久誓。守不嫁主義。入教時曾對上帝宣誓。今君諄諄愛我。我豈不知。然余萬不能因君愛我之故而易其素志。設從君請。吾之變。更前誓。致受教主之重罰者。其咎尙小而破壞教例。使其他教徒從而效尤之。則其罪大矣。不寧惟是大凡愛之一字。其範圍至大。且廣。吾人含生負氣。凡爲我所好者。皆爲吾愛。固不止對於一人一事。然而君誤以精神上之愛爲情慾之愛。則與吾之宗旨大相背謬。君以是不經之語入吾耳鼓。吾殊不之怪。然吾有一言爲君正告。今後倘蒙不棄。吾兩人可爲良友。否則請從此絕已矣。吾言盡於此。君澄思之。生驟聞女之侃侃正論。自頂至踵。如受涼水。傾灌方欲再致懇摯之詞。而女已奉司教者之召。乃謂生曰。君且去。生悵悵出歸校。細繹女適間所言。疑其諛託。又

慮。女。別。有。屬。意。種。種。思。慮。盤。旋。於。心。房。中。無。時。或。輟。未。幾。一。榻。纏。綿。二。豎。爲。崇。病。矣。校。長。爲。之。延。醫。治。疾。藥。石。並。投。迄。無。效。果。芭。生。聞。生。病。親。至。詢。問。親。生。狀。叩。以。所。苦。生。淚。潸。潸。下。芭。生。知。有。異。再。三。叩。之。生。始。以。實。告。且。曰。君。能。將。吾。近。况。傳。達。玉。人。耳。鼓。或。爲。我。再。申。前。請。吾。感。君。厚。德。不。置。芭。生。毅。然。認。可。卽。日。謁。女。白。其。事。女。嘆。曰。此。君。其。可。謂。誤。用。情。者。矣。雖。然。吾。今。致。彼。書。一。通。煩。君。爲。我。轉。達。可。也。於。是。抽。翰。作。書。畢。昇。芭。生。芭。生。興。辭。出。復。過。從。生。校。以。書。授。生。生。拆。而。讀。之。篇。中。語。極。簡。單。其。文。曰。

良友。偉。鑒。聞。芭。生。君。言。驚。訝。倍。至。惟。余。誓。守。不。嫁。主。義。前。載。之。通。函。昨。日。之。面。述。何。期。君。猶。總。總。以。我。爲。念。此。際。余。曰。不。嫁。君。不。之。信。今。與。君。約。嗣。後。余。脫。不。以。了。角。終。而。另。受。他。人。之。聘。者。非。人。也。君。果。愛。我。亦。可。時。相。過。從。或。我。常。至。君。處。甚。至。情。好。尤。甚。於。夫。婦。亦。奚。不。可。若。曰。求。名。義。上。與。實。際。上。履。行。此。後。請。毋。再。相。見。君。再。澄。思。酌。奪。之。

生。閱。訖。爽。然。曰。吾。知。過。矣。吾。知。過。矣。由。是。病。遂。愈。

義烈 貞女復仇記

(畫然)

貞女黃氏農人女也。而賦性極純孝。父某業農。少有積蓄。膝下承歡者。止此一塊肉。貞女事親。宛轉體貼。鄰里稱賢焉。會當夏令。農人力作甚苦。貞女父鬚髮皤然。手足胼胝。莫敢或懈。以酷熱飲冷水逾量。遂抱河魚疾。吐瀉交作。時村中方患時疫。染者十無一二。愈。女父疾發時。甚劇。貞女侍奉湯藥。目不交睫者三晝夜。父卒不起。瀕危。願貞女曰。吾有金三百。存汝舅父所設肆中。每歲所獲。子金益之。以田稅所入。差可餬口。將來爲汝覓得如意郎者。汝母不虞凍餒矣。言既。更遣急足。速女之母舅唐某至。唐聞耗。大駭。卽挈其子阿英偕來。至則已無及矣。唐居留旬日。助理喪事。畢乃別去。黃氏孤孀幼女。含辛茹苦。度此可憐之歲月。幸貞女耐勞如其父。所以曲慰孀母者。備至。雙丸跳蕩。如是者七八載。而貞女已過標梅。迨吉之年。姿態楚楚。宛然好女子矣。

此七八年中。貞女亦曾隨其母。往來於舅氏家。唐某諸子皆娶婦。商肆則命阿英經理。阿英短小精悍。工心計。已娶婦矣。而性喜漁色。素豔貞女。美而又憚其節。未敢犯也。會其父死。阿英以爲自茲以後。當可惟吾所欲。爲乃潰肆中。費某作蹇。修欲娶貞女。爲妾。黃母大怒。欲嚴詞拒之。且使費寄語重辱阿英。貞女諫曰。不可。阿英豺狼也。存心叵測。而素行尤悖。謬若辱之。是激之使怒耳。母但謂須阿英登門乞婚。則好事諧矣。俟其來。兒當以大義折之也。母莫測。女意然以愛之。故姑從其請。

阿英得費某反報。大喜。翌日。刻意修飾。衣華服。往驀望之。雖宛然一富家兒。而荒儉態度。呈集面部。使人見而欲嘔。且行且笑。更手舞而足。蹈自表其得意狀。路人咸爲之側目。咄咄稱怪異。不止。蓋以阿英喪服。

未除。今忽以文繡蔽體。幾何不疑。爲癩發也。而阿英殊弗以爲意。但俯首疾行。未幾至矣。以手扣關。厥聲甚急。貞女出而啓扉。阿英瞥覩女。魚鰓肩佯笑。長揖及地。昵聲呼姊。姊不已。貞女不之答。亟走入室。阿英私忖曰。阿姊既欲委身事我。何以仍凜然不可犯。若此。其殆畏羞。澀且引以避嫌耶。思至是。則亦勉飲其心猿意馬。故莊重其顏色。徐步隨之入。

既坐。貞女卽侃侃致辭曰。汝何憤憤。乃垂愛及一孤苦零丁之弱女子乎。設汝而未娶者。猶可說也。在理吾父既歿。汝宜卵翼吾母女。乃計不出此。欲劫人於危。以良作賤。果何爲耶。况舅父歿未一載。身居重喪。不思苦塊茹苦。反欲納表姊爲妾。祇圖一己之歡娛。罔顧人言之藉藉。汝非惟無以對我老父。卽異日九原之下。有何面目見而翁乎。舅氏有知。當爲痛哭。言竟掩面失聲。阿英聞是語。始而愕然。終卽感動。急痛自怨。艾求貞女恕。已。貞女覩其悔過狀。卽亦不予以深責。阿英怏怏自去。

著者曰。阿英之自認罪。良心作用耳。夫人孰無天良。常他人以忠言告語時。如聞清夜警鐘。未嘗不憬然覺悟。久之。爲外界所誘。嗜欲又勃然而興。尋至天良泯滅。私念與公理相搏戰。私念勝而居心遂不可問矣。茲阿英爲貞女大義所動。方謀力蓋前愆。而其肆中之費某。審知阿英所謀不遂。亟思獻媚。遂語於阿英曰。僕有一策。可以償君所欲。阿英急求其計。費曰。黃某逝世。尙有資存。君肆中故一家衣食。賴以不匱。設無此遺金。飢寒交迫。而不思委身富室者。吾未敢信子苟遵吾計行之。何懼深閨弱質。不作換巢鸞鳳哉。阿英聞言。心大動。長揖求計。費某撚髭笑曰。當黃某歿時。以君家爲至戚。存款未有證據。則吾儕欲乾歿其資。易如反掌。今第將息金止付。聊以報其拒婚之私恨。彼知吾意。必宛轉相就。他日茜紗帳裏。其樂

融融特君毋忘撮合山風時但得以杯酒相酬足矣語至是笑聲磔磔如怪鷓阿英喜極握費某之手曰敬聞命矣

貞女既以正言折阿英後亦不復計及若輩之爲鬼爲蜮某日託鄰人往阿英肆中支取息金阿英即於鄰人前醜詆貞女之无情且曰吾肆中並無若家存款向者吾憐其貧乃時以金錢恤彼外人不察以爲存款之子金而黃氏母女儼然予取予求視同固有之利權今既不願婚於吾則後此金錢永不再給若勿謂吾之易與也鄉人訥於語言唯唯而已歸以實告女母怒詈阿英不已或勸之訟又以乏證據不果行母女一籌莫展惟相對作楚囚泣貞女憤曰寧死決不失身于豎子乃百計慰其母母終鬱鬱未幾遂染疾尋斃

貞女既痛生我者之溘然長逝不復此仇何以慰先人於地下乃盡售房屋田產以葬父母摒擋既竟使鄰人往告於阿英曰向者懼傷親心未能以身相許今則子然一身了無牽礙願侍巾櫛幸君子勿深惡而痛絕也阿英慶其計之得售乃擇日娶貞女吉期既屆貞女預持線偏縫襯衣且藏利刃焉時鼓吹交作催新人登輿貞女哭拜其母靈前曰女此行非頓易節操亦以賊子野心不殺之何以洩吾忿惟以女子而效荆軻叢政所爲成否正未可卜吾母在天有靈當默加呵護俾知吾黃氏雖貧賤固非以色媚人靚顏求活者耳禱畢卽毅然登彩輿神色洋洋如平日

笙歌聲裏紅燭交輝阿英斯時之得意固未可以言語形容特以喪服未除不敢明目張膽置酒餉客耳運輿既止儻相肅新人交拜詎意繡羅車幃中無情之白刃已來貞女平日能親操井臼體本雄健今茲

又。義。憤。填。胸。欲。得。仇。我。者。生。啖。之。以。爲。快。於。是。疾。趨。阿。英。前。出。纖。手。提。其。領。阿。英。出。不。意。瞪。目。直。視。期。日。繡。閣。嬌。娃。何。一。變。爲。飛。天。夜。叉。耶。語。未。終。而。霜。鋒。已。貫。其。項。血。花。四。濺。萬。惡。之。阿。英。遂。與。讀。者。長。別。矣。方。阿。英。之。娶。貞。女。也。匿。不。使。其。妻。知。於。僻。靜。處。賃。屋。作。臨。時。洞。房。至。是。惟。費。某。及。僕。役。侍。於。旁。急。前。救。護。乃。爲。貞。女。所。格。不。得。逞。貞。女。大。聲。曰。若。輩。勿。爾。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無。預。諸。君。事。妾。仇。既。復。不。敢。苟。活。頃。於。輿。中。已。吞。阿。芙。蓉。膏。毒。發。不。遠。矣。若。輩。烏。得。辱。我。否。則。阿。英。卽。前。車。之。鑒。也。費。某。及。諸。僕。聞。言。皆。咋。舌。莫。敢。近。移。時。貞。女。色。斗。變。身。仆。地。上。嗚。呼。死。矣。

怨情  
薄情郎

(立中)

桂華。邗江宦家女。姿容秀美。資質聰明。八歲讀書。過目成誦。十歲肄業於高小學校。母忽抱病卒。家貧不能辦葬具。賴族戚友朋爲之扶助。始草草歲事。是時女雖稚幼。而天性彌篤。當其慈母見棄。呼天搶地。誓不欲生。哀毀骨立。形容慘淡。又恐老父悲慟。恒於無人處。吞聲飲泣。鄰人勸之曰。逝者已矣。不可復回。子盡節哀。嚮學以圖前進。脫有尺寸之益。而母亦當含笑九原。未始非報親恩之一道也。女味其言。有至理益自刻苦奮勵。適是歲某校有運動會之舉。校長率學生整隊往。女亦與焉。時正春回。大地風不揚塵。但聞履聲。橐橐影。翩翩進退有序。步法不紊。道旁觀者莫不謂我國將來女學之振興。其賴是輩乎。春鶯乍囀。曉日一竿。皎皎朝陽。射五色旗。成一種異樣顏色。乃開會之第一日也。是時揚城士子。穀擊肩摩。觀茲盛舉。卽在他埠。亦有不憚跋涉。長途被襪而來者。有蔣生者。積資鉅萬。泰縣浪子也。是日亦攜資旅揚。赴會參觀。忽見衆女生中。有一麗人。眉黛一彎。瓠犀微露。不覺神爲之奪。蓋此女卽桂華也。桂華視蔣。亦學界中人。其態度頗不俗。乃凝睇注視。蔣疑其屬意於己。則一縷靈魂。幾欲隨麗人俱去矣。會散。蔣生返寓。回憶適間所見之女。郎聲容笑貌。如印入腦海中。不可磨滅。自念彼女不知誰家安琪兒。因以未獲與彼共語。且一詢其姓氏里居爲憾。於是日以茲事盤旋於心坎中。無時或輟。先是蔣之來揚也。本稍受星霜感冒。旣以風塵勞頓。與冥思過度。頓染重疾。寓主人心憂之。爲之延醫診治。醫云。此疾若能戒除。綺念自愈。非藥石所能奏效。蔣生聞言。愁苦倍增。不禁長嘆曰。吾非不欲祛除此無量煩惱。其奈煩惱相逼而來乎。語畢而暈。半日始甦。

越旬餘。有某巨商假逆旅做壽。賓朋親友咸來祝嘏。時蔣生病尙未愈。忽聞窗外笑聲吃吃。其聲似爲女子。蔣乃由窗隙窺之。卽前會場所見之麗人。正與二三姊妹行攜手自蔣之窗外經過。生此時由驚喜之餘。忽覺神經替亂。乃失聲呼曰。吾自見汝後。思汝欲死。言已暈而仆。倒地有聲。寓主人聞聲而入。覩是狀。急招館傭至昇之臥榻上。

方蔣生嚙語時。桂華聞之甚悉。及蔣倒地仆。亦隨衆入視。知爲會場所見之少年。於是垂其螭鱗之頸。雙眉緊鎖。若有無限愁思。奔赴腦海。因感懷身世孤苦零丁。茲彼愛我甚。雖非情出於正。不可謂非我之知。已於是情絲一縷。飄蕩空中。幾傳陰陽之電。兩兩相吸而排去空氣之阻隔矣。

巨商爲邑中首富。茲屆五十初度。遠近來祝者絡繹於道。以己家屋宇不敷應用。因假旅館爲男女來賓招待。所以桂華爲其戚。鄙要之料量一切。以故桂華居於旅館中數日。而蔣生因此獲覩麗人顏色。病魔乃漸次告退。遂假觀禮爲名。與巨商接洽。且因之得與桂華共語。桂華感蔣生對己用情亦不事過拒。以故藉藉悉桂華姓氏。邦族未免有情。誰能遣此雙方一點靈犀。逗露於無形中矣。生乃思得一策。詭言來歲將入揚城某學校肄業。乃就桂華之東鄰空屋而卜居焉。生與桂華之室。僅隔一垣。桂之父常外出。不歸室。無他人。生遂得以自由行動。而鑽穴踰牆之事在所不免矣。

一日。女至生書齋坐談。以消永晝。正興高采烈。忽郵差賚信。王生拆閱之。則其母已於某日棄世矣。生雖拊膺悲愴。而語氣間絕無歸志。桂華曰。君何爲不束裝旋里乎。生曰。吾以卿故。不忍棄卿而去耳。女正色曰。君爲我而置母喪於不顧。非愛我乃爲我增其罪戾也。生聞言頓悟。遂卽日首途。瀕行。桂華置酒爲生



餓行曰。君此去。毋以余爲念。君果愛妾。俟君來時。與余訂正式婚約。若長此幽期。密會。非惟有失。大君子愛妾之初心。卽妾亦不願受。苟合惡名。雖曰君爲鍾情種子也。然未有一字之許。又恐鏡花水月。終成幻影。耳。生曰。諾。女乃製歌以贈之曰。

車遙遙兮馬駸駸。送君行兮河之陰。望而不見兮傷我心。車遙遙兮馬蕭蕭。送君行兮河之橋。望而不見兮妾魂消。車遙遙兮馬翩翩。送君行兮山之巔。望而不見兮涕流連。車遙遙兮馬駢駢。送君行兮江之磯。望而不見兮泪沾衣。

牛旋里後。光陰荏苒。日月如流。轉瞬已期年矣。銅雀春深。小喬未嫁。閨中岑寂。時盼魚雁傳來。乃望穿秋水。音信俱杳。女由是脂殘粉褪。綠慘紅悽。兩行血淚。洒成愁婦之花。一片冰心。盡化望夫之石。嗟生何薄倖。至此。纒思把袂。非遙花裏送郎。柳梢待月。想未必棄我如遺也。思及此。芳心又稍稍自慰。嗟乎。孰知賀未至門。災先在室。一日。女於廚下。誤遺火種。致稅祝融氏之駕。剎那間。屋宇悉成灰燼。女與其父。僅以身免。並炊爨地。亦無之。父與女。再三計議。惟有作河南行。往投姑母家。爲棲身之所。

雲山迢遞。烟水蒼茫。熒熒弱息。千里奔波。舟抵泗陽。而囊金告罄。父日夜焦思。致染重疾。不旬日。遽化異物。舟子委屍於岸。而去。女守父遺蛻而哭。且哀。村人聞聲。蜩集叩之。故女具以告。咸代爲扼腕。幸有慈善家。仗助之。始克蕙葬其父。女乃假寓於破廟中。以避風雨。終日啼泣。血淚沾襟。嘆桃花命薄。風波險惡。層出不窮。流落異鄉。飢寒交迫。銷魂雞骨。殆復難支。桂華是時。狀況正如嬌豔梨花。驟經風雨。摧殘不勝。其顛悴可憐之致也。

蔣生自奔喪旋里後。初猶眷念桂華不置。旋因其父爲之與里中世族議婚。生以岳家富且貴也。又聞其女美甚。欣然許之。遂不以桂華置念。未幾其父歿。生乃并母柩盤回故土歸葬。蓋生本籍隸徐州也。途次泗陽。日暮矣。乃假破寺中憩足。瞥覩一女子泣坐室隅。生凝睇視之。似曾相識。方疑訝間。忽女子趨前。曳生衣曰。子非蔣君乎。何來此。然則吾在夢中耶。生亦驚曰。子爲誰。女子曰。余卽桂華也。生覩其可憐狀態。意良不忍。旣思余固有婦。胡必再承認。彼增吾一重負擔。因毅然謝絕曰。余非蔣某子。或誤認耶。乃絕裾行。女噉啗曰。吾萬不料負心郎竟薄倖一至於此也。今若此。又何望哉。誠不若一死之爲愈也。言已。以首觸柱而斃。蔣不顧而去。

著者曰。吾作薄情郎稿旣脫。不禁熱淚潄潄下。夫蔣生之與桂華。始亂終棄。其罪大惡極。固不容稍道。而獨怪桂華識蔣生之始。未能窺之於微也。當蔣聞其母病。故時不嘗云眷戀桂華而無心奔喪。回里乎。是語凡稍有人心者。不忍出此。乃竟充口而出。則其人之心術。概可想見。彼旣能因狎所歡而不措意於死。母則安得不惑於旣富且貴之未婚妻。而棄舊好哉。所論如是。桂華有知。當亦於九原之下。聞余言而默許者乎。

小說情 無邊風月傳

(續)

海虞吳雙熱著

第十九回 夕陽樓偷聽金宵曲 宜春苑閉關講武堂

逸雲病起。歲已更新。策杖而行。恃粥而飽。元神未復。氣體尙虧。兀自深居簡出。不可以風。諸狷日來就之。談笑以遣其悶。而諸狷之眷屬。歡聲隨爆竹而騰。衣著先桃符而換。及時行樂。無事生忙。舉凡新年嬉戲之局。靡不爲焉。就中以鶯姨爲局戲之博學家。羣奉爲嬉春領袖。彼一呼而百應。彼一唱而百和。而其嬉春也。恆集於百八精舍之宜春苑。鏡郎笑語一行。姊妹曰。若曹抑何喜新而厭故。鶯趨宜春苑中。而我小隨園。遂冷落。煞人不憶。當年姊妹行。以時會集園中。亦如今日耶。意珠笑曰。弟言誠然。未免尙有主客見地。存於胸中。儂之視宜春苑。若小隨園。若鶯谷。不啻吳越一家。覺其一般可愛。一例可爲。吾曹遊戲。徵逐之歡場。不以新而喜。不以故而厭也。素秋笑指其懷中五歲兒。虎郎曰。得新而棄其舊。莫兒童若矣。不觀阿虎乎。易歲以來。儂之長者行。姊妹行。競賜以種種之玩物。阿虎得一輒棄其一。一日之間。不知遭蹋許多也。阿虎此時已能解語。然於阿母所言。動聽者當僅種種玩物之一語。時其父鵬遙立拍紙球。以逗虎。虎方弄一鞞。鞞作聲之。鼗鼓觀球立棄。其鼓離懷。緣膝而下。意欲就其父索球。而足誤蹴。鼓跌矣。掖而起之大號。與以球一抓。而癘矣。啼乃益急。適雪姑口吹鶯簧。而至月姑手曳兔燈。以從。鶯簧亦童玩之一。截短竹爲無腔之吹。坐一黃鶯於其上。製絕工巧。毛羽逼真。著者小時亦嘗玩此。而忘其名。名以鶯簧。蓋杜撰也。蓋亦所以遺虎郎者。虎郎聞鶯。願免則立破涕爲笑。雪月因卽昇之。虎郎左執鶯。右牽兔口。又欲吹手。又欲曳樂。其亦忙甚。而癘球早委棄於地。置不顧。翠娟適坐其旁。俯拾球。鼓氣吹之。球復圓。拍

以纖掌虎郎靚狀立復棄其殘破之兔燈跳躍就娟索紙球足乃踐及翠娟蓮鈎身仆於翠娟膝娟撮唇作聲引手摩撫鞋尖者良久球早爲虎郎抓去又癩矣羣衆靚狀各大笑時則鶯姨亦自鶯谷抱雛而來其雛雄也曰愛兒墮地纔九閱月耳杜蘭奪而抱之作態而逗弄之愛兒不識不知俛啼倏笑已復返諸鶯姨鶯姨笑曰抱此一塊肉渾身不得自在遂舉兒付諸乳媪而諸狷夫人一行姊妹爭相抱持愛兒忽大啼乳媪乃抱而哺之愛兒含哺而啼倏已睡去遂返鶯谷向搖籃中作小睡鄉矣鶯姨一笑而起曰小爺安睡去儂乃如釋重負吾曹盍集燕館擲陞官圖去於是男女少長靡不稱善入局合圍履舄交錯鏡耶屢擲而皆得贓意珠笑曰弟無他贓不過珊瑚鈎上一帕子來歷不明殆贓物耳杜蘭詫曰姊言云何意珠言出於舌卽已追悔乃支吾以答杜蘭鏡耶伴若不聞而作按圖索驥狀爲慧鸚覓晉升之階月姑則回首而咳其香唾人面絳矣已而玲瓏豆子輪及月姑月姑一擲而得良鶯姨鼓掌曰恭喜月姑姑此乃佳兆主得良人月姑嬌羞作態曰儂不來矣遂旋身欲去鄰坐之素秋偏不之放播擲久之入局者先後各得賀注乃散其明日爲正月七日由意珠爲東道主趁人勝之芳辰置宜年之春酒宴一行姊妹於宜春苑中惟時柰珍亦已于歸孔弼意珠亦招之使來與於人日之宴衣飄滿座之香花點羣芳之譜則有李棠杜蘭翠娟慧鸚月姑雪姑素秋阿玉蓋併柰珍意珠盈盈恰成十姊妹鶯姨亦於是日治酒於鶯谷答諸狷夫人客歲洗兒之賜進熏天之餅（述征記人日作煎餅於庭中謂之熏天）獻長命之杯（蘇頌人日詩長命先添獻壽杯）著者敘事亦復厭故喜新則請舍鶯谷之飲而敘宜春苑之宴李棠於飲次心中忽也觸棖追思下世之雙慈不覺整然欲涕曰阿父嗜飲乃不獲及身一醉於宜春苑中豈不傷

或羣觀李棠不樂亦爲不歡則競覓辭而排遣之慧鸚因起行酒曰儂敢借人酒杯澆人塊磊徒飲悶酒亦殊無味盍行令而賭酒乎杜蘭曰誰爲令官翠娟曰東道主人珠娘可意珠笑曰今朝酒令還宜花樣翻新若只引用幾個詞牌曲牌拉扯幾句唐詩西廂牙慧陳陳殊亦無味鸚蘭等皆笑曰然則惟令官命意珠曰今朝乃人日可各說一人日之故事有不能者罰觥雙引典謬誤者其罰同能博一聲好或引合座笑者各賀一杯酒鸚蘭等皆稱善而阿玉翠娟月姑雪姑則皆有難色意珠曰藉曰不能可倩代不過難逃兩巨觥耳阿玉愁笑曰拚卻醉死便無大不了然則樂得聽人說故事學幾許乖也意珠遂舉令杯一吸而盡宣揚新令曰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吏亦不甚識文義其於鵠也傳寫譌謬竟分一字而成三曰人日鳥建封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云意珠述已一座爲之解頤月姑以指甲醮酒端書鵠字而端詳之笑不可仰矣杜蘭曰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或縷金箔爲人或以貼屏風或以戴頭髻又造華勝以相遺菜挑七種者符日數也剪綵人造華勝者取人定勝天之意也人可勝天故吾曹一行姊妹不以嫁而離羣今日仍得過從咫尺宴集一堂人可勝天故多情之玉妹（指阿玉）如願而嫁吳郎失意之月姑詛咒而死酸子於是阿玉羞月姑急羞者默然無言急者則力辯曰姊安知儂失意又幾時聞儂詛咒來意珠鼓其纖掌曰好好大家當賀蘭妹一杯衆乃皆賀獨阿玉月姑則否意珠亦不之強慧鸚亦舉一故事曰武帝女壽陽公主嘗於人日臥含章（殿名）檐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能去後人效之爲梅花妝今有點脂於眉間者殆相沿而誤也願吾曹今苟點額成梅毋乃不成模樣笑煞人矣雪姑笑而離座入小村尋得梅花試分其瓣溼以

津唾而亂黏於額。愍笑而入。席曰：看儂之梅妝好否？姊妹行視狀，咸失笑。其姊月姑拂其額而呵曰：汝已醉耶？曷不臥檐下，做壽陽公主去？卻來逗人笑也。惟時酒令已及，素秋索觴而求故事。會其夫婿呂鵬抱虎郎來，曰：娘在是，汝乃急而啼耶？素秋就席上檢一丹橋授虎，曰：毋混我，且抱之去。儂欲應令而說人日故事也。鵬曰：人日故事，此固不一而足。因歷歷數典而舉之。賅博無遺，素秋扭其螭領曰：「算汝博學如數家珍，卻教吾曹更何可說？」翠娟阿玉等意乃得甚。阿玉曰：鵬郎來乃大佳，儂本不能說故事，却又無法可賴。酒今也，人日故事已被鵬郎說盡。森嚴酒令可沒收場。鵬郎真是吾曹救命星也。此時鵬郎已去，意珠因詰阿玉妹失言矣，乃以鵬郎為救命星乎？妹之救命星當惟李棣耳。阿玉默然，羞不能答。座上羣姝以鵬郎一擾，遂作收科不復續。『人日令』矣，然已有醉而睡者，有使酒而愍笑絮語者，索茗狂飲者，入闈小睡者，其清醒者則相將，越小隨園而入，鶯鄰看羣夫人飲羣夫人半已逃席而去。鶯姨醉態，媚媚無倫。夫婿多情，扶入鶯窩去矣。杜蘭見阿母亦已逃席，度必被酒不知醉態如何。亟離羣返小隨園，行經醉鄉，聞有喁喁笑語聲出於東廂間。個中人為男為女，為醉為醒，杜蘭殊不為意。意在省其阿姑，故匆匆過之。繞梅館踏響廊，入省夢花夫人夫人果擁醉而眠。遙聞酒氣，杜蘭曰：母頭莫昏，然作痛否？當淪苦茗飲。母夫人曰：業盡一盞矣。鶯姨苦苦灌人酒，適纔酒上湧，幾致嘔吐。汝且去容予靜耐些時。杜蘭柔聲低應，遂退過繡佛堂，則夢花首戴一蒲團，手捧一蒲團，肆其醉風。厥狀可笑。杜蘭呼曰：阿父醉矣。夢花倏枕蒲團就地眠，口舌含糊曰：你看你看，我是個臥佛。杜蘭急呼人掖夢花入臥內，而自往尋鏡。郎俾祇候老人顧遍尋不得時，已垂暝度或在百八精舍與昆季行嬉耳。而鏡郎自外來矣。杜蘭曰：適從何來？

阿父狂醉恐未能寧睡。盍往祇候去。鏡郎笑曰：予從來處來耳。遂入寢而朝其父。鏡郎既入，雪月姊妹接踵自外來。雪姑率爾而問難，姊見雋哥，否逃往何處去。適纔在醉鄉深處，被儂捉得一雙。人一轉瞬間而雋哥逃矣。月姑急曳之入留香室，去曰：妹妹醉矣，沒頭沒腦，說混話。蘭姊莫理他。雪姑被曳，遽嚷曰：胡爲堪儂指可知痛耶。杜蘭笑而遙應之曰：若姊殆亦醉矣。一雙人各睡去，罷亦遂入閨秉燭坐，如凝想甚麼者。已而廚娘以晚餐進，夢花夫婦以醉故皆廢食。鏡郎退就杜蘭共飯，蘭呼雪月會食，亦以醉辭。杜蘭飯時初未叩鏡郎以醉鄉事，終竟置之一笑而已。是夜柰珍留宿於舅氏（卽孔氏）李棠留宿於周氏（棟之外家）杜蘭夙審柰珍怯夜，乃自往伴之，抵足夕陽，紅半樓上絮絮話短長，各不成寐。時則初月有光春宵未艾，樓下諸寢或鼾聲，或作咳嗽，忽遠處隱隱約約似有歌吹之聲。柰珍謂蘭左右不能寐，盍且起效古人愛月眠遲乎。杜蘭曰：善儂與姊一樣，抱移牀之病，今宵驟易寢處，覺渾身都不寧帖，不如推窗望月，俄延些時，雖然樓外夜寒，當甚料峭，姊宜多襲一重衣也。柰珍曰：儂今日來初未作計留宿一身，而外不曾帶得衣衫也。杜蘭曰：此可無慮，待儂下樓取之，已而取至，授一絮搭於柰珍，曰：與姊身材本來相稱，請暫御此語次，自指曰：儂亦加御一襲矣。於是滅燭推窗，並肩望月，沉沉天宇，低掛玉鉤，景色至淒媚，惟時歌吹之聲歷歷可辨，聲似出於小隨園之西偏。杜蘭傾聽曰：度曲者儂猶父而吹簫者，鶯姨也。姊試凝神諦聽，端的句句分明，此是金宵豔闌爲儂，猶父得意著作之一儂，蓋聞之熟矣。言已，輕以纖掌拍欄，應節低謳，和其殘闋曰：

好溫馨一半兒，臙脂一半兒，粉（此有頭無尾之斷章也。蓋當時無意聞歌，萬無徹頭徹尾聽得

之理。

綠窗人語隔重簾。一刻春宵。金值千價值。千金休早眠。且留連。一半兒銷魂。一半兒欠櫻桃紅裏睡。丁香回過頭兒。嗔玉郎。越是生嗔偏更狂。這何妨。一半兒從情。一半兒強。夜來酒力未曾消。人面桃花紅。更嬌弱。不禁風楊柳。腰慢扶搖。一半兒胡塗。一半兒曉。殘妝子細認。明朝春色。橫侵眉子梢。一段嬌羞。渾未消。黛重描。一半兒風流。一半兒俏。生憎女伴進微辭。笑問今朝。胡起遲。一語支吾。人愈疑。笑迷離。一半兒猜詳。一半兒味。柰珍曰。此靡靡之音也。儂不欲聽。還是閉窗睡去。杜蘭默然。遂閉窗割燐寸。燕蘭膏各就寢。相戒不語。寧神以誘睡。魔入穀。願雙眸。殊無倦意。強闖之。而心愈開朗。潮起波落。不由的思量短長。惟時歌吹之聲已寂。而樓下之鼾聲益繁。蘭柰迄不成寐。則復相呼相語。漫漫長夜。耿耿雙眸。計不如滅燭。或得於沉黑中。邀睡魔之惠。願詎甫滅燭。忽聞比鄰宜春苑中喧噪之聲。大作似倉皇告警者。蘭柰皆大驚疑。爲火急攬衣下牀。摸黑推窗。愕然西顧。果有熊熊之光。人聲沸騰。曰賊曰遁矣。乎曰速搜捕。時鏡郎亦聞聲驚起。呼人。蘭柰因共策應。一時寐者皆起。影響及於驚鄰。亦羣起相應。小杜若鏡郎各率臧獲入宜春苑。人聲嘈雜。燈如繁星。擾攘久之。妙手空空兒蹤跡已杳。翠娟曰。嚇煞儂矣。賊入儂室。貢賢續其語曰。予適夢回聞閣閣聲。探首帳外。瞥覩殘燈光裏。嚇然立一黑衣人。方投鑰啓架上篋。大駭引吭一呼。賊殊不懼。突出。七首示人。予驚極聲遂噤矣。而門外乃有一片呼聲自遠而至。曰賊賊起。起滄浪生笑曰。首唱者我也。賊之來者殆非一人。同時予秋爽齋之屋上有踐踏聲。試揚聲一嗽。其聲頓寂。知有異。急起拔關呼警。羣衆



集而賊遂遁矣。還當各向室中檢點。不知有所喪失否。羣應曰：然紛紛入室檢點。就中慧鸚、意珠、阿玉、驚魂、怯怯、需人而行。行不敢一回顧。一似尚有衣黑挾刃之賊。躡其身後者。然是役也。翠娟室中失一儲藏珍飾之小篋。素秋鏡奩中。金條脫雙。珍珠蝶一。亦不翼而飛。濂溪翁之書齋。所列珍玩。亦復囊括一空矣。而呂氏傭來福、陳氏之健僕顧三。奮勇爲追胥。不敵。各被創。幸刺刃未中要害。不至死。然顧三臂折。成殘廢矣。了青嘉其勇。俾司閤食祿。終其身。而自是諸狷夜居靡不兢兢。戒備。呂鵬奮然曰：吾曹聚家儼然。成國武備。不修勢難禦侮。盍參一二好身手之食客。資捍衛乎。其父笑而頷之。謀於諸狷。皆曰：鵬言當遂。善勇士二人曰：虬翁曰：鐵頭。顧年皆六十許矣。凡技擊者。流每喜閃閃忽。藏頭露尾。不著姓名。虬與鐵。卽其倫也。二人嘗戲相角。虬尤矯健。每夕輪流值夜往來梭巡。於宜春苑小隨園及鶯谷。宵小果退避三舍矣。而呂鵬等諸兄弟。行咸從。虬鐵二人習武。覺個中風味。活潑雄渾。較之筆陣。縱橫文章。游戲迥不相侔。習而久之。尙武皮毛。展轉相習。龍鍾頹老如濂溪翁。弱不禁風如翠娟。意珠亦能拳耍。花趺飛乙。乙諸狷眷屬。幾幾乎成武士道之家。庭矣。李棣若鏡。耶短小敏捷。尤爲虬鐵之入室弟子。貢賢亦不弱一行。小勇士旦夕恒集。宜春苑或小隨園。舉石鼓。撼假山於焉。習勇有如陶侃之揮。戩習勤然。貢賢於一夕忽作獸語。曰：穿窬不來。空饒身手。用武無地。閒飲英雄。匡奈黑衣賊來。不以時脫於此時。來者卽十七首。亦何足懼哉。小勇士皆大笑。狀至躍躍不能耐。虬翁晒曰：若曹矜暴。乃爾還當養氣。必也技不露於口頭。勇不呈於皮相。則火候深矣。小勇士各意興索然而退。少年氣盛。安知含蓄工夫。聞虬翁言。暫焉稍挫。驟又意氣飛揚。不可一世。一日爲十月朔。諸狷夙興。買舟遊虎邱山塘。蓋及時行樂也。是日也。城內外之泥。

神木。備凡有廡宇。設鹵簿。有頭銜。可稱道者。由人播弄。過市招搖。巡賽。竟日。此殆濫觴於古之儺也。諸神播賽。必匯憩於虎邱山門之廣場。以故白公隄畔（卽山塘）觀者塞途。而熱水妓船（吳諺冷冰盤門熱水船）亦爭載客而來。銜頭接尾。逐勝逢場。亦大觀也。鏡郎宗讓欲從父老行而貢賢止之。以目耳語諸昆季曰。如是。如是不更樂耶。諸昆季皆點首笑。諸狷既行。子弟呼聲笑聲。一時並作。一貢賢妙人哉。播賽乎。好耍子。來來齊入講武堂去。此堂爲宜春苑十六風景之一。所謂草堂者也。一行小勇士比來。雨中技擊之所。因以講武名其堂堂之前。有廣場。治而平之。可以用武。而名之英雄圍場。之隅有假山。可以攀而登也。是日觀軍臺一稱獨立岡。小勇士是時既會集於堂上。齊齊踴躍而呼曰。播賽播賽。貢賢曰。且止。則疾趨而出。覓其教師。時則鐵頭顛已外出。虬翁手弄雙鐵彈。方閒閒散步於小村間。看籬菊。小勇士環之。如堵擁之。便行虬翁莫喻其故。不肯行。羣推挽之。翁山然立。不移跬步。小勇士駭且笑。或懇之。或促之。復曳翁行。翁曰。是何爲者。貢賢曰。速登觀軍臺。看吾曹播賽去。翁曰。何如。貢賢曰。競技以角。高下是日播賽餘衆。又齊齊踴躍而呼曰。播賽播賽。

第二十回 小英雄淚灑獨立岡 癡兒女錯鑄風流案

虬翁掀髯格傑。作笑聲曰。此諺所謂打播臺者也。稗官野史。以爲美談。小輩英雄。將欲效法乎。小勇士皆應曰。然翁曰。其亦不可以已乎。夫打播者。或以炫一己之威武。以物色英雄。要非兒戲。且打播必分主客。二體試問。若曹誰爲其主。試問若曹角而傷人。將奈何。貢賢曰。予爲臺主。此外則假定爲客。磨拳攘臂。作臺下英雄。主客相角。無非赤手空拳。不過免起鵲落。何至傷人哉。虬翁不應身。又卓立不肯行。衆撒嬌撒

癡再三籲懇翁無已乃笑頷之且約曰若曹播賽僅許以臂力掌力背力足力角勝負三蹶則爲敗徵拳不許伸張足不許勾踢敗不許怒勝不許驕小勇士皆應曰諾於是歡欣騰越馳入英雄圃貢賢疾襖外服居然窄袖短衣酷肖健兒裝束一笑而立場中顧其羣曰來來新樣播臺不妨平地一回首問見虬翁遙立作微笑貢賢急指獨立岡曰虬師父請速登居高而臨下翁曰可則一躍而上作壁上觀手弄雙鐵彈如故此時呂鵬鏡郎李棣吳宗讓或亦襖外服束短裝或袖手閒故作暇豫態而一片播賽播賽之呼聲聲徹內外於是諸狷之夫人意珠杜蘭一行姊妹聞聲畢集妻有晒其夫者母有呵其子者而諸小狷皆不爲意此時呂鵬已鼓勇而進與貢賢角相抱相持久久不決復伸掌相拒而鵬一蹶起更以背相抵以臂相撐觀者覩狀各大笑而鵬再蹶起而笑曰臺主英雄哉予不能敵也遂退衆復大笑鵬之母夫人呼鵬曰來以手爲之渾身撲則有塵埃蓬蓬然且問一蹶再蹶得毋痛乎鵬笑曰不痛亦無所傷夫人喘曰汝看虎兒已身長過人膝而阿爺猶渾身不脫孩子氣素秋微笑曰然虧渠不羞如許身材乃爲瘦貢所敗鵬作解嘲語曰身材與體力豈可相衡看宗讓登場矣者番瘦貢不知還能操勝否則見吳貢合抱有頃各仆於地而貢居上再角吳郎脚如蓬轉顛坐地上起而撫其臀觀者又譁笑獨意珠不笑而微露驚惶之色而吳郎尙能軍更欲背城一戰意珠急耳語鏡郎鏡郎趨而前欲曳吳郎上顧已不及身又仆於貢賢背後矣則扶之起吳郎雙掌有若踏沙之雁爪印蒙塵意珠怒之以目瘦貢裹衣退就吳郎笑而慰問賢母秦夫人呵其兒曰都是汝尙氣好事創甚播臺牽率昆季行手舞足蹈七顛八撲畢竟有損無益汝其休矣貢賢撒其嬌癡曰阿母難得逢場作戲只這一遭後不爲繼也虬翁亦曰夫人無慮其實

羣公子平時固已慣相顛撲身經磨練蹶亦無傷貢郎且坐少憩以竟搖賽之局脫有微傷予有肘下方在可無慮也秦夫人乃無言已而瘦貢與鏡郎角勢均力敵相持久之各一蹶而已李棣從容而前與瘦貢相持瘦貢敗仰而顛俯而仆者再棣復賈其餘勇以角鏡郎鏡郎亦繳其羽虬翁一笑下岡曰一場兒戲居然可觀於是呂鵬貢賢鏡郎宗讓各踴躍呼噪羣謔李棣曰英雄曰壯士簇而捧之推而挽之登獨立之岡笑且呼曰登臺登臺拜將拜將李棣亦笑巍然立岡上手叉其腰岡下諸昆季竟歡呼羅拜曰李將軍萬歲李棣乃大窘欲言無言欲下不下而觀者拜者笑聲縱矣李棣一回首見嬌妻慧鸚嬖妾阿玉方睨已作似嘲似喜之笑不覺歛盡英雄之氣盈盈一笑旖旎生姿父見一行昆季各退就其慈母作小鳥依人之狀猶似童年或且仰懇其母曰阿父歸來幸毋告愬或則謂此可無慮阿父聞知當亦付之一笑不加責也李棣此時念昆季行父母具在孺慕生情嗟我雙親長眠地下六載於茲音容已杳魂夢亦稀不覺發其追遠之思悲從中來泣然而涕巍巍獨立岡陟足其間彌增悵觸分明是父帖母妃而瞻望乃無所見則立廢然而下離羣而入東舍之如在軒放聲而哭如在軒者初名松翠旋諸狷於軒中懸青蓮翁夫婦遺像供以飲饌薦以馨香以時瞻拜遺型相與愴懷歎息而易軒名曰如在故李棣入此而哭瞻遺像而如生任呼號而不應嗚呼傷矣俄而小狷聞聲咸來慰藉呂鵬曰李將軍休哭英雄眼淚一滴可值千金鏡郎曰然則趨以血來盛李將軍淚求善價而沽諸貢賢曰一滴千金十滴萬金李將軍快哭如此寶淚多多益善李棣耳此解頤雋語忍俊不禁破涕而笑撲嗤有聲宗讓且推波助瀾撮唇作聲舉手作勢呵李棣膈股李棣益笑不可支渾身是癢脫身而逃諸昆季追隨其後各大笑則復相聚而嬉饒

李。耶。一。念。思。親。而。一。入。此。快。樂。羣。中。草。能。發。笑。豈。可。忘。憂。有。不。期。然。而。然。者。蓋。此。一。行。昆。季。平。居。徵。逐。爲。歡。友。愛。無。間。蓋。觀。感。於。父。老。之。敦。睦。和。親。不。覺。從。風。而。化。古。昔。孔。曾。二。氏。之。家。兒。不。知。怒。罵。諸。小。狷。蓋。亦。然。矣。諸。小。狷。具。此。美。德。更。有。一。耐。入。尋。味。之。原。因。焉。彼。等。生。小。與。一。行。姊。妹。耳。嚙。厮。磨。遂。於。不。知。不。覺。之。中。爲。女。子。溫。婉。和。柔。之。氣。所。陶。鎔。百。鍊。堅。鋼。柔。化。可。以。繞。指。諸。小。狷。氣。質。之。丕。變。有。如。此。者。諸。小。狷。羣。居。抱。一。同。樂。主。義。一。人。或。搜。疾。苦。羣。慰。問。之。一。人。偶。悒。悒。不。歡。羣。必。力。爲。排。遣。俾。歡。笑。如。初。此。思。親。之。李。棣。所。以。容。易。轉。悲。爲。喜。也。是。日。上。燈。之。後。諸。狷。從。山。塘。歸。矣。既。逢。場。而。攬。勝。復。卽。景。而。題。詩。歸。以。竹。枝。詞。十。絕。出。示。兒。曹。兒。曹。環。而。誦。之。曰。

記。取。年。年。十。月。朝。市。聲。底。事。太。喧。囂。紅。男。綠。女。觀。儺。賽。鬧。煞。山。塘。路。一。條。  
爛。泥。菩。薩。出。風。頭。打。道。乘。軒。到。虎。邱。行。到。虎。邱。無。所。事。閒。尋。鬼。趣。小。勾。留。  
一。行。旗。傘。幾。聲。鑼。鹵。簿。招。搖。市。上。過。木。偶。也。裝。官。架。子。面。皮。顏。色。鐵。青。多。  
莫。是。梅。山。怪。物。非。或。爲。小。醜。或。癡。肥。靦。然。人。面。尸。其。位。作。福。無。能。但。作。威。  
斗。大。金。鉦。一。路。敲。肩。頭。本。領。十。分。高。大。名。鼎。鼎。稱。鑼。黨。擔。搭。雙。肩。一。寸。牢。  
肩。仔。工。夫。強。更。強。著。名。遠。有。小。茶。箱。擔。尖。著。肉。不。盈。寸。細。步。叉。腰。走。不。妨。  
雉。尾。雙。飄。腦。後。齊。紅。衣。劊。子。好。威。儀。大。家。齊。作。東。牀。坦。個。個。西。瓜。大。肚。皮。  
竹。炬。輝。煌。臂。樣。粗。城。隍。歸。去。一。聲。呵。揚。威。耀。武。荒。唐。甚。鐵。鏽。鍊。條。著。地。拖。  
看。會。人。如。著。鬼。迷。團。團。轉。向。白。公。隄。不。將。會。看。將。人。看。只。揀。燈。船。艙。裏。覷。

小家碧玉太輕盈也。向山塘逐隊行，欲趁今朝賽顏色。儘人調戲若含情。

著者曰：民國紀元以還，此風已歇絕矣。清末予客姑蘇，尙得一覩其盛。惟此大儺，歲必三舉。於春則清明，於秋則中元，不僅行之於十朔也。抑不知洪楊劫前，還復何如？試叩吳中父老，當能道其詳也。雖然，明日黃花正復耐人尋味。觀右詞亦可想見當時盛況矣。當時諸小狷環誦一過，愛煞此游戲文章，爭取紙筆手鈔。一通而翠娟好事戲舉，所謂鑼黨者，茶箱者，紅衣劊子者，一一傳神阿堵，寫入丹青一行姊妹見之，靚紅衣人之大腹皤皤，誦竹枝詞之西瓜個個，靡不捧腹翠娟笑語，杜蘭慧鸚曰：惟汝二人不當笑試，各自捫其腹，不亦彭亨將如瓜耶？蓋蘭鸚懷妊，故翠娟云然。未幾而翠娟亦有身，蘭鸚聞之，反脣以嘲。焉由是閨中女伴話柄翻新，時輒笑相問訊曰：近來瓜信何如？瓜信卽懷妊之隱語，猶之小杜夫人當年不言鶯姨孕而言歡喜病也。鶯姨香閨雜咏之一曰：「關心最是小冤家，女伴時時掛齒牙，打著謎兒含笑問，有無歡喜有無瓜。」雅謔流傳，亦算一重佳話矣。而當女伴高唱瓜信，瓜信之時，小隨園中忽發生一疑案。此疑案之發生，乃在留香室內，留香室內非雪月二姑雙宿處耶？當一行姊妹，削爲瓜謔聲中，月姑似櫻小極者，然終日耽眠不欲起，意似不耐煩噪，怕見人來，輒婉辭以拒問，所苦曰：肝疾發，耳夢花夫人殊不放懷，欲延醫而進以藥，月姑執不可曰：儂宿畏苦湯藥，未嘗一沾脣，恒聽之已而自愈。先生其毋慮夢花夫人信之居數日，雪姑憂形於色，面夢花夫人曰：儂殊爲阿姊慮，夫人瞿然曰：何如趨言之而雪姑櫻唇撇撇，欲言不言，夫人復促之，雪姑乃言：儂初承阿姊囑，囑諱其病狀，毋許饒舌，向人道短，長省得先生操心云云。然此數日來，儂竊窺阿姊顰蹙雙眉，似甚愁苦，問之言胸次作痛，因而氣逆，往往嘔唾，問

思食否。謂欲食角黍糖或橘柚。儂曰：此易耳。儂當往語先生買些來也。而阿姊怒曰：不許告人。儂無須此。儂欲飲。酖食。信石。儂欲速死。而昨夜雋哥來視阿姊。姊竟泣下。喚幾聲。奈何而已。儂見姊泣。亦泣。先生乎。阿姊疾殊可慮。其將奈何。儂意盡馳書告阿姊。夫人躊躇曰：汝且去。伴若姊容。予計之。雪姑匆匆去。旋返身。囑夫人曰：先生勿以儂言告阿姊。千萬勿以儂言告阿姊。夫人頷之。雪姑遂去。去而夫人喃喃自語曰：異哉。嘔唾……欲食酸甜……秘不告人……執不肯進醫藥……對彼而泣。呼奈何……嘻。吾一向爲胡塗蟲矣。夫人於是夜爲夢。花告夢。花鼻間作聲。若自咎歎者。曰：家翁癡聾。一至於此。雖然。其果然耶。今將何以處之。婦曰：送之家去。何如。夢花曰：不可。渠父覺者。必無倖矣。婦曰：然則微諷之。而藥之。何如。夢花又曰：不可。致一塊肉於死地。天道好生之謂何。吾曹不若胡塗到底。花開花落。聽其自然。婦曰：吾曹癡聾。旁觀者清儂。爲彼計。殊難自全也。夢花曰：詰朝予試密謀於滄浪。生滄浪生多奇計。或有以教我。也。詎求計於滄浪。生滄浪生亦笑曰：聽之而已。脫令不及瓜期。而迂翁物故。則易爲計矣。夢花曰：何如。滄浪生笑曰：便宜。若兒亦如李棣之有阿玉。將錯就錯。繫鈴解鈴。計莫有善於此者。夢花笑曰：迂翁安得便死。滄浪牛曰：予聞迂翁嗜利。餌以巨金。勢且開口作鸚鵡笑。或甘一擲。女兒花爲人家箕帚妾也。夢花曰：善。然必得簧言蓮舌者一人。善爲說辭。事乃益臧矣。滄浪生曰：此事苟執禮教以相繩。則若兒罪有攸歸。彼豈死無足惜。兩間之嚴君。各執家法以處之。不爲酷也。然而風景旣殺。口實徒貽。不如因而成之。於以彌縫破綻。某也。張儀舌在。爲君齎多金。往說迂翁。何如。夢花曰：幸甚。不肯兒初欲一怒斃之。杖下顧以僅此一塊肉。不得不稍假借之。且殊憫彼豸娟娟。殆爲不肯兒所誘惑。不葆其貞。苟暴揚之名節。墮終身休矣。

又況事之有無尙在疑似之間。脫君說項事而成功。則此一重曖昧。畢竟是真是假。俱無妨矣。滄浪生曰。然予卽今爲汝走一遭也。後五日滄浪生歸矣。密報夢花曰。幸不辱命。小星之賦。宜從速也。夢花曰。諾。返以告諸婦。婦乃白所疑。告所計於杜蘭。且戒曰。予知汝不妒。予知汝忠厚。彼亦好人。家女兒。汝勿因此而奚落之。此事予與若義父滄浪生及汝知之耳。汝其秘之。杜蘭頰點其首。沈吟良久曰。欲掩一人耳目。兒自有辭也。阿母其無慮。杜蘭既退。則爲諛以語一行姊妹。曰。奇聞趣聞。若曹亦知之否。衆曰。何爲。杜蘭曰。月姑之父迂翁。近致書於予。義父書中云。何奇聞也。趣聞也。衆急曰。何如。杜蘭曰。迂翁言某夜得一奇夢。夢一白鬚叟曰。予卽世俗所謂月老也。若女月姑當爲孔氏兒鏡郎妾。後福乃無量。吉期已迫矣。勿延誤。迂翁初不爲意。詎月下老人宵宵入夢。諄諄致辭。曰。若女月姑當爲孔氏兒鏡郎妾。後福乃無量。吉期已迫矣。勿延誤。反覆叮嚀。惟此數語。迂翁今茲來書。則竟信夢中語。則竟如月老言。則竟毅然請以月姑爲鏡郎妾……衆大噪曰。果然奇聞趣聞。不知小隨園老人允也。未又不知月姑願也。未杜蘭曰。老人何樂而不之允。惟月姑似不甚願。日來託疾臥留香室。爲羞爲慍。不可知矣。意珠笑謂杜蘭。儂度月姑或亦甚願。然而妹妹其願也否。耶。杜蘭笑曰。儂豈醋娘子哉。矧李棣已開其端。其無足怪。於是此奇聞趣聞者。一時乃傳遍於人羣。此時之月姑。其實無所謂病。不過嘗納有異乎。恒常似犯歡喜兩字之嫌疑。自揣小姑居處。安得有此抑。豈夢中偷試影裏呼耶。結想成癡。奇胎孕鬼乎。兀自懷疑不覺大戚。然忽而病若失矣。心暫釋然。怎禁得鏡哥兒悄悄而來。低低相告。堂上人如何爲之。委曲周旋。彌縫疑案。滄浪生如何爲之。運籌畫策。成就良緣。月姑以爲冤。以爲羞。於是匿居留香室中。預備作新嫁娘矣。（按月姑疑案一



段文字。大致悉照醉紅生原著。惟彼信筆直書。予則改用曲筆。帷燈匣劍。不事彰明較著耳。著者初意欲將此段刪去。顧一路已掩掩閃閃。歷歷寫來。似已無可深諱。故存之。越數日而洞房花燭。狀第鴛鴦。堂皇冠冕。月鏡雙圓。當年夢反疑真。此夕真翻似夢。其妹雪姑一向胡塗。不知就裏。至此益迷迷離離。如墮五里霧中。而莫知其所以。

●壽星明 賀李母程夫人六十壽二闕 (東園)

是老人星。是婺女星。珠騰夜光。正西池。桃熟紅逾六。秩南山。松茂碧罨千。章龜鶴。齊年蟾蜍。乞壽明月前身證。阿簧笙歌起。想大羅天上。曲奏霓裳。珂鄉爲問槐塘。記嫁杏年時。到古棠。慨關河遠隔。書沈白雁。家山虛破。玃脫紅羊。十載。此離一門忠義。風雨青溪。齒舊香。西州路。怪嘔心。夫壻。只贖奚囊。日午風酸。夜午霜寒。花團女貞。任孤鸞。泣曉鏡。奩妒影。啼蛩催暮。機杼傳聲。郝母無慚。曹昭有弟。五馬揚鑿。白下城。分光彩。喜柏舟。表潔菊。酒延齡。如今臺築。懷清卻。彤管香流。節孝名。只故家。喬木千秋碧。血閒庭。芳草一片紅。心鷓鴣。休疑螟蛉。可負應慰綿綿式。穀情差堪羨。又貞珉益壽。綽楔增榮。

偵探小說 恐怖黨 (續)

第五卷 島中之秘密

第四章 又一恫嚇書

尼柏爾笑道：起初我們以為那架飛機是恐怖黨的，所以真個恐怖非常。那裏知道却是我大不列顛政府之物。我便又快慰非常了。南爾遜李道是咧：當時我一聽這話也連聲稱快呢。他說着點上一支雪茄，坐在書桌旁邊，又和尼柏爾閒說了一回，便急急匆匆趕到飛機總隊長那裏去了。大約去了一刻鐘的工夫已經回來，把他和總隊長所談的話一一告訴尼柏爾。本來他曾得里吉納而的允許，每事不瞞着尼柏爾的。尼柏爾等他說完了，也就開口說道：政府裏有了這種利器，還怕他們恐怖黨不成。南爾遜李望着他笑道：是咧，這正是一個好消息。這時那電話機上鈴聲忽的叮叮響了起來。尼柏爾走向前去握着話筒問道：哈羅，你是誰？這是南爾遜李的辦事室。那人道：請南爾遜李親自來聽。尼柏爾道：你且等一等。南爾遜李見有人要和自己說話，即忙接過話筒聽了，一句就知道是里吉納而。只聽得他沙聲說道：密司忒李，請你立刻趕來。南爾遜李道：又有甚麼事麼？他道：電話中不便說明，請你立刻就來。我們再談罷。密司脫李千萬別耽擱。我等着你。南爾遜李聽得他這種聲調，暗暗吃了一驚，瞪眼望着尼柏爾，心想：里吉納而那裏一定發生甚麼事了。說不定就和恐怖黨有關。不然他不致于急得這樣連聲音都啞了。本來他們現正設法破獲恐怖黨，恐怖黨和他們作對也是意中事。一壁便答應道：我理會得立刻就來。里吉納而道：快……愈快愈妙。南爾遜李道：你這樣發急究竟爲甚麼事？不妨告訴我罷。免得我在悶葫蘆。

吳門周瘦鵑譯述

裏怪難受呢。好在。我這電話機裝在室中。我們在這裏談話。旁的人也不能聽見。不妨儘把我們別後半點鐘內的事情先告訴我。一二里吉納而道。你不要開頑笑了。難道怕我騙你不成。我里吉納而的聲音。你可也聽不出麼。密司脫李。你不必多疑。請立刻上車。因為我有萬分重要的事情告訴你呢。南爾遜李道。如此。我立刻就到里吉納而道。這纔是咧。停一刻再會罷。南爾遜李放下電筒。就把帽子戴上。問尼柏爾道。尼柏爾這個消息。却惡劣得很。料來總又出了甚麼大事情了。且看里吉納而平時何等穩重。現在急到這般田地。可見這事非同小可。待我先去一遭。大約沒有多耽擱。你也不必走開。就在這兒等我好了。說完。就出了大門。匆匆直向斯特蘭得街錫利爾旅館去了。里吉納而聽得南爾遜李已到。立刻請了進去。當南爾遜李跨進他室門的時候。正見他老人家走來。走去臉上的顏色也很難看。里吉納爾既和南爾遜李握了手。便道。你來得真快。剛纔我們談着恐怖黨的事。那知恐怖黨竟尋着我們了。南爾遜李不慌不忙的問道。甚麼事呢。里吉納而道。說出來怕你要大吃一驚呢。你可曉得他們已把李立根劫去了。麼。南爾遜李道。我接到你的電話。就料到一定出了事。咧。却想不到是這麼一回事。你且把詳細情形告訴我聽。里吉納而道。你走了不多一會。我就接到抹爾西海島的信。說是李立根被恐怖黨人劫去。我見了這信。真好似半空中起了一個霹靂。一時竟沒個主意。後來想到了你。所以請你立刻就來。你可能幫助我們出個主意麼。里吉納而又把海島上如何來了一架飛機。拿出張假文書來。不幸李立根竟上了。當同來的那人上了他們的飛機。又如何擲下一張金邊的名刺來。上面有個紫色圈兒。所以曉得來的。那人一定是恐怖黨人。里吉納爾把這番話說了一遍。南爾遜李聽了。忙道。這事倒有點為難。并且不能

急急須要慢慢兒。打定主意呢。里吉納而道。還有一事。我既得了。李立根被騙的消息。大約不過五分鐘。光景。又有人送了一書信來。送信人把信遞下。就逃得個無影無蹤。說着就把那書信掏將出來。南爾遜李接過來一看。正是恐怖黨寄來的那信箋。上面有個極明顯的紫色圈信也。仍舊用打字機打成的。上邊說道。『斯特蘭得街錫利爾旅館飛機處諸隊長鑒。當此書投到時。彼隊長李立根已入吾黨掌握中矣。在吾黨之意。初不欲戕害其人。將藉重之以與諸君一開談判。今諸君亦無事汲汲。覓取其人得之亦殊無補。茲有一二要語。陳之左右。尙乞注意。今日爲十二月抹爾西海島上種種設備。盡須撤消。魚雷之艇則宜開至二十里外。所有陸軍亦當移駐北威斯透。俾此海島清寂如恆。還其本來面目。惟彼新式飛機則宜裝置完備。留于島中。諸君果能如約者。李立根即可自由。惟以夜中十一時爲限。苟逾時失約。則李立根之生命恐將不保。夫以如此英偉之青年而乃死于非命。寧不可惜。諸君曷納吾黨之言。出彼於死乎。恐怖黨具。』南爾遜李把信看完。仍然還給里吉納而道。他們真利害。里吉納而道。你看這事該怎樣辦呢。南爾遜李道。那恐怖黨做事向來很殘酷。瞧他們以前的事。就知道了。現在據我看來。抹爾西海島上倘不完全照他們來信辦去。我們那可憐的李立根性命一定不保了。里吉納而道。李立根是個很有作爲的少年。我們那能瞧他死呢。不論怎樣總要設法救他出來。密司脫李萬一李立根真死了。這個損失可就不小。因爲那新式飛機如何製造。如何駕駛。只有他一人知道。現在要維持這飛機偉大的功用。就該先保李立根的性命。不過他們要一架新式飛機。這又那能做得呢。南爾遜李點頭不響。心想這事倒左右爲難。要是拒絕他們黨中的要求。李立根一定送命。要答應呢。如此那新發明的飛機拱于

送人給黨人們利用。又那有這種道理。這問題不過答應和不答應的兩種辦法。似乎很爲簡單。然而仔細一想。實在爲難。南爾遜想了半天。竟沒有主意。心想。照現在的形勢。瞧去。又是恐怖黨操了勝着他那首領新格萊夫。究竟有多少能耐。難道竟沒他的對手麼。你們想他的設計。真精密到了極點。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樂得交換一架新式飛機。就是不肯他們。可也會逼着李立根說出製造之法。再把他殺了。像恐怖黨人那麼兇惡。有甚麼事做不到。偷要先探明。李立根被囚的所在。再設法去救他。時間既來不及。并且從那裏着手呢。一會里吉納而又問道。密司脫李。你可有主意麼。我已急昏了。竟想不出甚麼來。只索借重你的大力。加着你也。曾經和他們對壘過的。除了你怕。竟沒有他們的對手。咧。南爾遜李站起來。道。此刻先回格萊客寓。街容我慢慢的想一想。偷有了好主意。到午後三時再奉告罷。你如今不必失望。天下最難的事。總是人做的。你想是不是呢。里吉納。而道。但是黨人們所約的時刻。很爲急促。你該快一些。纔是南爾遜。李笑道。這是他們的慣技。故意說得這樣急。使你沒一點斟酌的地步。於是就能勉強答應他。了。但有了這一天的工夫。總不愁沒個主意。三點鐘時。我們再見罷。說完。轉身就上了斯特蘭得街。再向京斯街走去。又徑那裏走到哈河般街。便直往格萊客寓街去了。看官們。試想南爾遜李用甚麼法子和恐怖黨對壘呢。而且聽他方纔的話。口氣很大。難道他已有成竹在胸麼。其實這當兒。他一無主意。正在躊躇。怎樣着手。最困難的事。就是不曉得。李立根現在在那裏。要救他。教人也沒法去救。南爾遜。李一壁走着。一壁想。一會又想到恐怖黨。雖然布置得精密。難保沒有疎漏的地方。偷能曉得這個。就能乘虛直搗進去。怎奈。毫沒影響。少停又自言自語。道。好在他們黨中。也有個克勞司。在我們這裏。而且

那克勞司好像還是個黨中要人。他們倘敢把李立根害了，我們也立刻殺死克勞司。替李立根報仇。雖然李立根一死在我們也是個大損失。唉，倒教我左右為難。咧，越想越沒辦法。把一個精明老練的南爾遜，弄得愁眉苦臉，差不多連精神都不能振作了。這時他還是低着頭向前走去。忽而又道：不錯，不錯。時候狠急促，再也容不得我慢慢耗廢。這却如何是好呢？他說這話時，迎面來了一人，但是南爾遜李却没有看見。那人衣服整潔，鬚鬢也是新剃的。年紀總在四十左右。照他模樣兒瞧去，似乎是個商人。等到南爾遜李看見他時，兩人相距已不過一碼光景。那時路中並沒旁的人。南爾遜李却見那人正站在自己面前，連忙避到右邊去。誰知那人忽的倒在路旁喉中一陣子格格格的響，臉上露出很痛苦的神情。南爾遜李向自己說道：「哦，這人發病了。」說着就低身下去，瞧他說也奇怪。那人一會兒已復了原，開口說道：「這是假的是我，假做這樣，特地引你過來呢。」南爾遜李聽了這話，狠詫異道：「怎麼講？那人答道：『密司脫李，你且聽我說來。我不是別人，正是陶得你。』」只問問尼柏爾就曉得我這人了。你現在不是想搭救李立根麼？要救他不難，他此刻正軟禁在斯安克田莊中。這所莊在什福克府，挨爾摩村北面，離開埃爾摩不過三里。今夜你偷到那邊去，一定能瞧見李立根。南爾遜李一把扯住他，道：「你的話當真麼？」那人道：「我為甚麼要騙你？但是相信不相信都由你自己決定罷。」說完這兩句話，就掉身想走。南爾遜李那肯放他捉住他臂兒死不放。恰巧這時來了幾個走路人，看見他們互相掙扎，看不知道是甚麼事，都聚攏來，瞧熱鬧。陶得向四下裏一望，輕輕說道：「我說的話一些不錯，你別胆小趕快去救他。」口中說着，早擺脫了。南爾遜李的手一溜烟跑到街角，跳上了一部汽車，彷彿專在那裏等他的。一般南爾遜李明知追也追不上，仍

然向格萊客寓街走去。但是心中又多了一重疑雲。想陶得的話是真還是假呢？李立根果然在斯安克村麼？爭奈陶得那人南爾遜李沒有見過。所以他說的話有點不敢相信。接着想到陶得剛纔說和尼柏爾是相識的。如此且問了尼柏爾再作計較。他想到這裏。因而又想到尼柏爾似乎也會告訴過他的。說是他曾救過一個恐怖黨人的性命。叫做甚麼陶得。大概就是這人了。南爾遜李到了家中。便把路上遇見的事告訴尼柏爾。尼柏爾一聽了陶得的名字。又聽得他把黨中的秘密洩露出來。倒狠吃了一驚。瞪眼望着南爾遜李道：陶得雖是個黨人。但他對於我當做恩人看待。似乎不見得來騙我們。據我瞧來。今夜不妨冒險到那裏去一趟。南爾遜李道：能去麼？尼柏爾道：爲甚麼不能去？南爾遜李道：他們黨人用心何等慎密。既把李立根藏在那裏。難道不防守着麼？而且他們也曉得我們在這飛機總處防備得更要嚴了。我們如果冒險到斯安克田莊。必定上他們的暗算。尼柏爾搖頭道：我不相信你的話。我想一定能去。因爲陶得雖然身爲黨人心兒。却並不向着他們。而且他也不敢騙我們呢。南爾遜李道：你的意思以爲你曾經救過他的命。他現在正該報恩。決不來設計害你。話雖有理。然而人心叵測。也未可料。而且他既是黨人。替黨中出力。也是他應盡的義務。所以我說去呢。未始不可。不過危險到極點了。尼柏爾道：如此我們不去麼？南爾遜李笑道：只要事兒得手。救得李立根。難道我還怕危險不成？說着。沉吟了一會。又道：等到天一黑。我們就能去了。我記得利特浦街有一班火車到喚爾摩村。到時總在七點鐘。我們就能搭這班車子去。尼柏爾道：很好很好。南爾遜李道：任是有甚麼危險。我們的能力似乎也夠得上了。商量既定。南爾遜李又去告訴里吉納。而教他安心等着。不必發急。隨即回來預備一切。就從利物浦街搭車。



到什福克去了。畢竟結果如何。且看下文罷。

### 第五章 入虎穴探虎子

斯安克田莊離埃爾摩村大約有三里多路。荒涼得狠。平時也沒甚麼人到那邊去。據附近村人說。斯安克田莊在從前也還熱鬧。不幸於六年前遭了一場火劫。直燒得一片白地。單有幾堵欹斜的牆壁。還矗立在殘磚碎瓦的中間。簡直是蛇蝎的巢穴了。離開那瓦礫場一百碼的所在。還有一座劫餘的倉屋。雖沒有倒。但已空關了六年。沒人去修理。木壁上也有了許多窟窿。屋頂也差不多要透空了。這座倉屋的主人。是密司脫斯安克。他此刻在二里外築了一座新屋子。堆積米穀。這舊的彷彿棄之如遺了。這地方既然這樣荒僻。走過的人自然很少。說不定恐怖黨人就在這裏設個秘密機關。南爾遜李同尼柏爾既上了火車。剛敲過七點鐘。已到了埃爾摩村。那村中地方也很小。去車站不上半里。就到了熱鬧所在。斯安克田莊正在這裏對面。車站旁邊有一家旅館。他們進去先喝了杯茶。覺得肚子裏也餓了。又吃過點心。南爾遜李這時一聲兒不響。一直等到天黑方纔走出旅館。直到斯安克田莊去了。走了三里多路。並沒遇見甚麼。到那邊向四下裏一看。一點燈光也沒有。路邊有幾棵高樹。尼柏爾道。主公怎麼一些聲息都沒有。南爾遜李道。正是。尼柏爾道。難道這裏一個人也沒有麼。南爾遜李道。未必據我看來。此地一定有人。我們萬萬大意不得。正說着。猛聽得有腳步的聲音。路邊草堆中露來幾個黑影。子來。南爾遜李曉得不好。疾忙伸手去取手鎗。口中又嚷道。尼柏爾當心當心。說時。只覺背後已有人攔腰抱住。待要抵抗。已來不及。尼柏爾也已被人困住。不到一刻工夫。兩人都面朝着地跌了下去。三個人對付一人。把南爾

遜李和尼柏爾都用繩子捆住，就擁着向那舊倉屋走去。南爾遜李心想，既墮入他們計中，就挺着身子聽他們處治這地方。既很荒僻，就是喊斷了咽喉，怕也沒人聽得的。所以他也不則一聲。一會兒却有一個尖銳的聲音說道：「密司脫李，你也未免太大胆了，竟敢輕意到這裏來。」尼柏爾怒聲道：「惡徒，誰和你嘮叨不休？」南爾遜李仍然不響。心想：這番中計簡直是自己有心招尋來的。陶得既是黨人說的話，如何可信？加着我們都是恐怖黨最痛恨的人，一朝陷進他們手中，那裏還有生活的希望？而且這麼一來，李立根的性命可也不保了。總而言之，這事已完全失敗。想着已到了那舊倉屋門前，見裏面有一縷慘淡的燈光，原來是一盞舊式馬燈同來的。六人都嘻着臉，另外有一個衣服狠整齊，且還戴着假面具，似是領袖的樣子。當下南爾遜李聽得他向那六人道：「你們還去各守原路，別給奸人們到來。」六人答應一聲，飛一般去了。那人把屋門關好，點上了一支雪茄，望着南爾遜李笑道：「你們想探恐怖黨的秘密麼？真個不自量力了。現在既被我們生牛捉住，想活着離開這裏，怕是不行了。」南爾遜李沉聲答道：「我們既到這裏來，本來已不顧性命。你們要怎樣聽你們怎樣？那人聽了這話，忽然把假面具除下，低聲說道：「你們不用害怕，我不是別人，正是陶得。剛纔我早曉得是你們兩位，但那六個人在這裏那能說破呢？」密司脫李你竟如期到來，足見是相信我的話，承認我是朋友了。我着實快樂。尼柏爾這時倒弄得糊裏糊塗，不明白白瞪着眼問道：「你說甚麼？我以為……」陶得道：「你以為怎麼樣？要知我實是你們的朋友，恐怕黨正是我的仇敵。」南爾遜李聲色不動，問道：「你既說得這樣親密，剛纔為甚不幫助我們呢？」陶得道：「這個你老可錯怪我了。黨中人都想我熱心黨事，所以各種事情纔不疑心到我。倘被他們識破我的性命，立刻不

保但我自從尼柏爾救了我後就一心向着你們要是有事能穀相助於我性命又沒有危險我却很願  
做去。只知道你們可相信我麼。他說這話的聲音非常懇摯。南爾遜李察看他面色似乎也很誠實。所  
說的話分明很可信呢。心想這人倒也很好受了。尼柏爾救命之恩居然性情一變。知恩報恩。不料恐怖  
黨中竟有這種人。可也難得的了。這陶得又道。密司脫李。你們可相信我的話麼。南爾遜李道。相信的起  
初。我以為是你故意設計。騙誘我們。現在已明白你的心跡。不過你也該小心一些。纔是我們現在談天  
不怕被他們聽見麼。陶得道。他們既去了幾分鐘。間不致就回來。不過時間很寶貴。待我趁這短促的時  
間中。把我現在的主張告訴你們。起初我進了恐怖黨。見他們行爲險詐。就居心不願意幫助他們。不過  
既經入黨。平白地出來怕受他們的暗算。只得在背地裏洩漏他們的秘密。所以今天午後我喚你到這  
裏來。不過他們的計劃並不完全明白。不免有此一刻一番笑話了。聽他這幾句話。倒也說得娓娓動聽。一  
會又道。李立根。究竟在甚麼地方呢。却去此不遠。就在那瓦礫場後面一家莊房的地窖中。那邊有兩個  
黨人看守着。旁邊更有一個牛欄裏頭有一部汽車。你既把李立根救出。沿着那一條小路走去。不過兩  
里光景。就上路第一一個轉灣。向左轉。直向海岸前去。至多五里就到了。錫姆蓀海峽。海峽右邊還有一  
座峭壁。峭壁下有一個山洞。洞中藏着一艘摩托船。你倘能自行駕駛。不走錯路。李立根一定好出險了。  
南爾遜李道。你呢。陶得道。你們不必顧及我了。我或能設法自全。我聽說黨中有個首領。叫做哈姆蓀。一  
點鐘之內。就要到這裏來了。他來做甚麼。我也不曉得。所以你們須得立刻着手進行。不能就擱慢些兒。  
可來不及了。南爾遜李道。你既是黨人。怎又背了黨。外向呢。陶得道。這個道理。我剛纔已說過了。而且尼

柏爾會救過我性命。我那能知恩不報呢？說著已把南爾遜、李和尼柏爾的手解開，又把自己戴的假面具遞給他。道：「這個以後大有用處，立根藏在地窖中。你理會麼？」南爾遜、李點頭答應。看他的面色，懇摯非常。決沒有甚麼惡意。當下便握著他手，道：「陶得，你肯如此盡力助我，我委實非常感激。或者將來你竟明白歸附我們，也說不定。倘能這樣，我就更加歡迎了。」陶得道：「閒話少說，快沿着這堵牆去，就能到那瓦礫場後面那個地窖，也能一眼看見了。」尼柏爾又問道：「你怎樣呢？」陶得道：「你們不必問我，各行各事罷。」于是南爾遜、李同尼柏爾離了那舊倉屋，在黑暗中向前慢慢走去。剛走了不遠，猛聽得倉屋中有人破口大呼，似乎在那裏相打。尼柏爾道：「這一定是陶得和黨中人起了衝突，待我回去看看。」陶得道：「且慢，或者陶得故意如此，哄他們黨人的。」南爾遜、李這一猜，却猜得不錯。這時本有幾個黨人守在五十碼以內，一聽得倉屋中有這聲音，知道出了事，便急急跑回去衝開倉屋的門，進去一看，裏面却黑洞洞的，瞧不見甚麼，只聽得一邊地板上一個人在那裏哼，又說道：「哈戈，快拿個燈來。」當下就有一個人掏出一盞懷中電燈，向四下裏一照，却見陶得正躺在地板上，面色灰白，衣服也撕破了，好容易掙扎著立起來，指着門外道：「你們可看見他們麼？」一個道：「是那兩個捉來的狗偵探麼？」陶得道：「正是。」咧南爾遜、李那厮真凶惡得很，忽然立起來，把我一拳打倒。我起來，抓住他時，又把我的衣服撕破了。他們倆就拔腳逃走。此刻大約還逃得不遠，趕快追上去罷。」說著，就領著他們跑上大路。但是走的路，恰恰和南爾遜、李背道而馳。如今且按下這邊，再說南爾遜、李同尼柏爾走了一會，果然到了一家莊房。南爾遜、李就把假面具戴上。教尼柏爾在外面等著他一個人先走了進去，瞧那地窖地位，很小，倒還乾燥，有一支蠟燭點在

橈子上兩個黨人正坐在旁邊打紙牌。一壁口中吸着烟。李立根躺在一張榻上。瞧他那種神情。似乎並沒甚麼苦處。但他手脚都被縛着。南爾遜李假做陶得的聲音。教那兩人出去。他們似乎不願意。南爾遜李更怒聲呼喝着。兩人纔放了紙牌。暫將出去。嘴兒裏還咕嚕個不住。南爾遜李也不去管他。就走到李立根榻前。李立根道：「朋友們請殺了我罷。」南爾遜李道：「你不必害怕。我是來救你的。我不是別人。正是南爾遜李。」李立根道：「你不用騙我了。」南爾遜李也不答應。把他手脚放了。扶他起來。李立根這纔相信。就跟着南爾遜李出了地室。更出了莊房。遇見尼柏爾。不過五分鐘的光景。已把那汽車從牛欄中開出。三人跳上車去。依着陶得所說的方向趕去。走還不遠。斗的見後面有兩盞燈光。接着聽得一派吶喊的聲音。南爾遜李心知不妙。忙開足機力。飛趕向前。看官們你道那兩盞燈光那裏來的。正是汽車頭上的燈。坐車的又是誰呢。就是陶得所說的那個首領哈姆孫了。

### 第六章 飛機被劫

哈姆孫應時而至。真是南爾遜李的大不幸。這時他在後面飛一般追來。眼見得又生出枝節。究竟結果如何。到也料想不到。說不定還有意外事呢。尼柏爾看這情形。心想萬一給他們追到。如何是好。不如先下手罷。便向南爾遜李道：「我們開鎗打罷。」被他追到了。更是爲難。只那時南爾遜李還沒有打定主意。他們所坐的車子。既小馬力也。遠不及後面的那部。想起來。終不免被他追到。如果他不有別的變動。或是車子壞了。恐怕不上一刻。兩部車子就能相接了。逃既逃不脫。一開了鎗。又怕後來的結局。更不堪設想。他正在躊躇的時候。見兩車的距離已接近了不少。於是聚精會神。旋着那機。沒命的趕向前去。尼柏爾

坐在他旁邊。李立根便蹲在下面。因為這車子單有兩個車位。正在危急。又猛聽得後面轟的一聲。接着又看見一團火光。亮了一亮。尼柏爾急道：「他們已開鎗。我們不能不自衛了。」說着就從袋中掏出手鎗。反身向後面開放。但沒有打中。當下又放了一鎗。那時覺得頭上嘖的一聲。知道是鎗彈飛掠過去。然而他仍毫不介意。還對準那燈光。接連放了三鎗。這三鎗却收着功效了。不偏不倚。却打中了一個車輪。樹膠的輪子。既然打穿。所容的氣。自然完全洩出。車子也就不能行動。這麼一來。彼此早離得遠多了。李立根向尼柏爾道：「你的鎗法真準。使得他們受這頓挫。不過他們車上大約總另外預備着皮輪。換一換也很容易。我們依舊不能耽擱。一會兒又追上來了。」尼柏爾道：「這個自然。那裏還能耽擱呢？」南爾遜李一聲兒不響。只管開車向前。這時所走的路。似乎高低不平。因為一路顛簸得甚是利害。幸而不多時已上大路。就是陶得所說的所在了。於是更相信他的話。真一些兒沒有錯。就依着方向再向前走。竟安然到了錫姆。孫海峽。既然到了這裏。自然捨車登船了。但想留下車子後面追的人。頃刻就到這車子。不是白白的送給他們麼？南爾遜李覺得有點不甘心。剛纔在路上。他已打定主意。如果被追上。就把車子衝到路旁。設法藏他起來。這時車子仍向前去。沿着一條路走了一會。看見前邊已是海灘。果如陶得所說。這纔更覺放心。南爾遜李於是把車停住。尼柏爾得意洋洋的說道：「我們究竟是駕車的老手。所以沒有被他們追上。」南爾遜李道：「你別大意。前途如何還未可料。我們先來尋到那山洞。黨人們雖還在半里以外。然而我們也不能耽擱。早一刻好。一刻說着。下了車。向着峭壁下尋去。果然尋到那個山洞。洞中果然藏着一艘摩托船。瞧去馬力也很足。當下南爾遜李和李立根跳上了船。尼柏爾站在水中。用力把船朝外。

一推頓時離開海灘自己也聳身跳將上去南爾遜李真是一刻不敢耽擱卽忙開機駛去船方纔開已看見錫姆孫海峽旁邊現出兩個燈光又起了一片怒罵的聲音可見得哈姆孫一班黨人已追到了那裏一會又有接連不斷的鎗彈直向船上打來但是這時天色已黑船在水中又飄蕩不定那能命中不過鎗彈落水激得水花四濺罷了二分鐘後南爾遜李已出了海灣到了海中於是他們的大計劃好算得完全成功恐怖黨人却完全失敗了又過了一刻那抹爾西海島已在望中李立根道好了好了託上帝的庇佑已快到了南爾遜李撥着機輪直向那一團黑影駛去他們從什福克海岸到這裏並沒遇見意外的事天雖黑闇海中却風平浪靜毫無顛簸之苦現在又看見抹而西海島就在眼前總以爲能覓出險了不料正在這時忽見島上有一派亮光并且有爆裂的聲響李立根看了大驚道這是甚麼道理難道島上又被飛機拋炸彈麼唉誰說不是呢南爾遜李也料到定是恐怖黨人搗鬼像新格萊夫那麼殘暴還有甚麼事做不出再看時島上已有幾處經着火但那拋炸彈的飛機早已不知去向這時李立根幾乎要發瘋了跳在海邊淺水中沙聲說道我的新飛機不要也被他們炸毀了我費了幾個月工夫未免難堪呢說時又看見幾個人直向這裏跑來李立根銳聲喊道立那別大佐我是李立根和我同行的是南爾遜李同他的助手又赤緊的問道我的東西大約已完全炸毀了麼大佐立那別見說話的是李立根也不由得大喜道原來是李立根你如何逃出來的李立根道這話權且攔開我先問你我那新式飛機你們可曾替我移到別處去他們拋下來的炸彈大概總不止一個罷正說着斗見黑暗中又跑來一人滿面慌張的樣子說有一隊人已由魚雷艇登陸正在攻擊那些守衛的人却不知道從那裏

來。的。南。爾。遜。李。尼。柏。爾。和。李。立。根。三。人。聽。了。這。話。都。吃。了。一。大。嚇。速。忙。跳。上。岸。教。那。人。引。路。飛。也。似。的。趕。去。到。了。那。裏。看。見。守。衛。的。人。已。支。持。不。住。四。個。人。都。受。了。傷。內。中。兩。個。已。不。能。動。彈。這。時。恐。怖。黨。人。已。都。上。了。那。新。式。飛。機。飛。到。半。空。中。去。了。他。們。用。這。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一。面。用。飛。機。拋。炸。彈。一。面。把。魚。雷。艇。送。黨。人。上。岸。掩。擊。使。得。立。那。別。措。手。不。及。竟。得。大。功。告。成。又。過。了。五。分。鐘。那。新。式。飛。機。早。上。升。到。空。中。進。了。恐。怖。黨。人。的。手。那。魚。雷。艇。却。丟。在。海。邊。也。不。顧。惜。了。那。時。李。立。根。心。中。的。懊。喪。自。然。不。消。說。得。但。是。南。爾。遜。李。竭。力。安。慰。他。說。儘。這。十。天。之。內。總。能。設。法。奪。回。這。新。式。飛。機。他。說。這。種。大。話。究。竟。有。甚。麼。把。握。除。了。他。自。己。外。旁。的。人。却。不。知。道。了。

(第五卷終)



小奇情 靈河三影錄

第十三章

(狂茗譯述)

大英博物院中。晨間卽有一長身盛服之紳士。翩然而至。栗碌翻閱圖籍。將及中午。始瞿然有覺。出視其時。推門而出。貯立塔上。閒觀白鷗飛翔。以爲樂。其人儀觀凝靜。衣冠儼然。此一來復。內院中已數數。有其足跡矣。似爲一退伍之軍官。近方從事著述。特至此搜集材料耳。惟其人爲將軍耶。爲佐尉耶。則院中人初不之審。且以其人狀似尋常軍人。初不足惹人注意。則亦無探究及之者。其人閒觀有頃。復視其時計。則已十二句逾五分矣。乃引目四盼。願是時雖有數人經其前。僅略向一望。卽引而他顧。似非其所期約者。已乃流盼及于大門之次。則有二人在焉。其一美少年。方負手閒望。一爲老紳士。面適他嚮。正凝視一巨樹之身。此樹古矣。凹然中空。當某某之役。嘗用以爲舟。于歷史上。彌爲著名也。已而此老紳士始廻身他行。乃睹見其人。則笑容可掬。揚手以爲禮。其人亦揚手報之。趨至其前。歡聲呼曰。嘻。余目固不花。固早已見君矣。君竟惠然肯來也。于是引手相握。老紳士含笑答曰。君恐目花有誤耶。恕余方神注此古樹。竟未見君至也。試思古人刺此笨舟。由樸脫納而至木脫河。其英雄爲何如耶。嘻。余忘之矣。約翰何在。其人曰。彼固懶怠成性。未能准期也。老紳士曰。此亦大佳。余固欲乘其不在。先與君作數語。惟不患與彼交臂相失乎。彼爲人非至躁怒難與耶。其人曰。誠然。然此事殊易處。盍至余寓中一談。余寓卽在路之彼端。固可由窗中矚及此間。約翰苟來。斷難逃余儕之目也。于是二人乃緩步出門。行入街中。至一門前。其人先翔步而入。導老紳士登樓。遂至一室。室中雖不十分華麗。而窗草盆魚圖書。四架儼然。一幽人之居也。

室門既闔。老紳士似有所感。既復向室中飛視一過。悠然言曰。何陳設如是之美耶。其人近窗而立。含笑言曰。以言幽靜。或近之美。猶未也。君幸勿作客。爐架之上。菸酒都備。可自取也。老紳士曰。謝君。君蓄僕未。其人曰。否。余固出外就餐也。君在是儘可縱談。當不慮屬垣之有耳。老紳士乃取一安樂椅置窗前。坐而喟然言曰。嗟夫。邇來余亦如鳥之倦飛矣。開脫汝尙不至勞余之慮否。開脫曰。固爾。君可注全神于傑恩也。老紳士聞言。悠然如有所憶。曰。嗟夫。一言及傑恩。余首涔涔痛矣。余儕殊難處。此儉也。開脫詫曰。恩特豈彼已。變心不復聽汝指揮乎。恩特將肩微聳。言曰。此尙未必。惟彼分金去後。復與余晤見一次矣。此無意中之晤見。當令其震怖不已。開脫聞言。乃大詫。呼曰。復與君晤見一次耶。彼果何所作耶。恩特嚶笑而言曰。彼特以資用告罄。故復私自出馬。不圖其所覲覲者。卽余所主之家也。遂悉舉爾夕之事告之。且曰。彼夕。苟無人至者。余且置彼于死矣。然幸而不至。是不則事殊棘手耳。開脫曰。嗟嗟。是則爾日生番之矛。偷能舉其人而了之。寧非佳事乎。有彼一日。在余儕殊無寧日耳。恩特曰。此言汝在荒島待曉時。固已言之矣。嗟嗟。迴憶當日情事。非同夢幻乎。幸佳運臨。余儕猶得復至人世也。言次。雙眉復蹙。曰。汝亦知傑恩尙有一事。其荒唐百倍于此乎。蓋彼已刺殺糊塗黑矣。開脫大驚曰。嗟夫。何謂。恩特乃自衣囊中。取出新聞紙一小片。授而謂之曰。盍觀此紙所載。不審對之將何所云。開脫讀畢。喃喃曰。此必傑恩所爲無疑。其禍深矣。恩特曰。然。彼必與余儕別後。復私以小舟而往。當余在卡文街寓中。晤彼時。觀其詞色。已微疑其有此事矣。余與糊塗黑信誓旦旦。殊不樂有此也。開脫喟曰。嗟夫。疇樂其有此耶。苟無此事。發見世人。固皆謂余儕已果生番之腹矣。今則兩兩相推其事。大明不久。將縱騎四出。惟余儕是索也。恩特曰。君所慮

誠是此事無論如何。當與余儕有害而無利。原來計劃悉爲所敗矣。開脫曰。傑恩亦知此事已爲汝所悉乎。恩特曰。未也。此紙苟爲所見。殊不便言。次乃起而將新聞紙投之爐中。復坐而吸菸。寂然者頃。開脫引首且向窗外而望。且詢曰。傑恩苟一旦而有他變。汝將何以處之耶。恩特曰。余親愛之開脫。余儕在荒島時。非嘗立誓休戚相共乎。余固不敢背也。開脫冷然曰。雖然。君在傑斯福爵邸遇彼時。何竟欲置之于死地。恩特赧然曰。此不過一時之憤言。後此幸勿再言及。開脫譁笑曰。固也。如彼所爲。死不足恤。惟彼固余儕。生死之交。前此嘗共患難者。君苟尙存一翦除之心。余深引爲懼矣。恩特曰。余決不敢以一指加彼。敢爲君告。余固尙需彼人之助耳。開脫曰。如是大善。余心安矣。恩特曰。彼今日苟竟不至。余當登報以招之。必可相晤也。此時開脫猝詢曰。嘻。恩特汝不已。覺得考脫。馮斯乎。此實一極重要問題也。恩特曰。然。固有之。開脫乃沉聲曰。是則余當惟君之馬首是瞻。惟余殊無殺人之心耳。恩特呼曰。嘻。開脫。今大仇且復。汝何欲行復却乎。開脫笑曰。汝非亦作是狀乎。當余今次晤汝時。卽見汝爲狀已大變。非復如嚙昔之堅強矣。恩特半闔其目作瞑思曰。或然。然而亦自有說。凡人當困厄之秋。身處地獄之內。固無日不以復仇爲念。余儕當此二十年中。固熱血如沸。有同癩作也。及夫復至人世。重睹天日。血亦冷矣。神志亦清矣。再四權衡之下。覺復仇固大快人意。而爲事太險。且余儕將因之不能復歡聚一處矣。開脫頷首言曰。余意亦爾。惟君氣質竟變化至是。可異極矣。恩特強笑曰。余亦頗以自詫。此特與上流社會相處日久。不期爲所感化耳。嗟夫。開脫。余儕固亦出身清白。惟濡染惡習。遂至于是。然而謂其天良泯滅。已盡誤也。卽以爾時而論。余非不能刺殺考脫。馮斯。然以殺一人。或將波及他人。余心實有所不忍。是則余氣質固變矣。夫准

余在荒島時之性質而言。既見考脫過斯勢且挺身而出。刺刃其胸。寧能與之聯坐。敘禮握手。言歡。至半句鐘之久。乎且考脫過斯之日夕。惴惴于余。儕亦至矣。即以此謂大仇已復可也。一觀彼當余述及新喀里多尼島。成犯脫逃。及糊塗黑事。其戰慄之情。可憐亦復可笑耳。惟余心尚有所未決者。則余苟置之不殺。彼且上天下地。惟余是索。不且爲余儕之害乎。且爾日矢志復仇。誓言猶在背之。亦殊不祥。開脫懇切言曰。自余言之。前誓即今日取消。亦無不可耳。恩特曰。然此心不爲傑恩所贊同。開脫憤然曰。咄咄。傑恩敢持異議耶。彼固已背汝之約矣。即令其散伙。亦分所應爾。恩特聞言。猝詢曰。敢問汝囊中尙餘若干金耶。曰。爲數可四百。恩特曰。是則尙不能不需傑恩之助。此淺淺者。固不足度此餘生。吾儕縱具腦力。苟不濟之。以傑恩之好身手。又何由奏効哉。開脫乃默然無語。旋忽詢曰。恩特考脫過斯果何人耶。恩特笑容可掬曰。彼現名歐。鉄兒。距今未久。汝與傑恩嘗盜其三畫及寶物。無算也。此言一發。開脫大愕。口嚙作聲。呼曰。嘻。乃如是耶。然則傑恩嘗有所疑否。彼之私至傑斯福爵邸。或即以此耳。恩特曰。余乃未嘗思及是點。汝謂彼殆有所疑余耶。嘻。誤矣。彼不過資用告竭。欲一作小竊耳。開脫曰。然則歐鉄兒果卽爲考脫過斯者。其爲宵人也。明矣。曰。此奚待言。爾日之竊案。彼固諱莫如深也。開脫曰。余固疑之。各報乃無一字之及不寧。惟是此三畫尤足滋余之疑耳。恩特詫曰。汝謂此三畫可疑耶。曰。然。汝亦識此三畫之來歷否。余固嘗欲告汝而未得其時也。恩特笑曰。此不煩君言。彼倫肯堡。竟肯出如許之代價。余固知其爲名家真蹟矣。開脫曰。固然。實卽數月前。洛維雷家失去之物耳。案上有美術季報。在其于此三畫評之。綦詳。汝盡一……言至是。忽止而不續。引日向恩特而望。則恩特伏身椅背。已笑不可仰矣。頃之。恩特始曰。噫。嘻。

余二十年來。已久不作是笑矣。雖然。開脫。彼人。實精細人也。自爾。夕。受。驚。以後。已將。貯。藏。之。物。遷。徙。一。空。矣。蓋。中。有。數。品。固。嘗。懸。有。賞。格。曾。經。幾。輩。大。偵。探。之。訪。尋。腦。汁。絞。盡。卒。未。有。得。也。且。據。其。妻。告。余。謂。將。于。貯。藏。室。中。置。一。彈。子。桌。則。其。布。置。已。妥。貼。而。羣。疑。且。釋。此。後。當。不。復。有。破。露。之。虞。然。余。頗。思。有。以。弄。之。開。脫。靜。聆。余。言。余。當。授。汝。以。方。略。言。時。容。色。頓。莊。復。如。前。日。之。嚴。厲。有。威。焉。開。脫。見。狀。頗。爲。懷。懍。卽。聞。其。續。言。曰。汝。可。于。明。晨。六。句。鐘。由。潘。定。墩。乘。車。至。散。克。蘭。別。墅。堅。求。一。晤。鐵。兒。云。汝。實。受。傑。斯。福。勳。爵。之。使。命。而。往。將。以。散。克。蘭。別。墅。售。之。彼。得。價。五。千。鎊。足。矣。而。小。勳。爵。與。西。麗。斯。之。婚。約。彼。當。樂。爲。署。諾。焉。開。脫。聆。畢。躊。躇。曰。苟。鐵。兒。不。允。將。奈。何。縱。允。也。勢。必。將。付。款。致。老。勳。爵。余。儕。不。又。徒。勞。乎。恩。特。額。乃。微。蹙。念。余。今。日。腦。海。亂。極。矣。此。固。必。然。之。事。奈。何。竟。未。思。及。耶。然。不。欲。自。承。其。誤。卽。擗。聲。斥。曰。咄。開。脫。汝。何。不。思。之。甚。苟。爾。者。汝。可。云。老。勳。爵。已。知。三。名。畫。被。盜。之。事。然。不。欲。遽。洩。之。人。特。先。請。命。于。彼。卽。官。中。嘗。有。重。酬。不。願。也。至。付。款。一。層。能。以。見。金。見。界。最。佳。不。則。可。付。一。見。票。卽。付。之。支。單。不。必。署。老。勳。爵。之。名。以。老。勳。爵。不。欲。人。知。其。事。也。如。彼。再。堅。執。不。允。者。可。向。之。直。云。此。行。實。出。己。意。老。勳。爵。特。託。名。耳。汝。亦。會。余。意。否。開。脫。曰。善。但。恩。特。小。慍。曰。何。但。之。有。汝。去。可。耳。且。警。署。對。于。此。三。畫。非。嘗。懸。有。賞。格。乎。曰。然。二。千。鎊。也。余。嘗。于。報。中。見。及。當。舉。以。示。汝。言。畢。方。欲。起。行。至。案。次。忽。于。窗。中。睹。見。傑。恩。乃。止。足。而。呼。曰。嘻。傑。恩。至。矣。于。是。恩。特。亦。奔。至。窗。次。觀。之。見。傑。恩。方。立。于。博。物。院。石。階。之。上。引。目。向。人。作。鼠。顧。乃。曰。然。果。傑。恩。也。可。命。之。來。開。脫。乃。微。露。躊。躇。之。色。似。頗。不。欲。傑。恩。知。其。有。此。安。樂。窩。者。顧。一。睹。恩。特。嚴。厲。之。容。知。萬。難。違。拗。卽。取。冠。奔。出。恩。特。自。窗。中。見。其。越。街。而。過。行。近。傑。恩。之。前。二。人。乃。相。揚。手。爲。號。略。作。數。語。卽。同。行。傑。恩。微。露。不。

願之色。恩特見及。乃展臂作猙笑。已而二人推門入。傑恩頰欲矯。爲開邁之狀。願卒不可得一睹。恩特巍然立于爐次。卽手戰不可止。而兩眼赤如火。作神容憔悴。蓋枵腹有日矣。開脫則夷然如故。噲菸于口。坐窗次而細辨其味。尋恩特曰。傑恩何後時耶。傑恩自睨其破履。答曰。余頃方至此。良以囊中已不名一錢。故徒步而來。恩特曰。汝至傑斯福爵邸。果何意耶。曰。將欲有以警告汝耳。汝盍聆之。當余既至。渥喜斯脫雪。已不名一錢。乃從事糞日營生。暇則伏于林中。彼間幽靜無人。復有野兔。果腹亦大足安居也。一日。余方信步行至河濱。一大門之次。其地汝當知之。審忽有一人。自余後行來。略踰足一望。卽向蔭路行去。其人行時。故亂其足跡。似恐爲人所得。將有所圖也。惟在黑霧迷濛中。乃不能睹其面。因躡于其後。以窺之。已而行至一門之前。廊中懸一燈焉。余以爲必由此而入。詎乃不然。復折向他道。穿籬間一小門而出。余乃小立片頃。復躡足往觀之。則見彼攀伏一窗檻之上。方竊聆室中所言。其內燈影搖紅焉。其人身段絕短而面龐亦已約略。窺得苟見及。必能識之。余伏其間直待。至其出復躡之。至河濱。心念此人非歹人。卽偵探苟爲偵探者。必爲余儕之事。而來因之。益不肯舍去。比至薄。特萊鎮橋上。其人忽止步。與警察欵語。余乃不敢復前。尋聞警察呼曰。密斯脫。斐佛。晚安。其人遂緩步而去。余亦廢然歸矣。言至是略止。似不勝其備者。恩特曰。後此若何。可坐而言之。其聲略和。不復如前之猙矣。傑恩乃坐。神色稍定。續言曰。余所伏林外。有一高原。可以外望其下風景。一日。余方坐其地下。瞭河中。忽見一小舟。自上流駛來。中載二人。而岸上有一人隨之而行。余見及好奇之心。頓起。因伏于草際。窺之。則舟中一人爲婦女。其一人乃汝。余蓋一見汝之兩手。卽知爲汝耳。而岸上之人。則卽余。爾夕所躡警察呼爲密斯脫。斐佛者。雖釣竿在手。余

固。知。其。未。嘗。一。垂。其。綸。也。余。待。其。行。遠。亦。躡。之。而。行。直。至。汝。復。歸。余。與。開。脫。行。劫。之。處。始。緩。緩。而。歸。未。幾。余。于。道。上。見。汝。偕。一。少。年。同。坐。一。四。輪。車。中。此。事。余。于。午。間。嘗。見。其。自。余。前。至。之。屋。中。而。出。因。知。汝。必。寓。于。彼。間。矣。故。是。夕。雖。月。明。如。晝。余。初。不。憚。險。欲。覓。得。汝。告。以。一。切。俾。有。所。備。耳。言。畢。引。手。自。拊。其。喉。似。渴。極。矣。願。恩。特。見。狀。略。無。矜。憐。之。色。而。當。聆。及。裴。佛。之。名。時。兩。眼。向。前。瞪。視。申。申。而。訾。及。傑。恩。述。畢。乃。起。而。步。旋。于。室。中。思。余。前。此。何。蠢。蠢。彼。傑。斯。福。爵。邸。前。所。遇。之。漁。人。僅。目。爲。尋。常。村。豎。而。未。嘗。一。加。注。意。也。此。時。開。脫。亦。不。復。如。前。之。沉。靜。雖。尙。未。詳。其。細。情。然。已。知。此。事。匪。等。尋。常。猝。然。呼。曰。裴。佛。裴。佛。嗟。夫。得。勿。卽。裴。佛。爾。耶。其。身。短。而。肥。大。偵。探。拉。維。根。之。勁。敵。也。此。行。特。偵。索。余。儕。耶。恩。特。汝。意。云。何。恩。特。睜。目。視。之。怒。呼。曰。且。噤。爾。口。汝。室。中。苟。貯。有。食。物。者。可。出。小。許。畀。傑。恩。蓋。此。時。傑。恩。飢。極。且。暈。矣。開。脫。乃。自。櫥。中。出。餅。干。一。瓶。紅。酒。半。罌。置。之。于。案。上。傑。恩。略。不。致。謝。卽。取。而。狂。啖。之。開。脫。睨。視。于。旁。心。滋。不。悅。蓋。傑。恩。與。考。脫。渦。斯。二。人。夙。爲。開。脫。所。深。惡。而。于。考。脫。渦。斯。尙。不。如。傑。恩。之。甚。以。其。尙。存。人。類。面。目。耳。然。此。狀。傑。恩。初。不。之。覺。恩。特。則。方。運。思。入。冥。有。同。傑。斯。福。爵。邸。中。深。宵。兀。坐。之。時。目。瞪。而。首。舉。外。界。事。物。茫。然。罔。覺。頃。之。傑。恩。腹。已。果。人。復。活。潑。如。前。遽。詢。曰。首。領。亦。曾。覓。得。彼。儉。否。恩。特。置。不。答。開。脫。嚶。聲。曰。愚。人。毋。多。詢。汝。殆。謂。考。脫。渦。斯。以。其。居。處。揭。之。目。報。乎。何。若。是。之。易。也。傑。恩。曰。彼。非。嘗。覓。得。倫。肯。堡。乎。汝。幸。勿。預。余。事。恩。特。時。乃。瞿。然。而。起。曰。起。余。者。是。言。也。余。已。忘。此。老。矣。彼。非。得。余。鬼。黨。之。助。而。有。今。日。乎。今。余。儕。既。處。危。難。中。固。當。求。助。於。其。人。伙。伴。與。哉。此。唯。一。之。妙。法。也。於。是。其。聲。頓。揚。不。復。如。前。之。嗒。喪。矣。旋。卽。以。方。略。授。二。人。二。人。惟。屏。息。靜。聆。懾。其。神。威。不。敢。一。致。詰。惟。二。人。觀。念。亦。各。有。不。同。開。脫。以。爲。此。乃。善。後。之。長。策。傑。恩。則。不。

過目爲一種尋常勾當耳。恩特披衣欲行，匆匆顧開脫曰：汝未歸以前，可令傑恩暫居是間，毋使他往也。言次，遂取冠於手，行向門次，開脫斗呼曰：首領但……蓋將詢傑恩未至前所言之事，將若何處置耳。恩特已會其意，卽曰：此事固仍當進行也。俟余儕旣晤倫肯堡，余當許傑恩與考脫渴斯獨對三分鐘，開脫乃失聲而喟，瞪目視恩特，不知其意何居。傑恩則歡呼曰：佳哉！首領也！卽跳躍向門而行，顧恩特已闔門而出矣。

### 第十四章

威約。貴公子也。腦力非有過於常人。凡事但聽其所至，而不求其原因所在。其於海倫臨別之言，思之二日而未得其解。念彼云：余在此殊凜凜在懷，不敢辱我小友。其意顯有所指，特隱忍而未吐。然而果何所指耶？且彼與歐鉄兒僅一謀面，果具何能力能強之必允？縱云：余門楣顯赫，或足以炫俗人，然余家之清貧，固人所共知，又大足爲好事之梗也。至無上幸福云云，不過其善祝善禱之詞，彼又何知余近日情事哉？彼美前固與余情好甚篤，心有所許矣。然自爾夕竊案出後，其狀已迥不如前。見余輒避面，謂其情已中變耶？抑小兒女訂婚前，覩覩之恒態耶？則非余所敢知矣。凡此種種思潮，時時往來於威約之胸中，而當灰心之餘，頗思復走澳洲。了此餘生，願一轉念，心復有所不忍。思如天之福，倘得挾素心人同行，居自由之邦，享雙栖之樂，爲事不更佳乎？一日，正兀坐沉思，有如老僧入定。忽聞時鐘鏗然而鳴，乃瞿然而起。念余以修繕牆事，嘗約數人於潘脫納家中有所會議，今爲時日屆矣。因急走至廡次，則湯穆方引潑李洛出，而潑李洛殊不受御。湯穆強挽之至車次，潑李洛野心大發，騰一足起，觸於轅上，而一足跛矣。乃不



復能駕車。威約大惱，深咎湯穆之輕躁。蓋此馬固其所愛也。卽自引之歸廐，而經此波折，爲時已遲。偷徒步而往，勢且後約，乃以小舟行，可半句鐘，遂止於一小灣之中。舍舟登陸，穿林而至潘脫納之家。則僅有密昔司潘脫納一人在。潘脫納以牆事已與餘人議定，適有他事，須往薄特萊，意半途必可遇見威約。故已於一旬鐘前出門矣。威約旣不值潘脫納，卽悵悵欲行。顧密昔司意殊殷勤，堅邀其小憩，并以蘋果酒進。威約乃漫詢奧白汀夫人之近狀。於是密昔司談鋒大起，對於夫人之處境，滔滔言不絕。一若深憐其孤苦伶仃者。末復曰：彼尙未下樓，卽進餐亦在牀上，以彼年事論，尙不得謂之老，而荏弱如此。酷哉！彼蒼余殊爲之擔憂也。於時忽聞馬蹄之聲，蓋湯姆司控車自遠而來矣。威約乃向密昔司興辭，奔至官道中，以迎之。則車中僅馱馱兒夫人一人，特來邀奧白汀夫人出游耳。於是大露失望之色。意蓋望女之同來也。馱馱兒夫人時亦覺之，深憐其癡，遂不復顧及其夫之意。若何矣！忸怩向之言曰：西麗斯最惡乘車，已以小舟出游矣。余不因奧白汀夫人者，亦與之同行也。惟舟行殊險，余頗爲之擔憂，特其性雅好，是禁之頗弗忍耳。威約曰：夫人之言良是。今日天氣絕佳，固游河最好之時，而嚴冬且屆，爾時縱游，興縱高，勢將有所不能矣。夫人輕拊其置於車旁之手，低聲曰：余意初不謂是。蓋余夫不久卽將挈余儕他去矣。威約聞言，初尙木然，繼乃深感其相告之意，不禁脫口呼曰：謹謝夫人。夫人真仁人哉！夫人乃微笑，而眼眶亦微紅，恐爲所見，則卽以面紗掩之。旋復曰：密斯脫威約能爲往告奧白汀夫人，謂余已在是乎。惟扶掖夫人至是，當有他人，初不敢煩君耳。威約乃揚冠作別，匆匆而去。而當廻身行時，瞥見湯姆司危坐如石像，將首微頷，展臂作詭笑，爲狀乃絕可異。威約日來固已灰心之極，憤不欲復居故土，至是見夫人欲言不

書之狀及湯姆司詭異之容中心乃紛擾不知所主矣。後此密昔司潘脫納嘗爲其夫言彼時威約公子  
 實狂奔而來高聲呼余令轉告奧白汀夫人。歐鉄兒夫人之車已待於道上也。隨復向河濱飛奔而去。非  
 公子者余且云彼飲余酒過多而醉矣。其言雖稍失實。要不無可信。惟其夫殊不謂然。謂汝言妄耳。證以  
 公子平日之行事固不如是實則威約彼時之狀固與平日有異矣。雖非飲酒而醉然腦中紛亂已極。千  
 思百想咸輻輳於一時不知所可他日回思其事頗難得其真也。而行時步絕迅殊鮮雍容之致。既掉舟  
 河中念女苟引舟往下流必不敢冒險越此巨瀨。當卽在此左近。因引日向河中四望。已而見翠蓋亭亭  
 浮於水面。則小島在望矣。威約乃益注意。舉目四覓。旋果見一漆光燦爛之小游艇。飄於島次石上。此艇  
 固一見卽識其屬之於女也。於是此心大躍。怡然划舟至島次。卽泊於其側。一躍而登陸。旋斗生一念。取  
 兩舟之槳藏之於一溝中。遂攀登島上。則悄焉無人。乃循島而覓之。林蔭樹隙無所不搜。循行將終。始見  
 女曲肱作枕。偃臥於一楂樹叢中。仍衣此灰色荷蘭絨之衣。紫色花冠。則置於其側。香息沉沉。似方栩栩  
 然入夢者。威約睹此一幅美人春睡圖。頗徘徊不忍去。而偷窺其顏色。則玉容黯淡。不勝其鬱鬱者已。而  
 自覺立此。匪妥苟爲女所知。且生嬌嗔矣。乃悄步繞至島之他端。大聲呼曰。哈羅。哈羅。呼聲方止。卽見女  
 自叢樹中亭亭而出一見威約。則卽佇立不前。威約乃急趨至其前。呼曰。西麗斯。女目光溶溶。似頗歡迎  
 其至。然一聞呼。其闋名則又立現。驚懼之色。威約復呼曰。西麗斯。何不余應耶。女顏色乃變幻不定。頗聲  
 曰。嘻。汝何爲來。是耶。威約曰。此奚待詢。汝固當知之。而如電雙瞳。乃直注其身。爲狀尤至堅決。大有其祖  
 父之遺風。非目的得達。初不肯罷也。旋復言曰。西麗斯。余已來此矣。汝亦忍令其失望而去乎。女頗思作

答。然。掙。扎。久。之。竟。噤。不。能。發。威。約。曰。汝。邇。來。何。數。數。與。余。避。面。耶。何。事。令。汝。變。心。至。是。者。女。仍。默。然。無。言。然。淚。珠。已。奪。眶。而。出。矣。威。約。乃。大。不。忍。柔。聲。呼。曰。甜。心。汝。試。舉。目。視。余。亦。能。明。言。恨。我。否。余。恐。汝。不。能。也。言。次。卽。行。近。其。身。摟。之。於。懷。中。女。稍。一。支。抗。卽。帖。然。勿。動。威。約。乃。引。手。拊。其。秀。髮。復。下。吻。其。絳。唇。女。乃。力。脫。自。其。懷。哀。聲。呼。曰。毋。爾。毋。爾。余。殊。不。能。堪。此。也。威。約。歡。聲。曰。汝。不。能。堪。此。耶。然。則。亦。能。堪。余。之。愛。汝。否。女。下。坐。草。中。以。手。掩。面。言。曰。嗟。夫。汝。尙。不。知。耶。威。約。聞。此。兀。突。之。語。頗。爲。愕。然。諦。視。之。言。曰。余。乃。勿。知。余。僅。知。愛。汝。耳。雖。然。孺。子。苟。余。之。愛。汝。實。異。汝。以。痛。苦。而。不。爲。汝。喜。者。則。儘。可。驅。余。去。繼。余。將。鬱。鬱。終。生。固。尙。能。堪。之。也。女。乃。力。抑。其。羞。怯。之。情。凝。視。威。約。奮。然。言。曰。余。愧。前。此。未。能。卽。告。汝。今。茲。勢。不。能。不。言。矣。汝。盍。聆。之。苟。所。言。有。誤。實。傷。汝。心。則。恨。我。可。也。掉。首。舍。余。逕。去。亦。可。也。威。約。曰。無。論。其。事。若。何。終。不。能。使。余。恨。汝。耳。女。遂。緬。縷。爲。述。其。事。然。以。女。而。言。父。過。難。乎。其。措。詞。矣。蓋。女。嘗。爲。其。父。言。及。爾。夕。竊。案。發。見。時。威。約。亦。在。室。中。蹴。跌。兒。深。恨。此。事。之。外。洩。又。懼。威。約。將。與。其。女。訂。婚。因。思。藉。此。以。中。傷。之。乃。言。威。約。是。夕。實。欲。掩。入。圖。竊。不。期。乃。爲。湯。姆。司。所。執。湯。姆。司。與。之。感。情。頗。厚。故。爲。之。百。端。掩。飾。耳。惟。其。言。此。事。時。殊。隱。約。其。詞。然。女。固。已。心。焉。識。之。矣。則。大。恫。知。好。事。且。無。成。而。其。父。復。屬。其。秘。之。不。宣。益。爲。悶。悶。鬱。鬱。兒。見。狀。乃。大。樂。以。爲。其。計。已。遂。少。年。人。見。異。思。遷。不。久。且。將。忘。其。人。矣。初。不。知。其。女。之。於。威。約。乃。情。深。如。海。也。是。日。清。晨。女。方。欲。作。河。上。游。蹴。跌。兒。忽。呼。之。至。其。書。室。中。對。於。其。待。威。約。之。情。日。淡。深。獎。其。從。善。之。速。末。復。言。將。離。去。此。地。挈。其。母。女。旅。行。各。處。女。初。聞。及。頗。不。以。爲。意。念。威。約。既。有。作。竊。之。嫌。疑。舍。之。而。遠。行。較。少。許。多。垂。掛。爲。事。亦。大。佳。也。繼。一。週。念。無。論。威。約。作。賊。與。否。余。固。深。愛。其。人。斷。不。能。舍。之。而。去。因。於。別。其。父。出。

後。卽。掉。舟。至。小。島。偃。伏。草。際。放。情。一。哭。蓋。芳。心。碎。矣。私。念。威。約。今。日。不。知。來。此。否。也。而。今。則。威。約。果。來。矣。自。問。芳。衷。彼。人。縱。作。賊。至。於。千。次。者。余。亦。不。忍。令。其。失。望。而。去。也。而。前。日。之。事。必。當。明。告。之。縱。傷。其。心。亦。不。能。兼。顧。矣。惟。彼。對。此。不。知。將。何。所。云。耳。當。女。述。其。事。既。竟。初。不。敢。引。目。視。威。約。而。威。約。則。卓。立。女。後。默。然。無。言。已。始。僂。身。拊。其。秀。髮。柔。聲。曰。西。麗。斯。余。至。愛。汝。汝。亦。愛。余。否。盍。向。余。一。言。之。女。略。一。躊。躇。顫。聲。曰。然。余。固。愛。汝。也。威。約。曰。然。則。不。有。他。事。爲。梗。乎。女。曰。無。也。威。約。曰。余。苟。爲。賊。者。將。如。何。女。悲。呼。曰。天。乎。汝。固。當。知。余。心。縱。如。是。余。亦。愛。汝。……愛。汝。也。然。余。……言。次。紅。淚。洑。瀾。而。下。不。復。能。續。矣。威。約。乃。下。坐。其。旁。復。摟。之。於。懷。中。引。手。輕。拊。其。髮。曰。若。可。憐。蟲。余。固。非。賊。也。盍。引。目。一。視。余。噫。嘻。余。至。愛。之。人。汝。邇。日。之。光。陰。何。其。可。憐。哉。此。時。女。已。知。威。約。無。辜。矣。乃。略。一。轉。動。自。其。懷。中。而。下。盈。盈。踞。於。其。前。舉。玉。纖。拊。其。肩。於。是。四。目。相。遇。女。乃。羞。極。兩。朶。紅。雲。冉。冉。泛。頰。直。及。於。頸。項。之。間。而。此。身。屬。之。箇。郎。矣。

(未完)

小寫情  
好女兒 (續)

第十六章

(爛柯山樵)

梧桐葉落天下皆秋黃鶴於淒涼之天處淒涼之境而又遇一淒涼之喜兒宜其愁緒萬千掃之不盡欲訴無從惟有託諸吟詠藉舒鬱積而不幸又爲喜兒取去喜兒亦淒涼人也讀此淒涼之詩正觸中其愁懷則惟有對詩啜泣喜兒自維淪身奴籍爲人不齒公子雖有心垂憐卽幸而小星可賦而其家庭之嚴厲夙從統領言語中得之則其父母必不許其納妾焉明矣託身本非下賤縱屬家計寒素而士儒之家兒本不至淪身猥賤徒以命薄於雲遂致禍起眉瞬遽遭亂離丁時不辰何尤於人而累及黃公子爲己而病寧非此身累人乎每撫心拊膺於清夜覺茫茫世界前途無限淒惻日後之光景難按計惟有一死以謝黃鶴并免身世以無窮恨於是翻指爲書乘黃鶴熟睡時以書置其枕邊返身入內欲乘間畢命以了三生孽緣嗚呼慘矣

黃鶴自臥病輒熟睡而夢夢必見意珠每見意珠必雙蛾緊蹙似有無限傷心事難表白於人前愁思日積則眉鎖亦日深矣鶴似自知爲夢中者故見意珠亦不多言以夢中相見者心之所積幻成爲夢夢既爲幻則言語必不可聞也故雖夢而不接談而靜之者以黃鶴病中不宜多睡思以軼事爲病人遺愁故日必至鶴許七八次是日靜之至鶴處遙見一人似女子掩面入鶴室心疑爲鬼靜之雖新學人中初不信有鬼神之說然遠於哲學以爲靈魂之事歐中時彥羣信以爲必有鬼神之說安能謂其必無况掩面而入其娟便之影視之清晰非鬼卽人正深狐疑而女又掩面而出靜之諦視之蓋所疑爲鬼者非鬼而

實人其人。蓋即喜兒也。靜之至此。大悟。思喜兒正如女郎。標梅而得吉士。如黃鶴者。安得不兩心相許乎。方思有以嘲鶴。時喜兒已去遠。靜之見鶴齋門半掩。則側身而入。就榻前視鶴。尙酣聲呼。盧深睡未醒。靜之連呼者三。而鶴不聞。進而諦視之。見枕底露一角。猩紅觸目。初以爲鶴之情書。以寄意珠者。試潛取以閱之。曰

黃郎愛鑒。吾不稱君以公子。而曰郎者。以君之視我。不以婢女視我也。君既以意中人視我。我安敢自外。則姑以郎稱君耳。郎閱此書時。我或已舍身於此。慘霧愁雲而去矣。郎無因我之死。而悲當知我死非可。悲之事。乃可慶之事也。使我不死。後此之光陰。較今猶爲難受。後此之境。亦必較今爲愁。爲慘。此固不待。我言矣。我意料之必如此。故毅然決然歸我來處。不亦大乾淨乎。黃郎識之人。莫不有一死也。爲知己而死。雖死亦復何所憾於心。獨惜其老死疾病中。雖死而不得其知己。爲可憾耳。今我得郎矣。郎非我知己乎。知己既得。官可以死。不死何爲。我實告郎。我之爲郎。悲者不爲。踉蹌之境。遇爲郎之家庭。以境遇。郎方以陸機之才。而參樞密之事。大府傾心。將軍折服。鵬程萬里。未可爲限。不足云踉蹌也。然家庭之黑暗。我嘗聞統領云。云知郎爲自由時代之不自由人也。郎縱有心納我於抱衾持帚之例。而郎之堂上不允。將奈何。今者以我之故。已累郎抱病不起。（著者曰。喜兒惟有此誤。故至犧牲其性命。）他日倘因我故而致家庭有所爭執。則是我爲天下之大罪人矣。是我之可死者一也。天下有因妻孥之故而致失歡於父母者。是雖爲人子者之罪。而女子豈得謂無辜乎。我不願郎異日失歡於家庭。故決然舍郎而去。郎其謂我太忍乎。我雖娟潔一女子。未嘗經世者。然於物理而推及愛情。知愛情可暫而不久。天下有未婚之

夫婦其相處有如膠漆。一至結婚之後，勃谿時聞，貽笑於外人。若此者，比比也。郎雖非薄倖，男子縱可持。久愛情然，異日之處境，必異於今。茲境因時而變，安知情亦不因時而變乎？男子縱多情，又安知女子不至無良乎？我不能自保，其情歷久而不變，則不如及早爲之計。又何必累君失歡於家庭，是我之可死者。二也。我畸零人也，前已爲郎言之矣。因亂離而淪身爲奴，斯其蒙恥忍辱爲何如乎？顧父雖死，高堂老母無人承歡，我故不可死也。今春母已隨先父於地下矣，然以夫人及女公子愛我頗殷，故不思死。不料卒累公子墮入情網，而母復於夢中詔我謂長此而往，必陷公子。嗟乎！我何忍陷公子乎？哉！我欲不陷公子，固無法以原處之。此則非一死不足以援公子。出此萬惡之網羅，非一死不足以對父母在天之靈。是我之可死者。三也。我有是三可死而不死，是違天也。違天者不祥，又何必偷生而招不祥嗟乎！人生於世，亦猶鷄肋耳。不死何爲？不死何爲？我之毅然決然赴幽冥而不辭者，爲郎計，非忍別郎也。郎當諒我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攜詞何能當意？郎其謂我太草草乎！然亦不暇計矣。幸郎自愛，勿以薄命之喜兒爲念，則喜兒之身雖死，而喜兒之心常侍郎右也。薄命人喜兒泣白。

靜之讀畢大驚，反視黃鶴。其睡正酣，病日加劇，而雙顴已微，面色之白乃如素紙。因念此事殊重大，彼女（指喜兒）措詞如此之決絕，行爲如此之磊落，固可稱情中之傑。第鶴之精神既灌注其未來之妻，何又纏綿於可憐之婢？此則實蹈博而不專之誚矣。然觀此人（指黃鶴）平常絕不道及喜兒隻字，此本其閱歷所得，而故作深沈耶？一轉念間，又似非是。蓋此人與我相處雖未久而推心置腹，一見竟如故交。矧前日尙諉我探取所失之詩，設彼（指黃鶴）與其有此旖旎之情，何不竟自索之諒？彼女心地清白，決不

致存無謂之醋意如此。設想則迷霧重重。竟猜不透其中真相。有頃忽猛然曰：吾痛耶！他人之生死在此。呼吸之間。我乃以研究哲理之方法。揆度此不可捉摸之事。理不痛而何一念及此。心緒如琴。心既無主。厥狀乃類炙石之螻。螻覺左右皆非。適黃鶴轉側。喉間似發嚙語。第模糊不辨。靜之趁此時間。急微聲呼曰：鶴翁濃睡耶？鶴不答。靜之之聲略高再呼之。鶴似醒。然仍嚙語。微可辨爲「妹竟棄我……」靜之不顧。仍頻頻呼之。鶴醒。張目見靜之。卽曰：兄來多時耶？請坐。弟甚荒謬。兄責而仍偃臥於禮殊慢。言時欲起。靜之急按之使臥。曰：彼此知心。何用拘於禮節。况兄抱恙。尤不能與常時並論。弟之至此。本儼與兄閒談。藉解岑寂。見兄酣睡。卽欲返步。轉眼間見枕底露猩紅之緘。角弟意爲前失之詩。斗胆取閱。乃絕命詞也。魂魄飛出天外。鶴大驚曰：彼郵使送來者耶？言時躍然而起。雙目灼灼。面色竟如紙灰。靜之恐其受驚。而暈急辯曰：否。此書爲喜兒所貽。並重覆言之。黃鶴心似略定。轉現驚訝之色。曰：速趣我。靜之授之。鶴讀未及半。淚漱漱而下。及畢已聲咽不能成語。有頃曰：此事奈何。靜之曰：奈何耶？還須質之足下。鶴瞿然曰：兄疑吾與彼女有芥蒂耶？靜之曰：此不用疑。閱彼之書。亦不容深諱。鶴曰：冤哉！天乎！此時弟無從深辯。而一髮千鈞。死活存亡之際。亦萬不欲作無謂之剖白。弟須入內勸阻之。言時一躍而起。跋履直趣內室。靜之攔之曰：兄何孟浪。爾男女授受在危急時。固宜從權。但令始方注意。婚媾足下。貿然直入。勢必將此事宣諸大衆。在足下救人一命。卽犧牲小節。在所不計。而令始既視足下如禁巒。豈容憑空插入他人。吾恐一經宣揚。無論彼女無地自容。令始亦決不容彼。久處閨閉。彼女既存此決心。一離此門。仍必自殺。故弟以謂足下之勸阻。雖可暫緩。一時決不能見效。於日後。况須暴彼不潔之名。而夜晚人靜。仍足自了。鶴



頽然倒坐曰。然則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死矣。奈何。奈何。靜之曰。請少安。容弟與兄設法。言畢。匆匆而出。綠窗人靜。萬籟無喧。垣間薔薇之籬。爲微風所吹。擺搖乃無定時。丹桂一本。直立庭除。金色之花。已紛紛滿地。蓋時交深秋。木穰殘矣。夕陽斜照。屋角乃現。朱色垣內。小室三楹。門窗洞敞。一女郎徘徊室內。淚痕宛然。銀河之目。已腫如核。荷斯何人。卽飄零身世。一無依託之喜兒是也。喜兒自鶴處歸來。見靜之入室。知靜之與黃鶴相得。書恐爲靜之所知。必騰笑滿宅。故中心殊躁。卞無倫第念。鶴方酣睡。書又妥置枕底。諒靜之決不致搜尋。至枕下也。思及此心。又稍定。再一轉念。似覺不妥。設靜之入室。而黃鶴適醒。必道我曾蒞書室。窮詰而後。或發現此書。必致債事。吾之計畫。本儼俟諸中夜。今若此。萬不能待矣。入房四覓。殊無死法。喜兒之所謂計畫者。乃深夜雉經。今變計而薄暮時行。此慘劇。四壁闕然。固不愁人之窺破。但繚已覓得。而無可繫之處。蓋屋頂既滿釘天花之板。棟桁之屬。卽爲所蔽。此外則無物堪勝一人之重者。回顧時。見板皮間有手槍一。此槍爲統領所給。使喜兒自衛者。喜兒膽素怯。漫應之。置之高閣。至是乃決計乞靈於手槍。藉了煩惱。急趨閣。次取之。執槍檢視。知子彈滿貯。扳機之法。早爲統領教授。日久幾忘却。取出子彈試之。可再裝之。而兩手之顛。竟如正負接觸之電鈴。震且無已。酸淚亦如秋汛之潮。奪眶狂瀉。可知其中心之苦痛。有頃。長嘆一聲。對準胸次。玉指扳處。槍機立動。人乃暈然而倒。

(未完)

許寶娟女史。美人眉云。曉妝乍喜展菱篋。生就彎環別樣尖。一抹遠山痕楚楚。半鈎新月影纖纖。蛾兒鎖處閒愁斂。螺子施時秀韻添。猶恐淺深描未稱。兔毫纔閣又重拈。美人目云。等閒一顧可人情。美盼由來畫不成。淡淡星迷花欲睡。瑩瑩鏡對影彌清。宜嗔宜喜雙眸炯。傾國傾城百媚生。最是秋波相映處。倚闌看月與爭明。美人腮云。不施脂粉自丰標。顏色天生媚態饒。霞映桃花春妬豔。日烘杏子玉輪嬌。倦倚繡枕偎來久。密坐瓊筵醉未消。試起抽身妝閣去。開篋紅暈鏡中潮。美人口云。一笑天然劇可憐。燕支罷抹亦生妍。珠喉低嚙櫻桃綻。貝齒勻排玉雪鮮。香嚼繡絲飛咳吐。冷呵彩筆寫雲煙。侍兒解對菱花鏡。樊素前身證舊緣。美人手云。搓酥滴粉啓香篋。解繡新詩上素縑。細軟如葱輪秀削。玲瓏與筍鬪春尖。閒調寶瑟寬金約。偶捲湘簾露玉纖。斜掠雲鬢釵忽墮。落花深處記親拈。美人足云。凌波羅襪若爲情。况見金蓮貼地生。踏徑恰如鴉嘴小。出簾先見鳳頭明。挪移微步雙鈎怯。點拍清歌一瓣輕。春色盈盈何處着。惜花聊復下階行。(茂苑逸梅)

小說會 新上海現形記

昆陵李定夷撰

第十四回 竊玉偷香何妨作賊 甘言厚幣只爲探花

話說林小姐那天晚上從秘密地方回家。半途被人暗算。失了知覺。像中着魔一般。這明明是車夫幹的勾當。但車夫又爲什麼要害主子呢。這話說來長哩。林小姐放蕩成性。戲院酒館到處是行樂之地。一天晚上小姐獨自一人赴口舞臺去聽戲。原約定意中人到院相會。不巧他那意中人忽然遇着緊急事情。逾期不至。小姐正在孤寂無聊。眼巴巴望他那心坎兒上的人。翩然降臨。驀地裏忽來一位少年。因見各個包廂一律滿座。惟小姐坐着的二十一廂裏是空着。所以來此入座。小姐並未包定全廂。自然只可聽他坐去。那少年和小姐並頭而坐。中間只隔着一隻椅子。小姐歷練狠深。脫盡羞澀態度。就是和素不相識的男子同席也狠不以爲奇。可巧那位少年是個色中餓鬼。對着這位美如玉貌豔於花的小姐。香澤微聞。噁涎欲滴。又見他單身隻影。更加無捱無礙。不期而然的時時偷覷。這時候大眾的眼光。個個注射在舞臺上。那少年却把小姐當做舞臺一般。小姐的一舉一動。印入他腦筋裏。面直比名角的戲。還好。看正合着一句古話。說道。蒸然見五百年前風流。孽冤哩。後來曲終人散。林小姐款步出院。那少年緊緊隨着。出了院門。見小姐坐上汽車。烏鳥的向東而去。少年坐的是自己的包車。包車那裏趕得上汽車。只有牢牢的記着汽車號數。再作計議罷了。過了幾天。一日飯後。少年從寓裏出外。走到弄口。恰巧遇見兩位女郎。仔細一看。原來一位就是日思夜想的意中人。那一位年事稍高。却不相識。少年沉吟一番。想意中人的寓處必然離此不遠。不然似此嬌怯。那能安步當車呢。想定便隨後跟着。離開約有二十多步。林

小姐和那女友向前直走。那裏知道他在後面呢。看官們在下演到這裏。當把少年的家世先表明一番。他姓白名玉。表字瑩如。華亭人氏。他父親做過幾任知縣。積下十多萬的家私。現在已經去世。瑩如別無兄弟。獨自承襲遺產。因為愛着海上繁華。便到上海居住。來此已有五六年光景。他自幼失教。不事生業。專在婦女身上用心。嫖賭吃着。無一件不犯。上而且還是一位大瘟生。爲着婦女面上。就是整千整百的化費。也沒有一些吝色。老頭兒積下的造孽錢。差不多已有一半。改了外姓。他上海的寓所。和林姓住宅本來相去不遠。這天林小姐和女友從外回來。恰巧碰着瑩如。跟到林宅門前。看林小姐等進去後。記看號數。仍從原路。而回。從此便下着死功夫。去幹無奈。天生缺陷一副黑漆似的臉兒。還加下許多梅花。恰和他那『白玉』瑩如四字。做個反比例。不說林小姐見了他。要退避三舍。就是窰子裏的妓女。也未必歡迎他。不過靠着銅臭的勢力。能壓倒他罷了。但林小姐是非銅臭可壓倒的。自然不勉。黔驢技窮。後來不知他如何去。買通了車夫。想趕那偷摸的勾當。他爲着林小姐。簡直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就是因此犯罪。這般小小風流罪過。也甘心忍受的不巧。那夜被林福撞見。林福力大如牛。暗地裏捉着。一人自然當是小竊。便不問情由。拳足交加。瑩如着了急。口口聲聲連喊救命。林福放了手。把火照着。見是衣冠齊整的少年。心下倒起了疑惑。料是主婦約來赴幽會的。便到上房請示。小姐下樓審問。看瑩如那麼狼狽情形。心下已有八九分明。但料不到有人做內線。便不多問。叫林福從寬逐出了事。可憐瑩如偷香不着。反而飽嘗老拳。誰知色慾迷人。沉溺不悟。他不但沒有悔心。見林小姐寬放了他。還疑小姐憐愛他呢。不過以後當待時。而動不再。鹵莽直撞。徒取羞辱。了隔了多時。林福死了。消息傳到瑩如耳裏。以爲

對頭已去。便無忌憚。拈花惹草的念頭。一時又升到沸點。仍去找着車夫。請他做個牽線。許以事成之後。從優酬謝。車夫笑道。這事恐怕不行。不是小人胡說。像你老那副尊容。我們小姐那裏瞧得上呢。瑩如道。我又不要和你們小姐結親。這暫時的事情。總有商量地步。不過要費你的心罷。車夫道。上回的辦法。我本來說不妥。就使不碰着林福。你老用此強硬手段。小姐那裏肯依到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也是要鬧笑話的。瑩如道。我爲你們小姐就是赴湯蹈火。也所不惜。小姐倘使打我罵我。我還當着他愛我哩。況且小姐歷史。我和你都知道的。他並不是三貞九烈的人。當然有隙可乘。只要你能幫我。忙終有功行圓滿之日。車夫道。小姐的脾氣不同尋常。女子他是自己占了上風。看得世上的男子如同玩具一般。小孩子揀玩具。那個不揀好的。他自然也是如此。斷乎不肯破格相從的。瑩如道。我不過面目黑些。並非爛臭男子。何至如你所說。不值分文呢。車夫道。我的話還沒說完。你老聽者。譬如你老有了潘安的貌。鄧通的錢。有個嫖母似的女子。你要他不要他呢。人心皆同。彩鳳那肯隨鴉呢。你老休了念頭罷。我是再不効勞了。一番說話。含譏帶諷。把瑩如弄得怒不得笑不得。若在平時。早已拿出那公子的脾氣來。此刻爲着林小姐。免不得忍受過去。對車夫道。你看財神面上。再試一次罷。車夫老老實實問道。你老到底預備給我幾個錢。瑩如道。一百塊錢。事成之後。再賞喜封二十元。好嗎。車夫道。我去幹這件事。至少丟掉生意。倘使事體弄糟了。還免不得吃官司。爲着一百塊錢。太不上算哩。瑩如道。只要如願。以償金錢方面。總可商量的。車夫伸起兩個指頭。說道。非這個數目不行。瑩如毫無難色。點了點頭。就此允了。車夫便問他如何着手。瑩如道。我明天告知你罷。兩人就此分手。後來瑩如把預定計劃。一一密告車夫。上回講的林小姐中途。

昏倒就是這番計劃的結果。當下車夫小姐已是中計。急忙把他拖到一個秘密地方。好在夜深人靜。沒遇着什麼阻礙。這個秘密地方本是瑩如的外室。兩人進了門。車夫自去。便有老婆子來伺候。小姐受了悶藥。此時尙未醒來。瑩如和老婆子扶他上牀。輕輕安眠。瑩如守候在旁。少不得東摸西拉。一回兒小姐醒了。睜眼看時。大聲叱問。這是什麼地方。誰拐我。到這裏來的。瑩如嘻皮笑臉的答道。小生渴慕已久。祇恨無緣一親香澤。所以出此下策。請小姐光臨。乞小姐鑒我愚衷。可憐可憐。小姐道。你是誰。瑩如道。小生屢面小姐。難道小姐還不認得麼。小生是滿腦壳都印着小姐的芳影。就使變了灰。也是認得的小姐道。原來就是做賊的。儂寬放了。你你今朝倒恩將仇報起來。車夫在那裏趕快放我回去。否則我喊起救命來。你這姦拐婦女的罪名。担當得起麼。瑩如道。車夫早已回府。這時候已有三下鐘。一回兒天就亮了。小姐既到此地。就在這裏權屈一宵罷。小姐此時已神色清醒。停了片刻。說道。雙方幹的事情。總要出於彼此。願意怎麼。可以使行強迫手段。何況男女相愛。更非他事。可比。斷沒有片面的愛情。可以強制執行的。你縱看對起儂。奈我輩姻緣簿上。沒有名分。儂確絕無意思。如何幹得去呢。瑩如哭喪着臉的跪下道。小姐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我爲着小姐茶飯懶進。疾病交加。面龐也消瘦得多了。小姐倘執意不允。我情願死在你面前。還比害相思病的爽快。小姐道。儂已從實說過。難道你還不悟麼。如此嚼嚙。還像男子漢。瑩如道。爲着小姐。不說不像男子漢。就是當奴隸牛馬也。狠樂願的。小姐被他纏擾不休。心裏漸漸着急。便道。你再纏我。我要喊了。趕快起來。我又不是菩薩。誰要你跪來。瑩如道。小姐答應了我。我才起立哩。小姐被逼不過。別轉臉。去向裏牀睡了。瑩如認是小姐默許。他便輕悄悄的立起身來。爬上牀去。正是

一心想吃天鵝肉。半夜獨調求鳳歌。  
欲知瑩如能否如願。且聽下回分解。

(未完)

顧影憐女史。懊儂曲云。茜窗環玉敲東丁。碧城晝掩桃花扇。春魂如烟隔  
花語。芙蓉鏡裏搖空青。螺山寸碧春愁重。悄倚花冠身不動。絳雪分飛鬢  
角驚。綠雲壓折釵頭鳳。瘦盡垂楊一捻腰。紅闥酒醒麝香銷。珍珠寮中壓  
金線。年年錦字迴文挑。儂采蓮花比人面。蓮花易見人難見。淚滴紅珠濕  
翠衣。愁吟白苧題紈扇。雲房寂寞延孤嘯。鮫絲小罩凝脂塵。凍壁霜華隱  
濃黛。金魚鎖斷璇閨春。香肌冷襯錚錚珮。罡風吹墮青鸞背。漫訝蓬山隔  
萬重。屏山尚在蓬山外。雲翹側彈銀蟠螭。淒馨繡被啼痕乾。簾波無聲剪  
秋綠。櫻桃一樹紅闌干。銷魂陌上青絲騎。金屋無人碧天醉。鈿盒空勞郎  
定情。燭花似替儂垂淚。筆堂夜靜燈影涼。銀蟾暗逗眉尖黃。錦羽文鱗斷  
消息。玉簫咽恨雲天長。閒情不斷如春水。目送飛花三萬里。一寸春心久  
化烟。無端又逐東風起。字字豔化胭脂。是闥帷中難得之才也。

(茂苑逸梅)



談

奮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寶秘之年青 ● 學巨之牘尺 ●

## 豔情書牘

◀ 正編三版 ▶ ◀ 補編新出 ▶

社會之程度日高人類之交際斯繁尺牘者交際上唯一之要品也灌輸智

識通達情懷無不惟尺牘是賴近今風氣宏開婚姻自由仿行歐美因時勢

之需要關於言情信札之書坊間觸目皆是但東抄西襲此缺彼殘絕少完

璧是書矯聘專家撰成正編凡分五卷(一)求婚類(二)寄外各家之失類(寄內附)(三)表情類(四)述事類

(五)訣別類出版而後大蒙社會歡迎銷行之廣一時無匹茲又請諸文豪撰成續編合正

編為全集辭文各居其半言情則溫柔細膩側愴風流搗辭則清言霏

玉綺語串珠引用典故多至二千餘條凡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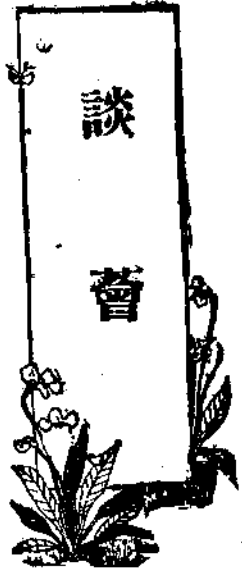
交際上所需者無不完備豔麗之字典雅之詞為之搜羅盡淨總計二百

編足十萬言誠言情尺牘之精華也正編原價六角續編原價四角合購原價一元特價實足大洋六角

贈加錦匣外埠加寄費一角單購一編亦可惟單購照原價七折不能撥特價之例

總纂 李定夷 著者 定夷 東園 爛柯 少芹 秋水 秋心 醒獨 軼池 詩隱 花奴 病骸 絳珠 秋士 織孫 丹岑 靜諳 等共五 十餘人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戊午隨筆

(定 夷)

●紀麴藥大王王妃事

王妃。梁姓。閨字碧雲。浙西鹽商梁翁之掌珠也。美而黠。能以目聽。以眉視。父母極鍾愛之。某道尹之子。豔其色。倩冰人乞婚。翁慕其勢。欲許之。因商諸女。女素迷信。請翁召星者至。一決休咎。以定從違。甫排八字。星者即曰。不合。翁問之故。星者曰。吾不敢言。翁曰。若第言之。苟觸忌諱。不汝怪也。星者諾之。推算良久。徐曰。男命甚平平。惟女命則尊貴無匹。異日不為王妃亦當為夫人。翁聆此語。喜形於色。命酬以金帛。星者又續言曰。女命雖貴。然有一缺陷。事命中註定。適二夫。所謂為王妃為夫人者。須俟其再醮。後始獲有此佳境。翁惡其語不祥。乃忍忿詢曰。有禳解之術否。曰。有之。曰。何術。星者曰。其法先嫁與十字街頭之醉丐。三日後。逐丐去。女公子再與世族兒結婚。則驗矣。醉丐者。終日乞食通衢。每得錢。輒沽酒狂飲。既醉。則仰臥道中。鼾睡如死狗。以故人以醉丐呼之。翁聞言。怒甚。叱家丁。速持杖來。逐此狂僧去。星者恐懼萬狀。踉蹌出。翁自後追之。星者已至門外。忽聞沿街叫化之聲。沙沙如破竹。視之。醉丐來矣。星者見翁踵至。

指醉丐謂之曰君欲擇壻乎此人卽君家東牀令坦也言已奔而逸翁惡星者侮已欲施以夏楚然追之弗及遂遷怒於醉丐嗾健僕毆之以洩其憤丐經痛楚哀呼求援幸行路者力爲緩頰始釋手然丐受創甚重不能轉動矣逾數月翁赴京携女偕往將便道一游西湖途次火車中遇一雋秀佳公子年方弱冠丰采麗都蕙灑然一裙屐少年也碧雲凝睇注視不轉瞬公子轉面泛桃花低首不語翁覩女狀知其有所屬意因藉瀏覽風景爲詞與公子爲旅行中之談話公子漫應之無何公子忽大呼被竊車員聞聲趨集公子告之曰吾衣袋中銀幣不知何時爲人竊去車員曰二等車中安有宵人闖入者公子左右顧曰車中無宵人闖入余固素知然適見彼女子目灼灼似賊屢顧我……語至此車員急止之曰此女乃鹽商之女公子擁資百萬若區區數十銀幣曾不足當其顧盼翁亦盛氣叱之曰吾父女豈盜賊耶何得出此譎言公子亟曰我非敢誣君不過因女公子屢次盼我耳我所謂目灼灼似賊以下尙有他語乃我言猶未畢衆聲繁雜似亂蛙使我不得竟其詞衆皆粲然曰若試言之公子曰我謂此女子目灼灼似賊屢顧我然則卽指彼爲竊我銀幣者耶翁聞其語意始釋然時車行甚疾公子坐良久覺腹餒乃挈皮包置膝上出鑰發扇將取食品以果腹甫啓忽自笑曰吾銀幣何時置此中乃竟誤疑在衣袋內耶於是頗自怨艾不已同車者私相竊議謂其人爲不經事之少年翁潛告女曰驟睹彼人面目頗不惡然察其舉動則純屬一紈袴子弟世間此類人正多若以皮相論人失之遠矣女頷之俄車抵杭州少年先行翁偕女假寓城站旅館翌晨赴西湖游覽浹旬始啓程詣京先是翁有中表某甲供職農曹函邀翁至京一游藉敘闊別情愫翁以愛女故挈女偕行比至京卽主於某之私第至戚聚首乃在異地其樂自不待言某之

婦尤喜梁女愛之如己。出蓋某夫婦年越五十。僅有一子。年逾弱冠。肄業於京師某學校。行卒業矣。某久欲爲其子議婚。以擇配綦嚴。至今尙未獲偶。茲覩梁女貌。驚爲天上人。欲聘之爲子婦。故與之密切也。一日。某與梁翁坐語他事。乘間微露乞婚意。翁曰。固所願也。然茲事非余一人所能自專。須馳函與山荆商酌。俟取得同意。再相告也。某聽其說。翁果函告其婦。旋得覆音。可其議。翁轉告某夫婦大喜。乃涓吉行文定禮。翁卽率女南下。旣歸里。知乾宅親迎之期不遠。遂爲女置備奩具。一切衣飾。備極侈麗。埒於王侯。無何。翁忽得某之電音。謂其子驟染時疫。某日暴卒。夫婦傷感甚。女尤自悲命薄。始信當日星者之言。竟驗然。最後希望。或者將來再賦于歸。攬得王妃。或夫人位置。以符前讖。亦未可料。女乃於哀慟之中。隱含愉快之念。未幾。越西天災流行。梁翁夫婦相繼逝。女無昆弟行。乃依其從叔以居。叔固無賴。性尤嗜賭。自經紀女之家政。泥沙其財產。悉消磨於呼盧喝雉中。未及期年。已耗去泰半。女無力阻止。亦惟聽之而已。又數年。家資蕩然。叔擬售女得值。爲孤注一擲計。因倩蟻媒介紹之時。邑有黃甲者。初爲婁人子。嗣以獲有憑藉。遂致暴富。顧年三十矣。尙子然寡耦。久欲娶婦。以主中饋。然里中咸知其醜。酒旣醉。輒喜與人尋衅。始以口舌相角。繼卽憑武力。解決人咸贈以麩。大王徽號。坐是之故。無有敢與議婚者。茲蟻媒以梁女爲彼作伐。黃大喜。過望。願出千金爲女叔壽。蟻媒之酬。不計焉。蟻媒返報女叔。遂首肯結婚。後黃見女丰姿絕世。饒有大家氣。因詢其家世。始悉爲梁翁之掌珠。乃嘆曰。星者之言。不我欺也。女不解所謂。叩之。故黃曰。余非他人。蓋卽上年爲汝父鞭箠之醉丐也。彼星者告我。謂我與子有婚姻緣。分要我於某日。叫化經過汝家門首。必有奇遇。今果踐言矣。余他無所恨。惟丈人峯之一頓殺威棒。太覺不情耳。今汝爲吾婦。

吾安敢記前隙哉。女始悟事有前，因轉安然。自適回憶，王妃與夫人佳識，亦信而有徵。蓋黃夙號麩，藁大王，今已爲其偶，顧名思義，亦儼然王妃矣。

### ●趙烈婦事略

嗟乎。頹風薄俗。至今日而極矣。傳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之人。能知四維者有幾。但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羣趨於寡廉鮮恥之途耳。乃不謂溷濁京塵之中。而有慷慨殉節之烈婦。義所當死。死重泰山。萬綠一紅。非難能而可貴乎。論者每謂自殺與守寡。違返人道主義。吾寧蒙非人道之惡名。殊不願人之借名人道而自陷於名教之罪人也。吾紀趙烈婦事。因之有感焉。婦王姓。宜南人氏。家居西門外。美而慧。略解詩書。烹飪縫織。是其所長。比長。適同莊趙德懋。德懋爲某部司書。文章丰采。俱非凡品。夙有都下小才子之譽。結婚後。伉儷之情。極篤。婦婉順。溫和。尤得堂上歡心。德懋性好試馬。每日入城辦公。輒坐騎而往。何期風雲不測。好事多磨。新婚未久。德懋竟以墮馬身故。婦驟遭大故。痛極無淚。誓以身殉。然恐家人之防範也。於人前轉落落無戚容。惟枕畔。衾角常有溼痕。蓋當宵深人靜之候。無時不紅淚。儉彈。嗚咽。達旦。所以不卽死者。以有所待耳。亡何殯期至矣。婦處理喪事。不改常態。送喪之日。棺已落坑。婦忽躍而起。哭而言曰。郎乎。汝事畢矣。余忍獨生。泉路有靈。還請稍待。言甫終。首觸一大松樹。親族趨而止之。已是無及。紅冰點滴。衰草爲赤。婦已頭破腦裂。從其夫赴極樂國去矣。時德懋埋葬未竟。婦翁哀婦之志。立時市棺成殮。而併葬之。會葬者無不泣下。此民國七年冬事也。嗚呼。可以風矣。

### ●姜才女遺詩

姜才女。阜寧鮑墩人也。生有夙慧。琴棋書畫無所不工。兼得相人術。盛名既噪。求婚者踵相接。女輒使人索其生辰。親自推敲。積數年。無一可者。鹽城諸生某。素以風流自命。而行多不端。室已有人矣。豔女之名。遂僞造一極貴之八字。請婚於女門。女推詳之。頗以爲可。姜姓無子。將依女。以續宗祧。某乃入贅焉。某固金玉其外。翩翩美少。風流蘊藉。誰復識爲無賴子乎。年餘。某歸鹽城。妻不放行。遂與女絕。女思之。殊殷。晨占鵲噪。夕卜燈花。幾無日不淚痕洗面也。後值大比。知某將往應試。因賦詩託人寄某。詩曰。自嘆紅顏怨白頭。年華三。八。倍。堪。憂。祇。因。慣。擇。姻。緣。簿。惹。得。終。身。無。限。愁。君。心。未。必。是。儂。心。君。去。儂。愁。更。覺。深。愁。到。君。歸。歸。未。得。教。儂。無。意。整。羅。襟。又。七。律。云。消。寒。無。計。度。春。宵。悶。對。銀。燈。手。懶。挑。遠。遠。鐸。聲。風。入。牖。朦。朧。月。色。海。來。潮。雙。親。白。髮。催。年。老。一。夜。朱。顏。待。曉。凋。斜。倚。枕。邊。眠。不。得。韶。華。誤。我。在。垂。髻。怨。而。不。怒。女。蓋。終。不。知。使。君。已。是。有。婦。而。薄。倖。郎。之。不。可。恕。也。女。又。有。詠。燕。剪。一。絕。曰。王。謝。堂。前。舊。壘。空。風。流。何。必。說。江。東。上。林。一。日。齊。飛。遍。剪。出。宮。花。別。樣。紅。信。手。拈。來。一。氣。呵。成。出。之。閨。閣。允。推。名。作。

●餘杭新詞

友人寄我憶波秋館餘杭新詞。隱刺時事。而出以風流蘊藉之詩。佳作也。節錄其四。一曰。纔過三橋便不同。羽林如虎劍如虹。梅花碑下休回首。裏面深藏老令公。軍署在梅花碑。禁衛森嚴。士夫側目。此詩所以刺之也。其二曰。府主恩同海樣深。瘦腰丰度忒娉婷。後房粉黛無顏色。不獨傷心是小青。此詩纏綿悱惻。幾類閨人怨慕之詞。而實則句句各有寄託。齊照岩氏深信沈爾昌事。無大小悉以決之。秘書長馮學書輩莫不側目。故第二句暗藏沈約末句以小青喻馮也。三曰。輕棉繡被黑網牀。權作陽台也不妨。最是無

情。條。二。碼。五。更。風。雨。打。鴛。鴦。杭。人。呼。警。察。爲。條。二。碼。子。警。察。稽。查。旅。館。極。嚴。幽。會。者。每。多。不。測。此。紀。實。也。四。日。排。比。佳。人。甲。乙。班。試。從。拱。埠。望。江。千。年。來。總。統。多。如。鯽。數。到。杭。州。已。有。三。杭。州。花。選。以。李。湘。君。爲。拱。宸。橋。大。總。統。小。寶。珍。爲。江。千。大。總。統。小。桂。英。爲。城。內。大。總。統。詩。蓋。紀。實。然。玩。其。語。氣。感。慨。深。矣。

### ● 萬里尋親記

讀寧波四明日報。有廣告云。(女士尋親)「女士吳姓。五歲時。爲其父賣與粵人某。居滬年餘。轉賣與粵人楊姓。攜往美國。幸經美教士收留。送入學校肄業。現年三十歲。充桑港女校教習。去年。由美來甬尋親。但鄉里籍貫。及其父之名字。因被賣時年幼。無從記憶。惟憶其家中屋後有山。面臨河。附近有。大石橋一座。依父母而居。有兄一人。尙有嬰孩。不知是弟是妹。一日之晨。其父携之。趁河干小船。舟人以兩手划槳。約至中午。上小火輪船。歷三四小時。抵寧波。旋由寧波至滬矣。女士自述如此。渠少小去家。居美多年。已不能操土音。爰代爲登報。冀有仁人君子。知其家之所在。或知其父母兄弟。與上情節相符。轉告其父母兄弟。先至南門外中學校。或鼓樓前鼎新號。與張裝伯接洽。轉告女士。俾得審認。如果確實無誤。不負女士隻身萬里。艱苦尋親之孝思。感且無既矣。」此事爲極好之小說材料。演之成書。當與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並傳。



## 寧靜軒碎墨

(朱鴻富)

### ●吾鄉兩賢婦

唐家煦順治初孝廉也。兄家相坐三藩事死。時其子啓棠年未周歲。家煦妻于氏收養之。乳哺鞠育。同於己。後以無子。乃勸家煦置妾。生子曰啓勳。不一年而妾死于子。啓勳一如啓棠。又商人劉錦亮妻印氏。養夫兄之子及夫妹之子。恩勤兼至。二事頗相類。然于氏爲士大夫妻。且知書識字。康熙間。以夫兄坐三藩事。會上表於朝。請舍其子以全唐氏。其人固深明大義者。有賢行。宜也。惟印氏生長鄉間。爲商人婦。非有見聞之益。數學之功。而其賢不減于士大夫妻。尤爲難得。吳蔚光太史曾爲作傳云。

### ●高行

余遠祖有少溪公者。爲人淳厚孝謹。十九歲時。聞父母提婚事。則逃避。家人驚索。得之於寢室。猶涕泣不已。問其故。則曰。若然。從此不得與父母兄弟相親矣。父喪。廬墓三年。日誦金剛經兩卷。問日植樹一本。及服闋。則已千餘株。不及十年。蔚然成陰。有弟四。三弟蘭溪。死於京師。公聞信。親往料理喪事。往返數千里。絕無怨言。所舍輒悲號。上食晚則坐臥棺旁。跣步不離。路人咸爲太息。及歸。諸弟以蘭溪無子。析其產。公不能止。聽之。有妹貞蘭。尙未嫁。諸弟得財。皆遠去。不復顧。公乃罄己資。以遺之。鄉人士高其行。薦之。有司有司上之朝。舉爲孝廉方正云。

### ●廬陵三忠祠

寧靜軒碎墨

宋歐陽修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文忠。南渡時。楊邦乂戟手罵賊。視死如歸。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從而諡曰忠襄。胡澹庵直言極諫。乞斬相臣。士大夫復翕然尊之。天子亦從而諡曰忠簡。廬陵人因其有功家國。爲之立祠。號曰三忠。自宋以來。朝已數易。而祠猶巍然存焉。

### ●陸明光

陸明光者。不知其鄉里。自幼師事楊繼盛。嘉靖末。繼盛官吏部員外郎。時明光亦供職部中。後繼盛以參劾嚴嵩罷職。故例。凡其所薦。一律皆罷。遇有繼任。則往事焉。久之。嚴黨有胡植者。拜員外郎。所薦皆往拜之。獨明光不往。人有詢之。則曰。是黨嚴嵩而陷楊公於死者。某有何面目見之。寧死不往。乃肩其行李而歸。歸時。妻笑迎曰。引領夫子久。今始歸乎。明光不答。但頻頻嘆息耳。妻詢何事。明光以實告。妻大夫望。哭曰。妻子飢寒已甚。子猶如此。何以爲生。明光厲聲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寧死不往。後有邢孝廉高其義。聘爲教讀。免飢寒焉。

### ●孝子還金

孝子黃讓恭。濟陽人。父襄勳。名孝廉也。爲人正直不欺。某年。以棺斂饑民事。負同邑牛氏金。臨死。謂讓恭曰。汝父一生清廉。從未作一非分事。某年。以一時之不忍。棺斂饑民。致負牛氏八百金。汝不忘父。他日爲我償之。讓恭泣受教。以勤儉故。家業稍稍振。因約親友之年老者。求券於牛氏。議還其金。牛翁恚曰。棺斂饑民。原是善舉。某固極願作此。當時以黃君熱心。不忍掠其美。且以黃君清正。不敢却其券。否則牛某固非守財虜。比忍向黃君索。負乎。君既爲黃君親友。亦我之親友也。且共飲啖。毋言前事。後黃氏數遣客至。

牛門皆被却。最後黃又挽族長往。牛氏置酒如前。族長大言曰。今日爲驗券。來不得券。不飲也。請速將債款數目示我。否則不出門矣。牛乃以僞券出示。僅五十金耳。族長曰。當不止此。牛爲族長所迫。乃偕之登樓。檢之。敗塵中。券果在。視之。則八百金。族長大駭。疑爲不實。翁曰。某心目中。無是券久矣。故置之。敗塵中。爲我語黃君。某實不欲索此負也。族長歸告讓恭。讓恭曰。此固亡父所負。不償。何以對父。卒取八百金還牛氏。牛不得已而受。時人兩義之。

●異聞二則

邑人姜文光。性端謹。以孝聞。有一子。年甫五齡。嘉靖間。沿海倭寇猖獗。文光夫婦奉父母以逃。乃給其子入村前古塚中。聞此塚爲大宋御史金某墓。上巖穿有一穴。故以器繩之下。而以乾飯水漿與之。兒既得乾飯。亦不啼哭。文光乃舍之去。及亂平。已事隔一年矣。文光既歸里。擬收塚中子骨。更爲瘞埋。趨視。則其子安坐無恙。見父母猶招手相呼。爲狀若甚樂者。而文光猶恐其鬼也。不敢近。既而自忖曰。我之棄子。非爲故意。乃遭逢離亂。不得已而出此耳。彼既爲我子。當亦相諒。於是決意就之。乃知其未死。問其從何得食。以至於今。子言見塚角有一物。伸首塚外吞氣。兒亦效之。遂不復飢。子既出。文光依子言索之。則一大石龜也。夫妻乃焚香祝之。

城隍神各縣有之。吳越風俗。凡遇疾疫及水旱。必禱於神。康熙某年大旱。自五月朔日至七月晦日。不雨。時常湖陸清獻宰嘉定。乃齋戒禱之。七日。仍不雨。清獻乃與約曰。某宰是邦。不虐民。不苛歛。一片誠心。惟天可鑒。今爲民祈之。於神。苟三日不雨。將焚神之像。七日不雨。將焚神之廟。未及三日。而霖雨大至。合境。

露足他邑則依然不雨。上官以是重之。

寧靜軒碎墨

四

### ●文衡山

文衡山吳人。文章德望卓絕一時。遠近欣慕之。時寧王宸濠蓄異志。乃搜集國中賢者。以謀舉事。公亦與焉。不就而逃。明日使者復至其室。書函幣帛。猶置几上。而人則不見矣。既而遇見友人於崑山。責之曰。寧藩厚汝。而汝不往。何哉。公曰。禮有天子養士。今藩王養士。奚以爲哉。且天下一家。承平日久。藩王養士。又奚爲哉。未幾宸濠叛。人乃服其先見也。郡有富室慕公高義。宴之於家。酒罷留宿。盡以席間銀器陳室中。案上蓋以贈公也。時方暑。苦蚊不能寐。乃端坐帳中。一人突入其室。攫數事去。蓋日間座上客也。先生自忖曰。言之主人必與絕交。奚可哉。翌日晨。卽留書案上曰。今暫借銀器數事去。餘則仍留奉主人。旣而訪知爲某匠所製。乃製以償之。又老儒周某。積館穀八十金。強存於公。權子母利。留之幾十年。後則盡取以去。老儒沒。其子不知也。仍請欺於公。公如數與之。子持金歸。其夜卽夢見其父責之曰。文公長者。豈肯吝我金。一年前余以失館。已盡取其資矣。當亟還之。否則周某一生清正。死後反令子孫詐人耶。其子卽以還公。公曰。若翁金固早償之矣。此八十金者。聊助故人喪耳。幸勿固辭。嗣後再夢見若翁者。請以吾語告之。其子持金歸。其夜又夢見其父。仍怒責不少貸。其子如父教。必欲返金。公仍不受。且躬往祭之。聞者咸爲嘉嘆。此譜兄鄒企達告余者。後續古今文鈔李果書文衡山遺事。所記與鄒述大同小異。非古之隱德君子。其孰能之。

### ●狂婢

邑有陸錫榮者。生前曾爲訓導。以清閒故。家貧甚。及卒。家境益艱。妻何氏。欲別嫁。已有日矣。有清娥者。本陸氏老婢。年與何相若。素抱不嫁主義。人以狂婢呼之。聞主母將嫁。蒙被而臥。不言。亦不食。陸氏揭其被。曰。汝何病。三問不一應。乃怒曰。余好意待汝。汝竟不知耶。婢乃躍起曰。我固陸氏老婢。誰不知之。試問汝爲誰家。主母而猶以婢視我。不亦羞乎。何氏聞言。色赧。亦蒙被臥。反側者幾終夜。翌日。肩輿至。媒媼不見何氏。怪之。搜其室。方斷鼻以臥。被上血痕斑斑。乃嘆息去。事爲婢知。乃叩首曰。主母如是。庶不負主人矣。既婢以紡績養主母及幼主。幼主稍長。又送之入學讀書。後成孝廉。卽陸廷德也。及何氏死。婢猶健在。廷德事以母禮。而婢無矜色。有事必稟白。婢死。廷德乃葬之於祖塋側。樹豐碑其上。題曰。義婢清娥之墓。

●牛鑑僕

牛鑑有僕曰胡森。自幼鬻於牛氏。自牛應州縣試及成進士。行必身隨。後牛鑑開府兩江。胡亦從焉。道光二十二年。英人入侵。朝命牛鑑陳化成扼守吳淞。牛守其左。陳守其右。事急時。牛留餉械不發。陳派委員往催。仍不與。胡在旁撻言曰。陳公部下糧食。且盡。何以出戰。此間餉械多。盍不分半與之。牛曰。何來餉械。胡曰。營中存者非耶。牛乃叱曰。汝何人。敢預乃公事。胡曰。某大人僕也。本不敢越俎。惟念陳公忠義。今糧械將盡。坐視之心。實有所不忍耳。在大人。意必謂陳公會參奏我於朝。今日之事。我既爲政。則陳之生死。實在我手。宜有以報之。此小人之用心也。且時至今日。當以國事爲前提。豈念私忿時耶。大人果如此者。一朝事發。族矣。惟冀裁之。牛怒。急揮刃斬之。頭着地。猶張目。切齒作憤怒狀。嗚呼。僕其身而大人其行矣。

●馬翹兒

嘉靖末。徐海以一縑衣起島上。五六年間。戰無不克。朝廷檄召海內名將。與之喋血於吳越間。固未聞有虜其一將者。其人之飄忽奮迅可知。乃不旋踵而身敗名裂。論者必謂將士之力戰所致。不知徐氏之敗。實馬翹兒致之也。馬爲臨淄樂戶。以善歌名當世。假母待之虐。脫身來海上。適爲徐海屬。下郝龍掠去。獻之徐。寵甚。馬日見江南人民之慘苦。雖陽暱之。然亦陰幸其敗而可得間歸國也。時總督胡公方遣使說徐投降。徐猶豫不敢決。馬曰。以公之威。降必得官。終身不失富貴。若不降。部下恐有變。徐曰。誰敢變也。馬曰。他則不敢知。惟葉麻者。當時曾欲妻我。郝龍與之爭。幾至用武。後以獻公。始各無言。然葉之怨公。豈肯忘哉。海聞言。計遂決。乃不爲備。既而爲謀者所悉。遂整兵攻入。斬徐海。而迎馬翹兒去。胡公擬以馬妻其子。馬不肯。曰。徐公遇妾厚。祇以不忍生民流離。故計誘之。今妾已爲不祥人。何敢再爲公婦。遂投錢塘江而死。士夫聞者。莫不敬之。

●曹定菴遺事

曹定菴。籍華亭。致仕後。家居武林。爲人疾惡極嚴。鄰右悍生甚怒公。一日。公獨立門屏。瞻眺野景。生於是修尺書。若爲問候者。而中多詆毀語。俟公出。令人遮於路而上之。公不受。曰。若主與我實無好言相慰也。候吾僮來。再爲處置。既而僮至。命取火焚之。使者以狀歸告生。生大慚。某年。有同僚某姓子。挾妓過其門。召之入。而施以夏楚。且責之曰。若父居官清正。以樸儉。故得積金遺若。今若淫恣。如是不戒。若是不能對。我故人也。某姓子自是不復敢出。而閉門讀書矣。迨舉孝廉日。設宴饗客。請公上座。曰。聊以報教訓之德。座客兩賢之。

## 花萼樓隨筆

(天 寬)

當癸丑甲寅間。洛潼一帶之狼禍。爲害頗烈。世之傳者。咸呼之爲白狼。其實非也。友人劉龍威君告余。白名朗。字永丞。一字西台。世爲豫東望族。朗初爲陸軍學生。畢業試列第四。同班者咸戲呼之爲白老四。其實非行四也。驍悍有肝胆。初投吳祿貞部下。爲弁目。吳甚器重之。辛亥之秋。吳自京發石家莊。朗在河南招集兩河（河東河北）驍悍有志之士。近千人。謀在雍洛舉事。爲吳祿貞應。以斷北軍歸路。規劃初定。祿貞被狙擊。朗涕泣誓於徒黨。具言吳之所以死。並指天矢曰。證其爲某權要所害。遂矢志爲吳雪讎。王天縱者。亦朗所物色。而受朗指揮之一。朗助以餉械。使持豫西軍節。王既受袁氏籠絡。而受撫。有人勸朗投降。朗謂袁固贊成共和。吾不當仍自樹一幟。決以所部歸政府。遂先遣其重要徒黨某某二人。持書謁汴督張鎮芳。時正張方案後。鎮芳遽執其使而殺之。且匿其歸撫原書。而以獲匪電聞政府。以冀邀功。請賞。朗大憤。誓爲其部下復仇。死黨千餘人。無不甘爲所用。故戰守恒佔優勝。嘗嘗黃興爲腐儒。不知軍事。且謂黃興神志昏惰。不能用人。久必爲人所用。其識見卓絕。有如此。當時討狼最力者。爲趙倜。而趙與朗係同學。朗視之如小兒。故屢勝屢敗。攻守無定。蓋玩弄趙也。迨後豫皖交界之伏莽。假朗名義。以禍民。朗知之。喟然曰。我何忍虐民耶。遂偕其親信入秦山隱去。至是趙倜始得以肅清狼匪報政府。且梟其首。殊不知爲也。龍威與朗爲至友。所語或非虛妄。

南鄭縣馬快何玉者。初爲兵。苦鎮將虐待。棄去。多力。善發砲。曩時舊式之過山鳥（礮名）逾五十斤者。玉

曲身施放。輒應手靡。南鄭令何振權奇其人。募爲役。清嘉慶三年四月。流賊寇南鄭。將涉褒城之黑龍江。爲入蜀計。玉伺江之東。黎明。賊西行。遇伏。殺數人。賊涉淺渡江。玉轟擊之。賊南竄。玉率鄉兵追之。賊據南岸以抗玉。玉放礮。賊散走。玉輕視賊。單身渡河。遂被拘。賊素憾玉。又惜其勇。至是擁之去。玉自忖無生理。罵不絕口。賊慰之曰。好男兒從我則生。玉罵愈烈。鄉兵趨救。賊恐見奪。遂刺其腹而死。所負砲尙在背也。賊退。振權辦棺殮之。設酒肴哭拜。鄉兵無不下淚。請於巡撫擬獎其勇。會賊勢猖獗。軍營移駐不定。遂不果上。至今湮沒不彰。惜哉。

張振武。字春山。武昌起義之偉人也。元年八月間。被殺於北京。輿論哀之。其靈柩歸鄂時。黎黃陂尙在鄂。輓以聯曰。爲國家保衛治安。功首罪魁。平議質諸後世。惟天地監臨。上下私情。公義此心。不負故人。觀斯語氣。黃陂當日實處於兩難地位也。聞此聯出。饒漢祥手。又章太炎氏輓之曰。英雄故自粗疏。猶當宥之。十世權首。能無受咎。如何贖兮。百身亦有道著語。

桐梓令吳敬森。山東人。與黔陽周石藩交。某次因公至郡。住楊家客寓。其幕友劉君亦與周厚。周與吳適宴於遵義縣署。署鼓後。各返。次日。周謁吳。吳呼怪事。云昨夜歸來。甫入門。聞擊搏聲。甚厲。疑誰與劉君鬥也。推扉視之。則劉在臥室中。揮拳如雨。足亦上下飛揚。捺之使言。嗒焉若失。固詰其究竟。則曰。某氏率其女將與我爲難也。先是桐邑有童生某甲。贅於岳家。飲食衣服。皆仰給於妻。以故婦有驕色。雖生女已三歲。而反目之事。則時常聞之一日。閻威大作。生恚甚。持鋤柄擊之。其女泣呼。亦一擊而斃。生自首。吳壯其氣。且以其爲寒士也。頗加憐恤。與劉謀。思有以開脫之。從末減劉正繕稿。而冤鬼至矣。自後周勸吳照



例施行始得無事。誰謂冥冥中無因果耶。

沒奈何。本俗語。詳釋其義。初不足奇。然竟有取以名物者。是真奇矣。堅弧集載張循王浚家多銀。每十兩鑄一球。目爲沒奈何。言不能動用。無可奈何也。此事與王夷甫呼錢爲阿堵相類。卽顧長康所謂傳神相照。正在阿堵中之意。

丁雲娥。陝西某縣人。故潛江令丁某之女。母雷氏。客倡也。丁納爲妾。生子不置。及雲娥。令卒後。雷挾詐誣控。寅僚稔知其惡。聞於上官。問擬杖徒。遞回原藉。交令嫡子不驕管束。不驕亦無賴子。逗留不去。雷欲鬻雲娥。雲娥以死誓。控於江夏縣。令廉得其情。雲娥曰。母兄如此。若再隨之。必流爲下賤。願決一死。以全故父之名。時宰江夏者。爲山右郎錦駿。曰。吾故無女。若爲吾女。何如。雲娥感焉。其母兄皆具結狀。上其事於大府。案遂定。此清乾隆間事。聞者多歎服雲娥之志節。

潛娘。浙人。年十六。僑寓申江。美丰姿。嫻文學。居恆落落。有超世絕俗態。蓋故家女也。後流入風塵。遇富商。執袴。僅一茶相款。至嚶嚶嚶喉。非墨客雅人。不可得聞。則對花吟詠。或閉戶讀書於古人。牢騷處。尤低徊不釋。手歛。縣孔生。少有才名。負笈東瀛。道出上海。初見潛娘。知非風塵中人。極相憐愛。潛娘亦以曲衷見訴。花晨月夕。細語纏綿。生詠杜秋娘。金縷衣。以諷之。潛娘唏噓太息。謂紅顏薄命。自古已然。但得山嶺水涯。聊寄餘生。爲幸多矣。又安敢冀人世豔福乎。生居留浹旬。以東渡事亟。卽治裝行。潛娘餞之。妝閣生戀戀。有不忍意。潛娘慨然曰。時事至此。已不堪問。耶君天資穎悟。正宜學成歸來。肩茲大任。若放浪風情。銷磨壯志。寧特有負平生。抑將何以對知己。生謹諾而別。從此潛娘杜門謝客。寂守空閨。假母多方凌辱。亦

罔置言語夕陽一角斜映愁眉殘雨半窗暗彈淚血其悲哀悽惻雖罄南山竹不能盡也時毘陵貴公子某耳潛娘名以千金啖假母奪之去無力楊柳隨風摧折傷已公子性佻健初悅潛娘豔作一二慰藉語以承之歲餘漸生厭薄棄置勿顧迨孔牛歸來追尋故居則桃花猶是人面杳然悵悵以去

九江朱稚圭次琦中道光丁酉本省鄉試丁未成進士以即用知縣需次山西咸豐元年委署襄陵縣知縣到任多異蹟名傾一時有繫囚趙三不稜者巨盜也護縣薛經歷將卸篆趙挈命犯王申保等越獄逸去薛憂懣甚須朱至以相屬朱謝病三日不至益急不知所爲趙三不稜黨衆亦以尹病未視事弗戒也然朱早出重資假平陽郡捕疾馳百餘里至曲沃郭南以俟趙三不稜羣就酒家飲坐未暖役遽前持之奪刃格拒顛數人墜地忽樓上下百炬齊明則赫然襄陵縣燈也迺驚惶失措伏地就縛比邑人迎朱則朱已尺組繫盜入矣遠近咸驚以爲神

北京八大胡同爲遊人注目之所由來久矣人皆知之夫腥羶妓院豈盡在八大胡同之內况有倡伎之胡同未必皆大而近來新八大胡同之稱可與倡伎之八大胡同遙遙相對一石大人胡同民國初葉袁世凱曾在此處組閣辦公可稱大胡同一金魚胡同爲前清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那琴軒之公館都中要人凡有宴會都假那宅一堂子胡同前參謀總長代理總理王士珍寓此可稱爲大胡同一府學胡同有前總理兼參戰督辦段祺瑞之私宅一錫拉胡同有交通總長兼財政總長專借日債之曹汝霖住宅一安福胡同爲組織非法國會收買猪仔議員安福俱樂部之會址一五條胡同有徐世昌之邸第一幅兒胡同有馮國璋之新居以上八處均可與八大胡同相提並論

辛亥改革以後。清帝年號。仍行乎宮城以內。說者謂閉戶自成歲月。開千古未有之創格。其實不然。世祖之遷跡空門也。居位凡十八年。而有人於骨董肆中。見有順治二十四年之曆書。其時康熙已接位五六年矣。因宮中以故君尙存。不忍更易。故仍其舊。高宗既內禪。宮中仍有六十年後之曆書。後亦流入市廛。可知宮中與外間。異殊蓋於茲數觀矣。

溷陽端午橋。負有雋才。性好嘲諷。時人咸以名士稱之。前清歷官湖廣兩江直隸制軍。其接見僚屬。及與賓客燕會。舉凡言語之間。無不詼諧。攻人之短。藉炫己長。當端官工部時。同官有趙有倫者。爲京師富家子。目不識丁。以其舅張翼之援。入資爲郎。歷得要差。且充會典官纂修。嘗以千金購一妓歸。大婦妬其。憤不能容。立使幹僕驅之出。趙以河東獅吼。莫可如何。遂另覓金屋貯之。婦知其隱。乃禁趙自由出門。歸稍晚。輒詬諄不休。趙甚苦之。一夕。趙與端遇於署中。端呼與語曰。吾昨偶作一聯。一額。君試爲我評隲之。聯云。一味逞豪華。原來大力弓。長不僮人。誇富有千金。買佳麗。除是明朝。絃斷方教我去。敦倫額曰。大宋千古聯末。蓋狎趙名。趙不知其諷已。反極稱贊不已。又靈石何潤夫。庚子歲。官副憲。以拳匪頭目革職。何本庚辰庶常。散館。改部。籤分工曹。夫人某氏。閩威甚厲。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長跪以謝。既入工部。贊白金往拜滿尙書爲師。某嫌其菲。怒斥之。端乃撰一聯曰。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三年。成白頭。(庶吉士七品。金頂。改部。屬則六品。須換白石頂)蛾眉搗麝。翻令我作丈夫。難額曰。何苦乃爾。其聯語末句第六字亦狎何名。綜觀二聯。諷刺無所不用其極。雖由趙何之懼內。有以啓之。然慣以筆墨諷人。亦未免有傷忠厚。端之結局不臧。殆亦生平刻薄所致歟。

陳生。餘姚人。美姿容。早失怙。母章氏。工詩文。生資聰慧。幼承母教。才品兼優。聞者皆嘖嘖羨之。年十九。締婚於同邑余氏。女名玉蓮。冰肌瑩潔。姣好處子也。時方十三齡。與生共讀。兩小無猜。日相嬉戲。及長。遂各遠嫌。握手言歡。不復如前矣。待秦晉一締。則天涯咫尺。如隔重雲。旋生負笈遠方。東望故園。客懷渺渺。兼葭秋水。時繫離情。忽惡耗飛來。生母仙逝。生奔喪回籍。哀毀過甚。形銷骨立。繼乃經營窀穸。葬甫畢。又遭回祿之虐。脂膏無餘。可憐焦土。於是一貧如洗。甑上積塵。爐中乏炭。惟有仰屋咨嗟而已。一日。有持書者至。賀生曰。高材得棲身所矣。生拆視之。則某宅聘就西賓耳。涸轍之中。得此一勺水。亦可以暫活。乃往就之。玉蓮父聞生遭逢厄舛。視人落井。不援之以手。反投以石。乃揚言於衆曰。生家徒四壁。西席僅足以餬口。何能養及妻孥。吾女不慣簞粥。老也請其另擇。生初聞而錯愕。繼大怒。遇人便言。至於髮指。後女家爲綠林大俠所劫。女父誣生同謀。訴於邑宰。拘生下獄。酷刑備至。生終叫屈不承。致案懸難結。一夕。生悶坐囹圄中。感歎身世。不覺泣下。乃曲肱假寐。見二巨人排扉入。謂生曰。爾勿懼。吾等乃神也。女父殊可恨。已促其壽。玉蓮終歸爾。有但稍遲耳。言畢。靈風一轉。忽不之見。生驚寤。則天已曙矣。謂此夢甚奇。惟不知能如言否。已而忽一人掩入。淚痕洗面。細審之。則玉蓮也。女與生相顧慘沮。哽咽不能言。久之。生驚問女所自來。女曰。妾今不避物議。貿然面君。君苟能諒微衷。不以前愆爲恨。則妾已有救君之法。今已賄通獄卒。魚更三躍。君當不翼而飛矣。並以青蚨數千付生。曰。此妾歷年所蓄積。今罄以遺君。他日直上青雲。幸勿忘苦命人語畢。唏噓去。生感且泣。是夕果出獄。于是遍遊四方。後仕於某邑。時女父物故已一載矣。女正伶仃無依。生急歸。迎娶焉。嗚呼。人情翻覆。今古同然。余每讀昌黎之柳子厚墓誌銘。未嘗不掩卷三歎息也。夫玉蓮一女子耳。而能扶危救急。謂非巾幗英雄乎。

憐懂書屋隨筆

(慈生)

● 荷荷僧

僧不知何許人。亦無人知其來歷。常行于吾邑通衢。向市肆索鵝眼錢一文。人不與。亦不較。但鬻肩蹙額。曰。荷荷。衣百衲。僧衣難嚴。冬酷暑。未嘗或易。人疑其啞。顧聽官甚聰。雖微聲亦聞之。未敢必其啞也。僧有奇疾。三步而外。首必顛。連及四肢。軀幹亦頻頻而顛。顛既必呵欠。呵欠而後。乃瞠目。張口曰。荷荷。人遂名之曰。荷荷僧。清制里有甲頭。專筦街市乞兒。路過僧道。例不過問。僧行乞既久。稍稍爲里甲注意。一日。乃遇於北門。僧循例沿門走索。里甲怒甚。面叱之。僧似不解。瞠目向甲。曰。荷荷。仍挨戶行乞如故。甲大怒。蓋丐遇甲頭一叱。例須避走數十家。不見甲頭。方可再乞。甲頭亦必與乞兒背道而行。如此者。謂之遮面子。僧既不遮面子。甲頭乃持手中烟桿。怒擊僧股。着股如擊石。磬桿且飛去。尋丈里甲大駭。視僧則顛。巍自若。似不知有甲擊。其後者甲銜甚然。無如何。怒詈而去。邑俗每逢春三月。神會盛行。綠女紅男。成羣雜沓。尤以十四二十八等日爲最。一般乞兒。均趁此鬧熱。投機硬索。人因厭惡而立予之。若輩亦終日奔走。謂爲一年中之佳日。僧乃大異於衆。趨僻巷倚牆僵臥如死人。會畢乃醒。同研友趙搗庵。好奇士也。喜拳術。聞甲擊僧事。知爲非常人。專偵之。遇於野。揖而言曰。師非挾絕技而隱於丐者乎。小子不才。頗喜技擊。願北面受教。僧似不解。趙言張目蹙額曰。荷荷。趙申言之。僧仍不解。趙手語之。僧瞠目有頃。踉蹌遁去。趙摩然而返。里甲既見辱於僧。銜之刻骨。一夕。召乞兒若干人。偵僧臥邑廟檐下。羣往毆之。度不能支。乃散。翌

日潛往窺之。僧已氣絕。廟祝報告善堂。備薄櫬。將殮。僧忽蹶然而起。頭首簸。張日向衆曰。荷荷拂袖。徜徉而去。不知所終。

### ●周伯漁

鄰翁周子復之子。乳名伯漁。幼有小慧。顧不喜讀書。強之則逃。年十六。論孟尙未卒業。翁本荒儉。不解書。詩爲何物。則亦聽之。其命名也。初不知經之可羨。因習俗每取名中一字呼小兒。如阿林阿福之類。翁覺可厭。遂名曰伯裕。取其寬裕之意。人遂不能以阿伯呼之。裕更爲漁。塾師意也。及長。有膂力。好與人角。人不能勝。市井無賴。奉爲魁碩。屢戒之。不能改。迨翁嫗相繼歿。伯漁更無拘束。不三年。家產蕩然。幾獨一身。往依舅氏。舅面數之。伯漁不耐。艱然而返。陰念昂藏七尺。竟無地容身耶。平時固無長技。但力尙可勝。能以手足餬口。定不致橫遭白眼。顧家鄉多故舊之交。設一旦役賤。必爲人所齒冷。聞海上謀生較易。去鄉亦遠。卽蓬首垢面。祇須不越雷池。自能藏醜。意決。遂將家具售罄。略敷川資。抵滬。投遠戚劉某道私意。劉本冶工。因稍有積蓄。自設肆於蘇州路。知伯漁爲執褲子。初有難色。伯漁誓之。謂但求託足工資。不計劉無奈。留使雜務。伯漁殊勤儉。力又過人。專心職務。不稍懈怠。劉喜甚。倚之如左右手。禮貌優加。不若前此之偃蹇矣。三年後。擢爲筦作。歷年工資。亦稍有積貯。一日。西商拍賣廢艇一艘。斯時風氣未開。業此者殊寥寥。懸鵠已久。問津無人。伯漁偶至泊所。見艇係鐵身。心奇之。姑以賤值向西人試述。立允。伯漁大駭。蓋一身所有。不及值之半也。返商劉。並導觀廢艇。劉不謂然。顧西商重諾。不容反悔。不得已。以半數假伯漁。訂明盈虧不問。伯漁率工拆之。得舊鉄若干。擔售去。獲利五六倍。喜出意外。報劉如數。劉不受。謂有約在。

先君得意外之財。君之福也。伯漁頗踟躕。劉取重息。乃已。越年。自設一肆。專營五金。所如輒獲。今家資已數十萬。而追溯致富之源。實由於洗心革面之堅決也。

### ●八千代

八千代。日本東京藝妓也。歌喉嘹亮。姿首可人。垂鞭走馬之輩。趨之若鶩。豔幟高張。芳名藉甚。閩侯張若愚。不羈士也。留學三島有年。東語爛熟。不知者幾疑爲彼邦土著。課餘嘗涉足花叢。與八相識。鰥鰥。鷓鷯。爲客窗膩友。同儕豔羨之。蓋八身價甚高。不易博佳人青睞也。彼邦武員許斐者。有獵豔癖。初識八。已爲之顛倒。稍久。覺一顰一笑。均超出尋常。暱之更密。八亦虛爲委蛇。心則屬張。許斐初未嘗知也。一日。八遣人召張會於私寓。八驟問曰。吾二人情好如何。張忸怩曰。比目連理。不足以形容萬一。但卿忽言及此。別有用意否。八曰。意固有在。今且問君。吾二人情愛既摯。設一旦勞燕分飛。君心中作何想象。張曰。卿胡作此不祥語。令人魂魄沮喪。八曰。實告君。此身已屬沙吒利矣。張曰。卿已儷彼荒僧耶。八曰。已有成議。吾籌之爛熟。非此不足以料量善後。彼僮願以五千金爲吾清宿逋。條件則以一身爲質。君其思之。天下惟金錢。可以使英雄短氣。設錯此機會。吾家且立破名譽。亦隨之而傾。私心屬望。本在相如。而君異國勾留。學成必返。此勢所必然者。第兩年來之纏綿。付諸流水。後會難期。爲可悲耳。言次。淚被雙頰。默然有頃。曰。吾今思得一策。儷與君權商之。彼僮之要期。本以一月。吾則約以暑後。君非在暑假時卒業耶。屆時君必回國。吾則徇彼所求。藉了諸債。一二月後。吾再託辭潛赴君所。彼僮之權力。決不能及國外也。張喜甚。約期而別。時當辛亥之交。海外諸偉人歸國後。皆勤勞國事。張亦奔走於京津一帶。秋末。得八電。已於某日由

朝鮮來津。張大駭。不料入竟實踐所言也。知己首塗止之不及。乃避之。入抵津。寓守兩星期。不面知。有變帥萬餘言。長函留寓。艷然而去。函中多懺悔之言。悱惻纏綿。閱之令人酸鼻。譯其大意曰。不晤半采。半年矣。月夕花晨。時縈夢想。每於無可解脫之時。私心以暫別自慰。至今思之。直同春蠶之縛。早爲知者所竊笑。不亦癩耶。(中略)妾適彼僮。三月如坐針氈。因有君約。故暫討生活於桎梏之中。適箱根母氏見。召纔冒私奔之嫌。破浪乘風。欲踐初約。而君竟以閉門之羹。饗遠來之賓。嗚呼。情絲所結。嘗離倩女之魂。國事方繁。難奪英雄之志。(按原文引瑪志尼事)此君所以棄妾如敝屣也。耶云云。(下略)後遂不通音問。戊午秋。張供事海上。爲予言之。尙歎歎不置。書則什襲藏之矣。

●蛇鬥

慧山寄暢園。在清康熙乾隆間。屢駐獨君車駕。名噪遐邇。洪楊一役。乃毀於兵亂。平秦氏改建家祠。園址則圍以碎石之垣。老樹槎枒蕭然也。一日樹間忽蟠一巨蟒。長七八尺。銀甲燦爛。目光閃爍。根際一虺。祇二寸許。腹生四足。頭赤而身碧。跳躍左右。趨捷無倫。兩蛇奮鬥。一時許。巨蟒頽然下墜。死矣。虺亦力竭。觀者甚衆。有好事之少年。爲大蟒抱不平。乃踐之以足。虺立斃。相與大笑。而出行未數武。少年踐蛇之足。似有異。不頃刻而腫至泉亭。時一腿已如巨柱。大駭。不知所措。旁適有採尋藥草之老者。詢知受蛇毒。乃以線絞股際。令往醫院醫治。二星期乃愈云。

●談鬼

鬼之有無。至今尙屬疑問。卽研究有素之精神學家。亦無定論。近年以來。靈學大倡。有所謂靈學會者。專



以亂盤通人鬼消息。然非素習。則不能成一字。此中疑團。亦難打破。又有新發明之靈魂照相者。據筒中人言。更黑幕重重。若是在今日而言鬼。正如東坡所云。妄言妄聽耳。及稽吾國載籍。亦不多覩。如新鬼大故鬼小鬼神之爲德敬鬼神而遠之之類。大抵寥寥數語。散見諸經。野乘中則以聊齋誌異閱微草堂筆記等書。言鬼最多。然秦牛爲寓言寄託。不足爲研究鬼學之助。予秉性好奇。幼時聞諸先輩談述。欲試之。嘗於晦冥之夜。徘徊叢塚間。久久不遇。並世人稱道之嘖嘖鬼聲。亦未嘗一聞。此豈諺所謂無鬼緣耶。族兄張子涓。迷信神道。爲予言某甲遇鬼事。栩栩欲活。且確鑿有據。亦異矣。子涓曰。某甲與予爲葭葦戚。世家子也。美豐姿。有獵豔癖。每至夕陽西下。必彳亍於僻巷窮街。心之所好。恬不爲恥。一日薄暮。由青果巷返家。天已黝黑。在南市橋下。遇一女。淡妝素服。畫中人也。甲心驚其豔。又見其獨行踽踽。尾之。女郎乃彎走學宮前。甲喜甚。蓋是處素冷僻。可以欺彼荏弱也。甲緊隨至無人處。與之語。女郎不答。上玉帶橋。甲思嬲之。女郎返身立橋次。面色慘白。丁香之舌。吐出唇外尺許。白練掛頸際。長七八尺。狀如縊鬼。甲大駭。幾踏。踉蹌遁歸。今尙臥病未起云云。甲亦爲予素識。因其行爲不端。不甚往來。使人偵之。果然。

●談狐

吾國舊時相傳。神仙鬼物而外。尙有所謂狐仙。據博物家言。則狐與羣獸無異。惟性狡猾。嘗鼠竊食物。俗傳之。壽可千年。能爲人祟等事。皆屬妄誕。然證以予所聞見。乃有令人莫解之處。如蘇州某氏事。(吳舜臣先生所言。先生本述及姓氏。予乃忘憶)某本小康。設醬園糟坊於臨頓路。世奉狐仙。敬之如神。某殁。子孫崇尚新學。斥爲荒謬。輕褻之。未幾而崇作矣。清潔之食物。忽然穢溷雜其中。完好之器具。無故而殘。

缺其半。拋磚擲衣。晝夜不安。人有以崇奉勸者。仍斥之。一日。忽見加鍵之衣箱中。濃烟直冒。急啓視。熊熊之火。燃自箱底。衣服盡燬。半年之中。如是者數十次。終遭回祿。家業盡傾。此事爲先生所目覩。又東陽徐孝廉。名鳳苞。曾任餘姚教授。家亦患狐祟。童騃偶爾忤犯。擾攘乃無寧日。惟畏孝廉。經孝廉一叱。聲響寂然。斯亦奇矣。人謂孝廉剛正之氣。足以鎮壓妖氛。剛正之氣。究係何物。能使若輩貼伏。亦莫明其所以然矣。丁巳春。予供差邗江之場運局。一日清晨。忽見第三進廂樓烟起。舉局大駭。臧獲持桶水往灌。覓偏而不知火之所在。蓋樓空四壁。向無人居。亦無雜物堆積。何處有火。不難立見。細檢之。烟乃出自西首牆罅中。縷縷不絕。力灌之。如故。拆牆。則柱已灼去尺餘。此事之奇。在樓空而牆堅。柱砌入牆尺許。火種何自而入。况廂樓久空。無人進出。更無導火物耶。事後。據言有人曾將狐仙之位搬移。遂供奉如昔。年餘安然。

豐麗

藻

李定夷著 美人福初集 定價六角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先生著作等身此書尤為出類拔萃出版以來海內爭誦銷路之速為歷出各小說所不及是書敘述一巨室家庭紅顏綠髮少女佳人亦富貴亦榮華不淫蕩不穢濁以淋漓酣暢之妙文寫流旋風流之豔福兼之諸語橫生妙筆成趣歌詞滿紙撫卷有香美人讀之可以慰情少年夫婦讀之可以永保伉儷之幸福一般士女讀之也當拍案叫絕讀者手置一編當信言之不謬初集現已五版

李定夷著 美人福二集 定價六角

美人福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初集出版以來海內爭誦銷路之速為歷出各書所不及且編為劇本結集視初集尤佳此非有句皆香無調不豔等浮語所以法以至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介紹夫夫婦雙雙兩渡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介紹一經風流古蹟無不舉而德而比而法以至英倫沿途有極詳細之介紹此秋末晚香句富麗堂皇不作一哀澀語恰合各人身分尤為新小界所僅見優點美人福所紀多麗語令人噴飯以言情而兼雅開不在大觀園之下優點三黃氏別墅改造而後佈置周密構性實非盡人能遊園之下優點三黃氏別墅改造而後佈置周密構可作臥遊觀點五仙客偷教局謹嚴放翁辭工綴皆先生所優為無待贅述

李定夷著 伉儷福 業已四版 定價五角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離婚之風盛夫婦之道尤苦尼陵李定夷先生有鑒於此爰作是書以匡批俗是書都七萬言內容豔而不佻樂而不淫而描寫蕪婉之好却又無微不至紅閨韻事豈獨水晶簾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花晨月夕共手一編閒情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中之一福也

李定夷著 同命鳥 定價六角

同命鳥李定夷先生所著伉儷福一書豔而不佻樂而不淫而描寫閨房蕪婉之私却又入細入微其書久已膾炙人口風行海內矣茲先生又有同命鳥之作其書即續伉儷福而編而着意之工描情之細神味之雋永詞華之典雅尤勝伉儷福一籌凡讀伉儷福者不可不讀是書其未讀伉儷福者可并伉儷福同命鳥而購之世間不乏佳耦若於花晨月夕手此兩編雙雙共讀當能增進愛情于無窮也

李定夷譯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紅粉劫李定夷譯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括盧文字以東方之俊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筆則沉醞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咭叻略略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美人吟

(悟我軒主)

委地烏雲炫望眸。水晶簾下說風流。分明縮就遊郎盼。把得菱花照不休。(髮)  
 深淺偷聲問阿郎。玉台細語費商量。靈和昨夜春風起一寸。尖尖柳葉長。(眉)  
 一轉雙瞳愛煞人。秋波流處最傳神。風流未讓遊魚比。管教回眸百媚生。(目)  
 酒暈雙渦暗度香。蓮施脂粉鬪時妝。桃花慣把紅潮泛。提起人前一字郎。(頰)  
 櫻桃一啓吐芬芳。度曲魂消侑玉觴。最是愁情無賴處。夜深領略到脂香。(唇)  
 玲瓏纖玉好丰姿。吐出蘭閨絕妙辭。情到難言時半啓。傳將心事付郎知。(齒)  
 深閨絮語碧紗窗。贏得瀾翻絮語長。三寸蓮花伶俐甚。前生應是雪衣娘。(舌)  
 爲憐弱質十分嬌。顧影深宵不自聊。試向畫眉窗下立。看郎可比阿儂高。(肩)  
 最可人兒一抹紅。鵝頭新剝著酥胸。羅襦解到消魂處。未渡清溪早見峯。(乳)  
 雪藕雙彎最可人。私盟未肯負三生。長生殿裏喁喁夜。割處流紅尙有痕。(臂)  
 悄托香腮獨倚欄。盈盈一握玉珊珊。閒情別有無聊處。掌合深閨祝客安。(手)  
 嫩筍纖纖是玉芽。莫彈別恨上琵琶。燈花何事昨宵放。算到歸期果不差。(指)

娜娜婷婷不自持。回眸一嬉弄嬌姿。秋風一度黃花瘦。忍抱戀娘問爲誰。(腰)  
儂亦芳心無限情。癡生莫拜石榴裙。深閨低首無人夜。默拜牽牛織女星。(膝)  
凌波輕玉步來遲。弱欲人扶拾翠時。卻怪風兒無賴甚。揭將裙帶惹人癡。(足)

●與表姊黃瓊華函(爲幼子寄名事)

(瓊 雲)

瓊華表姊妝次。菊秋一別。轉瞬小春。離緒依依。思君靡已。敬惟癡閨納福。潭第迎祥。爲頌。妹贅居無俚。乏善可陳。壓綫餘閒。時以逗引嬰孩爲樂。阿麟穉子。未屆晬盤。面現雙渦。幸還肥胖。有時牙牙學語。略帶笑容。尙不致惹人嫌厭。以故家中尊長。絕愛憐之。諺云。黽翁頭兒子自家好。真吾家之謂矣。想忝屬姻親。必不哂笑我也。前月因此間親戚華姓。適有喜事。承伊邀赴酒筵。我姑愛孫情切。特命日者推算庚造。據云。是兒賦命尙佳。惟須寄名于清貴慈善之家。以資蔭庇。迷信之談。本無價值。但通德名門。莫如尊府。况曾以瓜葛。忝附葭莩。故特將計就機。因賢夫婦平日之寵愛嬌兒。願作桑寄生。甘爲螟蛉子。以敦親上加親之誼。倘承不棄。敬當擇一吉日良辰。襁負登堂。竭誠拜見。諒知心有素。決不致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而莫我顧也。臨穎神馳。卽希回玉。

●覆周鬢雲函

(瓊 華)

雲妹慧鑿。秋間告別。懸念殊勞。盥誦瑤函。情詞真摯。曷勝佩紉。表甥以天上之石麟。爲懷中之石燕。試周未屆。已聰慧如樂天幼時。異時頭角崢嶸。何可限量。不禁爲賢伉儷賀。承囑一節。當卽告知外子。聞命之餘。亦不覺踊躍三百。深爲慶幸。惟自問德薄能鮮。恐無福以消受之耳。然旣蒙青及。何敢推辭。故近數日

來已略備吉禮數事。以作異時汾陽富貴壽考之徵。俟是日文祿來臨時。聊充觀敬。但禮意菲薄。懼不足當巨眼。一顧耳。豚兒阿風。今已三齡。雖頑鈍性成。毫不解事。而念及姨母。日夜依依。愚姊亦擬攀附高門。作兼葭之倚玉。想平日久蒙垂愛。必不因其涕泗交頤。而屏諸附行以外也。倘承金諾。可不擇日。即請于麟兒。寄名愚夫婦時。紅氍毹上。隨同拜見。俾吾姊妹兩人。得以互子其子。此事傳諸戚里。亦一段佳話也。叨在愛末。特此奉聞。

●擬約友赴遊戲場書

(淑青)

某某知妹如握。困人天氣。倍覺疎慵。寂處深閨。尤屬毫無情趣。而况洋場十里。雖號繁華。但屋小於舟。人多如鯽。又當此炎氣四逼。揮汗淋漓。倦欲拋書。睡難倚枕。若徒事場開麻雀。爲鉤心鬪智之謀。竊以爲久則厭生。味同嚼蠟。且五官並用。一刻難閒。絕非消遣計之至妙者也。料想醒來午夢。香試蘭湯。重理新妝。恰當薄暮。若仍閉門兀坐。未免辜負時光。况一角欄杆。猶存餘照。幾重院落。莫引薰風。恐小簷輕搖。仍不免羅襦溼透矣。此間地當商埠。祇緣逼近長江。雖素有巨邑之稱。恰無一水一山之勝。吾輩深居簡出。可言者又絕少知音。欲偶爲選勝之遊。每苦乏相宜之地。所幸者敝處與新世界接近。登樓一望。如在目前。覺樓閣參差。頗有引人入勝之概。因頻與髻年弱妹。安步當車。臨傑閣。以凌風倚雕欄。而待月石泉。槐火茶味。新嘗玉汁。梨香酒樽。細酌聽蘇灘之唱。聆大鼓之歌。覺南北音腔之各擅。其風趣也。見魔術之奇觀。文明之劇。覺中外遊戲之迥殊。其巧妙也。且也動物有園。市場有聚。西餐有室。影戲有場。莫不萃衆美之菁華。供羣倫之採擇。鞦韆送影。風前來。月闕嫦娥。絃管登塲。天半舞霓裳。仙子金碧映輝煌之彩。耳目極

聲。色。之。娛。料。知。海。市。蜃。樓。隨。現。隨。隱。轉。瞬。卽。逝。當。不。可。同。日。而。語。也。吾。妹。異。鄉。僻。處。勝。地。初。臨。觀。此。車。水。馬。龍。喧。囂。不。靖。當。必。以。塵。氛。撲。面。殊。覺。惱。人。曾。亦。知。層。樓。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每。值。夕。陽。西。下。皓。月。東。升。若。於。屋。頂。花。園。憑。欄。四。眺。覺。清。風。溢。座。酷。暑。全。消。習。習。微。涼。襲。人。襟。袖。真。不。啻。有。飄。飄。欲。仙。之。概。比。之。風。亭。水。榭。浮。李。沉。瓜。相。去。當。不。止。霄。壤。矣。一。番。雨。過。天。作。微。涼。晚。景。催。人。實。無。聊。賴。用。修。短。柬。藉。約。清。遊。希。表。同。情。並。盼。速。玉。

●擬勸友勿遊遊戲場書

(淑青)

某。妹。如。握。相。違。一。日。如。隔。三。秋。祇。以。女。工。乏。午。繡。之。閒。家。務。有。辛。勤。之。職。良。朋。在。望。未。克。過。從。度。我。故。人。不。幾。有。咫。尺。天。涯。之。感。耶。料。想。芸。窗。罷。課。蘭。閣。停。針。天。假。餘。閒。自。多。樂。趣。或。借。溪。邊。照。影。蕩。槳。而。戲。逐。鷺。鶩。或。從。雨。後。看。花。倚。檻。而。軟。調。鸚。鵡。否。則。著。圍。棋。之。一。局。藉。破。寂。寥。臨。畫。本。以。雙。鉤。自。鳴。瀟。灑。且。也。謎。猜。蓮。子。笛。譜。梅。花。綠。綺。調。琴。紅。箋。賦。句。凡。諸。韻。事。悉。稱。雅。人。想。像。臨。風。當。令。人。不。勝。豔。羨。矣。日。昨。箋。裁。五。色。婢。使。雙。丫。傳。來。問。好。之。書。訂。作。尋。遊。之。約。謂。深。閨。獨。處。良。友。不。來。倘。加。以。清。磬。紅。魚。直。是。修。行。古。剎。此。間。風。景。絕。無。山。川。名。勝。之。區。惟。新。闢。遊。場。尙。堪。寓。目。因。此。晚。妝。初。罷。獨。步。言。遊。覺。小。作。勾。留。頗。有。人。入。畫。圖。之。趣。且。衣。香。鬢。影。珊珊。俱。來。美。不。勝。收。情。難。自。禁。倘。使。易。釵。而。弁。足。穀。魂。銷。此。雖。吾。妹。遊。戲。三。昧。之。言。然。姊。竊。不。禁。有。無。窮。之。感。焉。夫。滬。濱。風。俗。不。過。競。尙。繁。華。車。水。馬。龍。花。天。酒。地。毫。無。事。事。爭。逐。嬉。遊。况。每。逢。選。勝。之。場。實。卽。是。迷。魂。之。地。一。般。青。年。蕩。子。綺。歲。淫。娃。莫。不。藉。此。生。勾。引。之。方。圖。流。連。之。樂。甚。至。釘。梢。吊。膀。起。釵。爭。風。想。入。非。非。怪。稱。咄。咄。舉。凡。大。家。閨。秀。少。年。子。弟。之。墜。其。術。中。者。何。可。勝。數。蓋。因。男。女。雜。坐。履。



寫。交。加。謔。浪。之。聲。不。絕。於。耳。人。非。木。石。孰。能。忘。情。或。因。一。笑。而。招。蜂。蝶。之。窺。或。以。片。言。而。惹。蚊。蠅。之。逐。從。此。嫌。疑。有。迹。解。釋。良。難。縱。流。水。實。是。無。心。而。落。花。偏。多。有。意。甚。或。追。蹤。而。至。狹。路。相。逢。似。此。情。形。豈。非。咎。皆。自。取。者。耶。吾。妹。以。嬌。姿。弱。質。一。顧。傾。城。如。此。娉。婷。已。足。動。弋。人。之。慕。矧。復。獨。行。踽。踽。孤。寂。堪。虞。雖。松。栢。其。心。冰。霜。其。性。然。當。無。可。如。何。之。會。實。有。殊。不。值。得。之。冤。竊。思。一。架。鞦。韆。本。來。習。慣。幾。重。樓。閣。盡。是。塵。囂。登。場。看。優。孟。衣。冠。假。面。目。何。堪。設。想。入。座。聽。喧。嘈。絃。管。好。機。器。亦。有。留。聲。况。復。汗。氣。薰。蒸。不。通。空。氣。清。風。阻。隔。祇。覺。腥。風。代。爲。思。維。誠。不。如。靜。捲。晶。簾。飽。看。月。色。斜。依。繡。榻。徐。引。清。風。之。爲。愈。也。雖。承。預。約。難。表。同。情。并。附。箴。言。幸。勿。以。河。漢。視。之。

吟水錄示贈妓聯。月梅集唐云。千古少圓惟月色。幾生修得到梅花。水仙集句云。幾經滄海難爲水。願作鴛鴦不羨仙。巧雲集句云。巧於鶯舌輕於燕。雲想衣裳花想容。金鳳集句云。金屋妝成嬌待夜。鳳城寒盡怕春宵。媛媛云。南陌花時歸緩緩。西廂月夜步姍姍。寶珠云。惟仁以爲寶。探驪而得珠。雪亭云。雪蕊迴風無限媚。亭花着露不勝嬌。雲蘭云。過眼雲烟滄海客。寄情蘭蕙玉樓人。月仙云。月夜又逢橋廿四。仙山此去路三千。碧雲云。記承碧玉定情日。恰值雲英未嫁時。大姑云。大抵浮生若夢。姑從此地消魂。小雲云。現蘇小身。溫其如玉。作朝雲態。飄然欲仙。玉紅云。玉彎嬌臂鈎歡夢。紅抹酥胸透妙香。彩琴云。彩鳳雙翼。靈犀一點。琴號桂珠。書名玉杯。句皆芬芳靡麗。而媛媛一聯。構思尤巧。（茂苑逸梅）

醜

𠩺





遊 戲 文 章

擬餐霞生吹簫客等祭阿芙蓉文

(穎川秋水)

維年月日。宜祭之辰。癯弟餐霞生。吹簫客等。謹以過籠之紙。富帛。打泡之燈。為燭。盛酒。牛筋之盒。置殺白銅之盤。致祭于摯友誥封熒綠大夫雲南煙墩土司一等三冬公阿公芙蓉之靈。曰。嗚呼阿公。何竟忍心割愛。棄某等而去耶。夫公之在世也。面目混沌。一團和氣。圓融玩世。聞者固多聲應。氣求見者亦極志得意滿。一與訂交。終身不改。既如韋而如脂。復似膠而似漆。聯牀風雨相對。一燈義結同心。言皆蘭臭。遂使人之聆其聲。咳聞其氣息者。咸有不知不覺。淪入骨髓之妙。故一時不見。即寂寞無聊。一日不與晉接。即涕泣以相尋也。所幸公善與人交。胸無成見。人類不論貴賤。年齡不問老少。相與既諗。一召即來。既來之後。揮之不去。是以雅有癡誼。如某等者。雖極至骨瘦如豺。(本作柴。因音諧。故改之。)背高如駝。項縮如泥。塗之龜面。黑如黎邱之鬼。公既不願飄然而去。某等亦不肯毅然絕交也。雖窮至妻子下堂。朋友割席衣服。入長生之庫。房屋變他人之產。公既不忍舍之。弗願某等亦不敢拒而弗見也。交誼之厚如此。宜乎

終其身互相廝守不離不棄矣而今乃若此嗚呼阿公何竟忍心割愛棄某等而去耶自公一去某等躑躅哭泣如喪考妣坐臥兩難如患癡癩百無聊賴手癱足瘓如陳死人心志恣狂呼亂竄如喪家狗其可憐之形狀使旁觀者代爲酸心同病者同聲下淚而公竟一瞑不視棄我如遺嗚呼阿公何竟忍心割愛棄某等而去耶夫公之在今日實某等所託命者也公不化去某等猶得苟延殘喘深房曲室偷生一時公既化去則某等亦如身上斷頭之臺宣告死刑之時刻不遠名入閻王之簿牛頭馬面邀請之期限將到矣故一聞公之噩耗涕泗漣漣低徊欲絕也但願公生爲煙精歿化烟鬼火焰山中獲一樂土則某等不日聯袂偕來仍得相投意氣共敘平生之歡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魂如不遠尙鑒微忱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陶家菊致庾嶺梅書

(潁川秋水)

梅仙畏友清鑒。九秋漸過。肅霜肆威。十月(昔人詩云十月先開嶺上梅)纔交小春轉暖。老夫縱非姿同蒲柳。望秋先零。然每值秋杪。冬初不免漸露蕭瑟。暮年之態。吾衰已甚。感何如也。而閣下少年英俊。春令冬行。雖當茲陰氣厲清。寒風凜冽。興致勃發。不因草木之凋落。而同感飄零。意者道家以十月一日爲民歲臘之辰。閣下識在幾先。破除迷信。故特破臘(杜工部詩梅蕊臘前破)而先開耶。抑因十月天氣。景似春華。(白居易詩十月江南天氣好。可憐冬景似春華)故及早行其且向百花頭上開之故智耶。不待羯鼓之頻催。好趁應鐘而戾止。不爲人後。善休人先。昔賢稱閣下爲世外之閒人。今且稔閣下爲識時之俊傑矣。然此亦老夫之無稽譎語。不足藉爲口實也。惟念梅蘭竹菊。吾曹本屬通家。第以居處遠離。往

還不易。遂爾不通音問。蹤跡兩疏。致閣下祇與四姓中之虛心君子及蒼髯之松氏老叟往返。結爲歲寒三友。而下視老夫輩。則泛泛然若素不相識者。今何幸。北嶺東籬相去咫尺。天作之合。良非偶然。故老夫之意。現擬略具舊醅菊酒。新餐落英。與閣下同謀一醉。藉聯世誼。老夫復邀籬邊野老爲陪。客尊處亦可請山中高士以偕。臨卽蒼髯叟偃蹇山林。膏肓泉石。乞亦代爲致意。務請勉爲一行。蓋此公實老夫寄居三徑時舊交也。而尊夫人林下美人。據拙荆黃華小女月英。兩人之意。亦擬請珮臨寒舍。藉聆清談。因彼此同具素心。無勞客氣也。果蒙金諾。光降華軒。則昔人所稱望美人兮遲暮者。可以彌其憾矣。其榮幸爲何如。叨在世交。乞恕唐突。順問清安。陶家菊謹啓。

●庚嶺梅覆陶家菊書

(穎川秋水)

菊翁前輩先生英鑒。東籬策杖。欽逸志之風高。北海開樽。祝遐齡之日永。年高德劭。志潔行芳。仰望圭標。欽遲靡已。故在晚輩。亦時擬三顧尊廬。訪名賢之芳躅。追隨杖履。親聆教言。第以行輩相差。致致心期。莫遂。愧何如之。乃者羅含宅裏。(見晉書文苑傳)及唐李商隱詩)尙羈驛使之春枝。而姑射山前。忽奉名人之華翰。先施誼重。後進勿遺。亦足徵老前輩之古道。照人矣。盥誦之餘。立遣奚奴。走告蒼髯。叟滿擬聯袂偕來。無如此老獨立不移。孤高自賞。命晚代辭。不免掃興。而晚自身則因雅意慙慙。恐方尊命。擬明日左挈山妻。右攜鶴子。使之羅拜堂下。以修世代通家之禮。特恐瘦骨支離。清癯過甚。適貽閣第笑耳。抑又有請者。古人有言。禮尙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今請先由長者慨諾。晚准今日率妻孥。擾名釀。飫秋英。挹取冷香。領略逸趣之後。亦須略具饔飧。邀吾長者。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從溪橋山澗。

過我于籬落水邊。作平原十日之飲。而伯母黃華。世姊月英。亦可由山荆孺子。陪同遊宴。則前輩以柴桑之舊隱。託迹孤山。尊闔令媛。等以女兒。山海經女兒之山。其草多菊。之仙姿。移蹤寒岫。值此小春天氣。亦覺別具風光。好得彼此。俱屬世外之人。無一毫人情冷暖。世態炎涼。之見。橫亘胸中。也則是時之相視而笑。莫逆于心。其愉快為當。何如耶。仰承青眼。用罄素心。西風多厲。強飯為佳。肅此敬請金安。 (羣芳譜。菊九月采其花曰金英。金蓋菊花之本色也。故特借用之。) 世晚庚嶺梅頓首。

●冷香女史小傳

仿彭澤五柳先生傳

(茂苑逸梅)

女史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冷淡而體瑩。香因以為名。為常涉斜籬。露侵翠袖。好伴月。倩影婷婷。每遇良辰。便尋幽忘返。饒秀色。雖瘦不掩其姿。陶潛聞其豔名。備金玉。 (金精玉英見羣芳譜) 而聘之辛氏左女。 (傳統妻辛氏及左九嬪皆有菊花頌) 咸進頌詞。既歸。柴桑曾不少離。跬步窗開。雲母簾捲。水精 (用李義山白菊詩句) 玉盤捧糕。 (菊糕見乾淳歲時記) 金樽進酒。 (菊華酒見西京雜記) 晏如也。嘗學駐顏之術。頗得其妙。徐娘丰韻。以此獲存。贊曰。或人有言。媿茂叔之蓮姬。比和靖之梅氏。其言茲若女之儔乎。三徑賞烟。一畦聽雨。月英氏 (宇文虛中號白菊曰月英) 之流歟。女華氏 (張賁白菊詩雪彩冰姿號女華) 之流歟。

●擬伍大夫投金瀨水祭院紗女文

(厲雲)

嗚呼。楓冷。吳江。魂招何處。波咽。淮水。思斷當年。為國捐軀。鵲淚啼荒山之血。救人殉難。蛾眉成巾幗之名。如浣紗女者。誠璇閨之貞女。繡閣之偉人也。已憶昔員也。嚴君盡義。不彫貞松節。柏之心。故國傾亡。曷勝



破卵覆巢之痛。仇不戴天。身漸入地。覆楚有誓。巾包胥不諒。苦衷襲鄭。無功太子。建竟鑄大錯。倉皇出走。千何之關。山萬里風塵。逐馬足之飛霜。月五更茅店。鬧鷄聲之唱望。前路以多危。知來日之大難。於是匿影蘆中。欲飽漁翁之劍。隻身市上。擬吹丐子之簫。整頓緋袍。誰復寒憐。范叔空瞻漂渚。孰能食進。王孫愁腸。軋軋以爭抽。枵腹昏昏而莫釋。溝壑之填。此時固意中事耳。乃忽於瀨水之濱。得遇浣紗之女。幽閑則望。若天仙杏桃。遙豔貞靜。則心如鐵石。霜雪同嚴。獨處小姑。脫珥守北宮之節。長齋繡佛。執經參南海之禪。員窮途隻影。網粒終朝。秋風一夕。搔來白髮。盈頭萍水。三生遂向紅顏。屈膝重蒙慷慨。竟發仁慈。既予以簞食壺漿。不肯作嗟來之色。復凜以寒梅古井。藉以表寂處之貞。然而員之腹果。女之命傾矣。嗚呼。水若有知。嗚咽之流聲。尙在天胡太酷。潔貞之結局。如斯時。員遭難出奔。俛俛若喪家之犬。前途黯淡。茫茫如漏網之魚。既未暇問千秋姓氏。亦無從爇一瓣心香。此員之所以負負徒呼。而耿耿不忘者也。今者魚腸流血。佐吳酬新主之恩。馬鬣鞭尸入郢。報先君之恨。曲唱凱旋。師班回國。重來舊地。想像當年。伏念貞女冷眼觀時。熱心任俠。悲英雄之末路。豈望報乎。付性命於遊波。明其潔也。員則酬德有心。報恩無路。謹呈百鎰之金。投下千頃之水。金非貨取。辨因鑠愈明之真。水是冰清。寓永流不腐之念。不敢微波通語。冒瀆孤芳。但斯百鍊不磨。永銘盛德。魂兮來格。鑒孤臣孽子之精誠。我欲誌哀。望白露蒼葭。而洒淚嗚呼。尙饗。

●和制義體

(潁川秋水)

知和而和國之福也。夫中國之宜和。不自今日始矣。乃今漸有議和之望焉。得弗謂爲國之福乎。且夫改

君主而爲民國。易專制以成共和。豈不以一人獨攬朝綱。民情弗洽。未易達中國和平之目的乎。乃數載以來。雖擁有共和之美名。而莫覩太和之現象。將國利民福之謂何。而今幸矣。和氣致祥。和聲鳴盛。有其機矣。夫和固何自昉哉。噶雉呼盧。爲世俗碰和之戲。不碰則不和。一碰則不問。就負孰贏。終有和協之希望。寒山拾得。爲古來和合之神。有利斯有合一。合一則不管誰歹。誰好同現。和樂之歡容。天下之最和衷者。莫如兄弟。雖有時因同分棗栗。爭多論少。遽爾釁起鬩牆。究之伯氏吹壎。仲氏吹篴。一念及平時。連枝同氣之深情。則氣息心平。不和者翕然和矣。天下之最和好者。莫若夫妻。雖有時爲瑣屑米鹽。氣激聲昂。突然交占脫輻。究之船頭相罵。船梢白話。一念及婚時合卺交杯之舊愛。則破涕爲笑。不和者藹然和矣。執是以觀。和雖不易言。和究未嘗不可致也。試進而徵我國家。民國五載之春。魔王帝制自娛。背對天之信誓。國人不願隨聲和附。立遭討罪之師。此蓋以不願和者。保持萬世政體之共和也。而今無此事也。則何爲不和。民國六年之夏。辦帥異心頓起。違全國之輿情。人民不肯和光同塵。遽致曳兵而走。此亦以不肯和者。表示中華國體之共和也。而今非其倫也。則曷勿云和。和哉。和哉。此其時矣。考之古籍。齊楚晉秦諸國。屢動干戈。然而卽好棄仇。不移時已復修盟約。則和之一事。古諸侯早有行之者矣。而况於今日。證之西歐。英法俄德諸邦。適開兵釁。然而講信修睦。不逾時將重覩昇平。則和之一言。今列國亦有踐之者矣。而矧在同胞。噫。兵干禾戢。蒼赤未免擔心。果其和也。庶下慰四百兆民生。噶。噶之望。鞞鼓頻聞。閭閻當難安枕。果其和也。庶永保五千年古邦丕丕之基。論語有言。禮之用。和爲貴。禮經亦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時哉。弗可失。不禁馨香祝之。

## 滑稽新語

### ●迷信喻

(左丹)

賈君謂余曰。天下有不可思議之事。非人力所能解者。余曰何哉。賈君曰。君不聞諺云乎。小兒佩黃金於身。則可免驚瘋。金與驚風馬牛也。以沙泥藏黃布小袋中。佩小兒身。則可免痧子之傳染。沙與痧風馬牛也。邑人稱瘡疾爲愕子。患愕子者。於岳王前三跪九叩。疾即可除。愕與岳亦風馬牛也。雖事近妄誕。而實有固然者。非所謂不可思議歟。余曰。君明達人。何迷信乃爾。果如君言。則天下患楊梅瘡者不少。可至揚子江中游三百三十碼。水勿必食六百零六之藥矣。賈君默無以對。

### ●遺傳性

(左丹)

陶拜石。眇一目。頑童也。性傲慢。不問隣里長者。多與打譁。是故鄉人皆嫉之。某次陶宴飲於張姓家。座上有一叟。亦詼諧客也。恰亦眇一目。酒酣。叟發問曰。我家畜一貓。尾長僅寸許。非尾短也。因尾骨蟠曲於一團。故視之若無尾者。然其所產之小貓。往往亦短尾。卻與老貓畢肖。此不知何故。席上賓客皆不能答。獨拜石對曰。此動物之遺傳性也。老伯可勿疑。叟掀鬚笑曰。我固無疑矣。然則子之目眇。亦老夫之遺傳性歟。衆賓皆鼓掌曰。小巫窘於大巫矣。拜石經此辱。嗣後不敢復與人譁。

### ●因物與感

(左丹)

蠶業學校。春蠶已畢。乃行製種。強蟻破繭而出。雄者掉其尾。雌者搨其翼。學生乃選其一雌一雄。與之配

合兩尾接合鼓翅傳情。良可羨也。衆生因物而興感。喟然歎曰。我等枉爲人。反不如纖蟲之樂。忽忽無心上課。約有一星期之久。

### ●洋瓶操

(左 丹)

寶山公共體育場指導員王趙二君。述其計畫於縣知事張某。張某與之周旋。擇有關於體育之事而問之。曰。吾前在上海看運動會。見某校學生。各手握二木柄。形酷類洋瓶。此種洋瓶操。君等亦能知乎。趙君茫然不知其所云。王君穎悟。推其狀而想象之。曰。此名棍棒操。非洋瓶操也。趙君聞之。笑不可仰。

### ●木魚頭

(左 丹)

一吃素老嫗。手持木魚匙。方在篤篤然而念竈王經。曰。東方青帝竈君。南方赤帝竈君。西方白帝竈君。北方黑帝竈君。而其子在旁。適手中撲得一蒼蠅。因續念曰。肉上黃金蒼蠅。魚上白銀蒼蠅。糞上屎頭蒼蠅。手上麻粒蒼蠅。老嫗聞之大怒。曰。罪過煞汝。不撞汝。菩薩動氣。而母危矣。乃揮其木魚匙。擊兒頂。且擊且言曰。今日敲碎汝個木魚頭。

### ●情書

(左 丹)

上海邑廟豫園中。有一卜士。年近五旬。吻上八字鬚。橫列鼻上架。一玳瑁眼鏡。課案上披一額。大書曰。代寫情書。一日。有一俏女郎。坐案旁。倩卜士寫信也。適有一美少年。過見其額。回顧又見女郎。大異之。停趾而觀。見卜士迅速疾書。書曰。『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女前日回家。二弟三妹。均患喉痧。近日已痊。可否念甚。女聞喉症極易傳染。五洲藥房中。所售福命片。頗有奇驗。病人食之。可減輕。非病人食之。免傳染。洵

無上之良藥也。可往購之。若家人病痊。無用此物。備行方便。亦無不可。特此謹稟……」少年觀至此。拍其課案曰。如是者。可稱情書耶。何欺人若此。卜士乃放其筆。脫鼻上眼鏡。頓首莞爾而笑曰。先生坐。勿怒爲我語。汝先生何視情字之不廣哉。不知一事一物。莫不有情。喜怒哀樂愛惡悅。非所謂七情乎。奚必男女之相悅。方可稱爲情乎。吾爲女郎代繕之書信。烏乎而不可稱爲情書乎。何言欺。少年色赧而遁。

### ● 乒乓戰

(左丹)

時屆冬令。羊裘蔽體。猶覺弗煖。回憶披冰穀衣。搖蒲葵扇時。何等涼快耶。念及此。而心頭有一趣事。猶似倪而難忘。可書出之。客夏。余避暑西湖陸君家。陸君妻文秀。女學士也。落落大方。無羞縮態。每食必與客同桌。每遊必與客偕行。討論古今成敗之事。文章隆替之原。胸中確有無窮之經緯者。一日天陰。相與遊三潭映月。回乃於廳事作乒乓戲。文秀尙保守。余與陸君主進攻。然終敗北。文秀意氣自豪。有雄霸天下之勢。余惟恨腕力之不靈。不得不受婦人之氣。陸君心中亦憤甚。思有以敗之。但進攻主義。仍保得犖犖。固固。不稍移動。故每待球來。輒砰然擊之。中則勝。不中則敗。亦無恨焉。後陸君敗至十三回。終不能恢復。一次。憤火中燒。流汗漬背。擊球之力益劇。忽焉乒然一聲。球兒如彈丸之擊射。適中文秀之雞頭。文秀捫胸不已。發一嬌聲道。痛哉。吾胸爲汝擊酥矣。陸君乃大笑曰。球兒之力。豈足以酥卿之胸耶。文秀秋波流轉。向余一瞧。不覺紅潮上頰。羞澀異常。以球板擊檣沿曰。敗軍之將。再敢言戰否。陸君曰。大將已受創。可免戰矣。乃相與譁然而散。至庭中納涼。時已暮。廳角蚊子嚶嚶然。一若喜聞夫婦間之情話也者。

### ● 開葷

(左丹)

學校會食所。普通每桌七人。學生六人。坐雙位。先生一人。坐單位。食時第一碗飯。必以蔬菜盡之。魚肉雞鴨。必讓先生先下箸。然後衆生隨之。先生不在。則長年生代之。規程上雖少規定。實際上却無侵僭。此亦敬長之一端也。某女生入校。年方十二齡。初入學時。不知個中梗概。故絞餐時。方下箸。卽攫一肉。衆生皆異目之。某女生不自覺也。饜畢。坐自修室中。有一長年生來規勸曰。妹初入學。想未悉校中狀況。故下箸卽攫一肉。頗不雅觀。吾人之食也。必讓先生先開葷。然後亦挾食。偷習久性成。一人之品行攸關。卽修身分數。亦必吃虧也。某女生勃然而怒曰。姊等甘讓先生開葷。我不甘也。長年生赧顏曰。我爲好而來。反以惡言相加。小妮子固不可以禮喻也。

### ●蘇空頭

(左丹)

一日。左丹散步於揚子江頭。見西人士女。履寫交錯。熙熙然在江干作沐浴戲。觀者如堵。中有三人。且笑且言。聽其音。知爲金閨人。一人曰。吾聞西人講究衛生。若此濁流中。竟可沐浴。齷齪死矣。又一人曰。吾不來浴於此。吾苟浴。非載三船明礬。將江水打個澄清。不可。蘇人空頭。而好大言。於此可見。

### ●新禮物

(左丹)

蘇儀與郭侗同窗。結爲忘形交。同學同游。朝暮相處。似形影之不相離者也。蘇儀嘗曰。我同學友夥矣。然如郭侗之聲應氣求者。實罕有。郭侗亦曰。我同學雖衆。欲如蘇儀之道同意合者。又誰。朋友間相得之分。於此可見。去年。蘇儀乘龍。諸同學皆預備送禮。或紅羅幃。或珊瑚對。懸之華堂上。祝其鼓琴鼓瑟。宜室宜家。或辦金篋琴條。懸之洞房中。寫其點額新妝。畫眉韻事。或賦小詩數章。歌詠其軟玉溫香。抱滿懷之意。

不一而足。獨郭侗淡如也。置若罔聞。知己者。果若是耶。想胸中已有成竹矣。親迎之前日。郭家僕捧一禮盒。送至蘇儀家。儀啓發之。則電筒一個。情慾寶鑑一冊耳。親友都訝曰。此種物。可作禮物耶。儀笑曰。胡爲而不可。此新禮物也。非知己者。誰能送斯物。因抽毫登喜簿曰。蘇儀君。電筒全柄。情慾寶鑑完冊。書畢。將二物寶藏。較他人之禮物。若重視也。新婚週後。華堂錦繡皆撤。所謂紅羅幃珊瑚對等。皆藏之畫畫櫃中。卽琴條小詩等。雖懸在香閣。也祇作壁上觀耳。終不若郭侗之電筒寶鑑。合歡衾邊。鴛鴦枕畔。常伴着一對多情人。消磨此馥郁之良夜也。

●一誤再誤

(左丹)

余一日手香豔叢話一冊。方咿哦間。隣右一童子。跳躍而來。見香豔叢話之封面。繪有一少年一女郎。握手對立。目光互射。情意至濃。童子曰。誰畫此情畫哉。余乃指畫角之名氏曰。畫家丁君也。童曰。丁君之丁字。脚何長耶。余曰。不知。汝可問之丁君。一日。童在余齋中。見壁上有丁字尺。童指謂余曰。此必丁之父矣。余捧腹不能止。午後偕童至炮台灣。見無線電竿。兩方對峙。高插雲際。童又曰。此必丁之列祖列宗矣。余聞之笑不可仰。因電竿酷如畫角之丁字形。不過放大數萬倍耳。隣童想像之言也。

●一瓶硝強水

(左丹)

張兒。李兒。錢兒。趙兒。四童子。杵臼交也。趙兒最幼。而性頗傲。張兒作業於豆腐公司中。每日得嚼腐漿一瓶。身體大強。李兒作業於油車中。每日以熱豆油淘飯。體亦肥胖。錢兒作業某糟坊中。日喝燒酒一杯。色澤甚佳。趙兒幼。未作業。見三人上進。頗羨嫉之。適隣右開化學品製造廠。兒得母舅薦。得入廠中作業。願

譜 載

各藥品皆無可食者。心中大憤。一日取硝強水一瓶。一飲而盡。并大呼曰。一瓶硝強水之價值比一瓶豆腐漿一碗油一杯酒貴得多也。言已而死。

二二



剽

奔

# 國華書局新書

##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窳白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圖忽蝕出神入鬼一面綠慳洋酒酒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綿悱惻又無異相對凄楚妙事也亦妙文也業已五版銷路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賈玉怨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哀感頗豔情文兼至而道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現已六版說者謂鴛湖潮已極說部之精洪寶玉怨則尤有甚焉

##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千金骨

定價六角

情而至於慘其情可知矣情到慘處乃見真情情到真處乃足感人此千金骨之所以可貴也定夷先生憂鬱小說如鴛玉怨鴛湖潮兩窗淚影等雖極脛炙人口然哀則哀矣慘則慘矣固未也書獨以慘情名先生不知統幾許腦汁而始著成縱具木石心腸讀之亦當淚下也書敘姊妹二人初則瑤光像塔終至兩敗俱傷其間離奇之奇下節如遊山陰道上真有日不暇接之勢全書都十萬言用文言體凡二十回愛讀先生文字者幸勿失之現已再版

##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曇花影

定價五角

是書為潘郎怨未完稿用白話體裁編成二十回情節固哀感頑豔文字亦雅俗共賞今經本局覓得是書全稿付之梨棗以供歡迎李氏著作者之需求先生生平不作白話小說此其僅見也

## 李定夷譯 遼西夢

定價五角

古人句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保關夢裏人痛哉世界而不幸發生流血之大戰也離人骨肉兵連禍結已歷三年之久實自有世界以來下是書也一雙未結夫婦事其身受者固極痛心耳聞者亦應淚下是書也一雙未結夫婦事其身受者固極痛心耳聞者妻出種種方法以求之破鏡終未重圓夢到遼西無處正此其謂也定夷前譯紅粉劫久已脍炙人口此書文情雙絕堪與紅粉劫並稱也

##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茜窗淚影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鶯秋一姓沈名瑋俠俱粵人讀結金蘭情同手足鶯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俠訂婚長齡有同學王子潭相交彌篤尋以鶯秋許之光復之役長齡子潭率兵北伐旋病於南京鶯秋瑋俠聞耗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台基鶯秋先遁出至寧隔訪長齡等不遇再至滬濱瑋俠脫離苦海一雙完璧借返羊城始知子潭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不嫁而寡誠屬可憐然岑岑好完聚終身亦鶯秋者無不拍案叫絕也現已四版

社會短劇 法律



登場人物

(卓呆)

妓女小香(二十五六歲)

小香母(五十歲左右)

小香姊小芳(二十八歲)

小香子慧兒(七歲)

妓青鳳

紅梅

碧珠

白玉

少年莊新伯(二十歲)

富商屈仲源(四十歲)

律師尤浩(四十歲)

劇本

龜奴王大

臺上佈一室。乃妓院也。

開幕時。青鳳紅梅與莊新伯作葉子戲。

(青鳳)此話以後便怎樣呢。

(新伯)不講了。不講了。我們且談別的話罷。

(紅梅)你和別的女人怎樣且不講。就是和我們

小香姊姊。我覺得他是實實在在的不愛你。

(新伯)不去管他愛不愛。

(紅梅)我倒很代你沒趣。

(新伯)立起我回去了。

(青鳳)且慢。小香姊姊快回來了。你等一下罷。都

是紅梅不好。他生氣了。

(新伯)我不生氣。

(紅梅)那麼等候姊姊回來罷。

鴛母上

(鴛母)你們這裏倒很熱鬧。

紅梅退小芳上

(小芳)母親我回來了。

(鴛母)噫。小芳你倒來了。

(小芳)母親叫我。我只得趕來。家裏是忙得很。

(新伯)小芳。半年不見了。你益發纏繹了。

(小芳)你還是這樣的胡鬧……小香呢。

(鴛母)堂差去了。

(小芳)要與我商量。是什麼事情。

(鴛母)這件事。我一個人實在想不出了。

(青鳳)向新伯。我們到裏面去罷。

(新伯)好的。

二人下

(鴛母)那種人在旁邊。實在一句秘密話也不能講。

紅梅持信上

(紅梅)母親。信來了。

小芳接信

(鴛母)那裏來的。

(小芳)律師尤浩。

(鴛母)律師麼。是了。來領慧兒去咧。你且念來。

(小芳)拆信。本律師受喬氏委任。已屢向爾等商

略。慧兒早認爲喬氏後裔。不可遲緩。准明日領還喬府。特此通知……母親。慧兒呢。

(鴛母)與白玉去看影戲了。

(小芳)姓喬的。就是小香的那個人麼。我忘了。

(鴛母)自然。慧兒已有七歲了。

(小芳)我當他死了。還活着麼。

(鴛母)我也如此想。在兩個月之前。方始曉得還活着。他在慧兒生得不過十天。就拋棄小香。逃往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小香起初。却有些掛念他。後來曉得根性腐敗之男子。要他也無用。便看破此事。從此以後。小香的人大變了。

(小芳)如此一說。我真難以爲情。那時我恰巧因一時之誤。與現在的一同逃了出去。害得母親與小香吃苦。真很抱歉。

(鴛母)舊話且不提。你現在已歸正道。我很放心。你想小香產後真苦。不多幾天。就勉強出堂。差去。阻止他也不聽。那時家中沒有討人。只靠他一人生活。他說我不出去。母親與慧兒。豈不要餓死。一天。向我說道。母親。男人都是說謊騙人。人家說妓女騙客人。其實妓女受客人騙的。不知多少。他說罷。握着我的手。哭個不了。當時我想只消你在家中。就不致如此。却一時很恨你的。

(小芳)那是自然。

(鴛母)你想他產後的身體。那裏能夠十分勞動。

(小芳)却是很苦。

(鴛母)有了兒子。怎麼可以做生意。只得搬個地

方他又很愛兒子。一天到晚與他玩耍。真是愛不釋手。我說人家若曉得慧兒是你生的。生意上必受影響。還是算了我的兒子。呼你姊姊罷。他起初十分不願。後來纔打定主意。說我只得說謊。但是這一種苦痛比刀割我身體還難受。對着自己的兒子。不能自認。母親你想苦不苦。他又說我非養活母親與慧兒不可。所以自己也非活着不可。無論怎樣苦都能忍受。從此愁鬱的小香竟變成活潑了。

(小芳)實在生活世上是最苦的事。

(鴛母)你等慧兒回來看。看真何等可愛。口口聲聲叫我母親。晚上也與我同睡。我與小香都說。只要慧兒在此。雖赴湯蹈火也不辭的。

(小芳)笑母親很愛孫兒。我們小的時候。母親也如此麼。

(鴛母)孫子自然比兒女更愛些。

(小芳)閉話休題。這信怎樣呢。

(鴛母)是啊。那姓喬的實在可恨。棄了小香。與一個富家女結婚。後來往南洋發了財回來咧。

(小芳)娶了老婆麼。

(鴛母)聽說這夫人還是什麼學校的畢業生咧。記伙食賬。也寫英文的。可惜這夫人生不出孩子。身體多病。覺得非常寂寞。後來曉得男人生過兒子在外面。便向這裏催取兒子了。你想我們養到這麼大。那裏肯還他。此事給小香曉得。徒然使他擔憂。所以要與你商量。

(小芳)不給他好了。太欺侮人咧。他們打算用金錢來買斷這關係麼。

(鴛母)說過肯担任養育費的。

(小芳)有錢的人。以為萬事都能用金錢了結的麼。

(鴛母)他挈十萬金錢來。我也不放蕙兒。

(小芳)小香近來另有人麼。

(鴛母)有一個叫做屈仲源。是個富商。

(小芳)不錯。我見過的。他們要好麼。

(鴛母)也不要好。又不能說不好。小香自從被姓

喬的拋棄後。覺得男人都靠不住。姓屈的屢次要娶他。他恐怕再蹈覆轍。所以不答應。

(小芳)他居然吃了虧。也辨得出了。

碧珠上

(碧珠)母親回來了。

(鴛母)姊姊呢。

(碧珠)隨後就來。泣

(鴛母)做什麼。

(碧珠)……

(鴛母)到底是什麼事。

新伯青鳳紅梅上

(碧珠)那亂暴的客人。把我們大罵。

(小芳)這一點都不能忍耐。怎麼可以吃這碗飯。

(碧珠)他們說。你們是賣淫婦。

(小芳)客人說。也只得讓他說了。

(碧珠)我問他什麼。叫賣淫婦。我又說從前外國

某親王來的時候。還叫我們到旁邊去侍酒咧。

你們有這福氣沒有。

(新伯)這是實情。倒也不錯。

(鴛母)你如此說。所以大家要生氣咧。

(碧珠)不獨對我。他們拖着姊姊。也如此說的。并

說你是生過兒子了。不要瞞人。生了幾隻。雄的

是雌的。那時姊姊……

(鴛母)姊姊怎樣。

(碧珠)姊姊說與你一樣的。於是客人便將一杯

酒。倒在姊姊頭上。

(小芳)一定是什麼軍人。

(鴛母)你姊姊後來怎樣。

劇 本

(碧珠)姊姊措措頭上。不言不語。但是臉色已青。

後來說。我是。要。靠。着。你。們。這。種。人。的。金。錢。回。去。糶。米。的。說。罷。便。頭。也。不。回。趕。回。來。咧。泣

小香上顏色蒼白

(小香)母親。

(小芳)小香怎樣了。

(小香)嗟。姊姊。沒有什麼。

(鴛母)身體可好。

(小香)身體沒有什麼……慧兒呢。

(鴛母)去看影戲了。因為附近的孩子們都去看咧。

(小香)今天從朝晨起。就沒有看見他幾次。

(新伯)近來亂暴的人真多。動輒就打人罵人。

(紅梅)都要像你這樣就好了。

(小香)向莊你別提罷。我難受得很。

(新伯)是的是的。

(未完)

清德宗珍妃。秀外慧中。著有惜花詞四絕云。春愁春恨過年年。滿目春光總  
可憐。正是傷春新病起。惜花人對落花天。花開花落總無端。手折殘紅掩淚  
看。莫汝春風一杯酒。惜花人倚玉闌干。人間天上謫仙娥。泡影繁華夢裏過。  
一陣狂風千點雨。惜花人又奈花何。香飄吹落淺深叢。悟徹花枝色卽空。天  
賦紅顏原薄命。惜花人莫怨東風。某名流爲跋數言曰。婕妤承寵。不愁團扇  
吟秋。昭訓破家。偏恨子規啼血。花憐薄命。人號傷春。井水胭脂。千年化碧。御  
溝詩句。一葉飄紅。蓋悼妃之淚灑深宮。魂實古井也。

(茂苑逸梅)



報

餘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通俗教育會  
審列上等

廿年苦節記

定價四角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所紀純係實事書中主人姓湯名書巖前清奉天民政司使吳筱堂之子婦也書巖適吳公子未兩月即賦寡鵠吞金以殉欲死而遇救者再及祖姑阿翁相繼以天年終小姑亦已出閣家事一一了結含辛茹苦凡十七年始從容就義抱十七年必死之心而待至十七年之後其生平之苦楚殆有難言之者定夷先生表而出之一掃時下靡曼之習洵足以移風易俗聞閨中人若手此一編尤足以正心術而敦節義有功世道人心之作也

通俗教育會  
審列上等

雙縊記

定價四角

記以雙縊名讀者顧名思義初必以為哀情小說縊者當係同命之鳥實則事殊不然若果記同命鳥之雙縊坊間同樣之作多如汗牛千篇一律讀之欲睡名家小說斷不如是故本書所稱雙縊者姑媳二人也前之縊者為媳後之縊者為姑前之縊者可憐可敬後之縊者可憐又可恨事為實事情亦真情離奇變化之狀魍魎魍魎之形騰躍紙上栩栩欲活定夷先生出書既多久已口碑載道無勞虛文揄揚也

教育部頒給  
甲種褒狀

湘娥淚

定價三角

是書為李定夷先生所著所載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斟句酌事實悽慘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句一淚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現已四版由教育部指令頒給甲種第五號褒狀其價值可想見也

定夷叢刊

初集二集  
每集六角

定夷善作小說斷續零執俱是名著茲輯為叢刊一書初集凡四分四卷一短篇小說卷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筆記卷四雜著二集凡分六卷卷一說萃上(一)迷香洞(二)換珠記(三)冤禽淚(四)顯曲緣(五)女兒劍(六)鴿原雙義記(七)雙雕福卷二說萃下(一)情海潮(二)自由毒卷三談藪(一)臘粉殘芳錄(二)翠隱盧瑣記(三)歐冶居談乘卷四韻語(一)名人豔史(二)蘭閨清芬錄卷五趣海(一)也是文集(二)信天翁之囁舌談(三)滑稽詩話卷六文牘

李定夷著  
新聲色誌

吳苑鶯聲譜

定價二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所著得之若溪沈石公之口述所紀近十餘年來之吳門非事大端悉備其文筆之騷麗足以上媿板橋雜紀秦淮畫舫錄等書而警世矜俗之旨又時流露於字裏行間非以聲色娛目已也



# 風土紀述

## ●西康風土記

(民哀)

天下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算。此九州之山也。而西康之山不與焉。然康境之山亦多矣。終年積雪。人跡不能到者。山雖高而無名。統而稱之曰雪山。無地無之。其人力所通之處。山上有道路。番人名之曰拉。無道路者。名之曰熱。猶華人以山之有穴者。名曰岫。出脊者。名曰崗。大而高曰嵩。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屨之類也。康為川藏通衢。沿途大山。與四川交界者。曰折多山。自此前進。則有高日山。博浪工山。三壩山。大朔山。寧靜山。昂地山。王卡山。恩達山。瓦合山。與西藏交界者。曰丹達山。此數山者。盛夏之時。天陰。則雪。秋冬。及春。有大雪。封山不能行。路清時。驛站摺報。亦有阻雪之日。此指大道而言也。小路之山。如甘孜赴德格之濯拉。德格赴昌都之熱聖。巴塘赴鹽井之覺隴。白玉赴德格之恩作拉。登科赴石渠之恩科。亦高而積雪者。此外尚多。不能歷數。惟皆登高一覽。衆山俱小矣。

西康土地有二。一耕地。一牧地。番人稱耕地曰絨壩。稱牧地曰牛廠。耕地少而牧地多。皆為土司呼圖克所有。並無買賣。而土司世代相承。如兄為土司。弟為喇嘛。則土司有以地與喇嘛者。土司嫁女。有以地與

女者。土司所有頭人。如有勤勞。有以地與頭人者。凡與人之土地。卽不徵糧賦。世代如斯。迄今而土司之地無幾矣。其向係荒地。百姓舊日開墾者。歸百姓世守。而納土司之糧賦焉。然頭人百姓。如有背叛等事。土司得沒收其地。惟喇嘛之地。永爲喇嘛寺受之。近年土司改流。概歸國有。土司自有之地。多者年產不過四五百石。牧牛馬不過數百頭。故免糧稅。其喇嘛頭人百姓。均照章上納。近數十年。頭人百姓之地。間有私相買賣者。然買賣規則。祇買數年。或十年。總餘年。仍還賣者。明正百姓。乍了百姓。均有此風。並無永賣之事。惟巴塘駐有漢人。塘兵開永賣之風。然賣者不過數百畝耳。〔法國司鐸爲買有土司之地。值銀數百兩。邊務大臣已與交涉。謂土司不能賣地。仍應納糧。此前年事也。〕

北條之河爲總。南條之水江爲大。此夏禹所導之水也。西康之水。則爲禹迹所未經。地處高原。山多水少。水勢就下。從無汎濫之患。打箭爐之外。河口縣有鴉龍江。發源於青海與德格。土司屬地之雜渠卡。卽今之石渠縣地方。乃數水相合。在石渠縣時。尙可蹇裳而涉。下流四五十里。有俄落野番之小水來合。可以乘桴。〔清宣統元年。邊務大臣趙爾豐令番人造筏載運牛皮至甘孜。惟中有一二處尙須起載。〕流五百里至甘孜。〔至此不可涉也。光緒三十四年冬。有一兵乘馬涉河被淹斃。〕經瞻對。〔番人造有木橋長十餘丈。〕至河口。〔清宣統二三年間築鋼橋。〕下流千餘里。入二三之江。此一江也。巴塘有金沙江。發源於青海。入石渠縣境。〔距鴉龍江只隔一山。〕至登科府不可涉。至德栢之崗沱。〔清宣統二年。邊務大臣造有木船過渡。蓋德格赴昌都必渡此江也。又查登科至崗沱江中大石已經派人炸裂。可行船也。〕有小水合之。經三巖。過巴塘。〔巴塘西行必過此江。有一處用木船渡。一名牛古渡。一名竹笆籠渡。〕至得榮。

繞雲南境。折入四川敘州府合川江。此二江也。察木多本有瀾滄江。在察木多係兩水相合。流至鹽井波濤洶湧。水勢急流。用皮船溜索渡江。下由雲南境入緬甸。此三江也。西康數千里。水之大者。惟此三江。其餘小河皆無名。如道塢河。裏塘河。江卡以西之徑達河。乍丫河。昌都以西之嘉裕橋河。番人皆稱曰楚。如巴塘小河。則曰巴楚。此類不可勝記。惟瀾滄江之水入緬甸。其二江入於川江。今人稱江亦謂之河。故以河爲記。

綜上三則。西康之風土。盡於是矣。

### ●古滇風土記

(民哀)

騰越永昌邊地。有鄉通者。能誅妖致福。夷民尊奉如神。富戶巨室。凡有災疾。愈謂被妖鬼擾弄。擇春月吉日。延鄉通作法驅擯。法用雙竿平置於地。竿間連束利刃三十六柄。作剪狀。竿頭繫繩。鄉通執之。書符唵咒。頓足舉手。其竿自蠱立。隨命徒挾雄鷄一。赤足履刃。而令鷄飛下。觸者以爲不祥。既下。復赤身負火鍊。履燒犁。圓周跳舞。而肉體無恙。是日遠近村人。麇集環觀。歡聲震山谷。地方土司。亦多到場鎮壓。與會之家。糜費頗巨。其名曰刀竿大會。

牛賒會。夷民所設。以待盜賊者也。本種人有盜竊牛馬物具者。一經捕獲。卽傳挨各寨老幼挨戶派柴。併堆曠地。成圓周式。中立木柱。捆賊其上。督令賊之親人從旁縱火。烈燄彰天。黃烟縷遂。慘狀臭味。有心人不忍聞見。昔年此風偏行各夷。尋經官吏嚴禁。附省各屬。懼而中止。其在邊陲之苗族。今猶秘密施行。邊吏亦難查覺而禁絕之也。

江河沿岸之水。攪夷慣習水性。善操木筏。待渡往來行旅。筏多用松木。或大竹爲之。蟠以籐葛。有篙無槳。行旅赤足捲衣。蹲踞其上。風潮漲時。仍多浸濕。每遇灘口險。則盡數上岸。過而復乘。灘平則繫繩於筏。筏夫登岸。背繩而行。自表面觀之。形勢最險。實則較舟行爲尤穩也。

新興河西。嶺峨曲江交界。河道相連。沿河夷民。販運木料。皆擲之河中。用人拖運。以十株或六七株。連穿成排。爲木筏形。拖木之人。以衣褲纏頭。赤足露體。風雨不懼。形容黧黑難堪。且其行最險惡。蓋此河兩岸俱山。上流稍雨。河水驟漲。每致人木漂流。無從尋覓。此種習慣。他屬河邊夷民。亦多行之。愚頑若是。足徵其智識之卑下也。

邦馬亦名白馬。如漢家之巫蠱。然夷民奉信爲神。凡有災疾。都不醫藥。咸請邦馬於水邊。或樹前禳之。口唸咒語。手搖鈴鐸。或擊平面皮鼓。禳品多用鷄羊斗米。更有甲乙二人相仇。乙無所報。亦暗延邦馬紮草人於樹。設羊米於前。插長刀。立紙旂。招甲靈魂而咒之。小則目瞽足蹶。大則暴病而死。夷俗相傳若是。洵可怪也。

古滇俗尙祭龍。夷民視爲祈福避荒之要典。十室之邑。皆奉行之。每逢春秋二季。擇辰日。就叢林密箐中。認一大樹爲神。束松株其上。虔設香醴。並牛羊豕各一。夷衆各新冠服。向樹叩頭。朝夕卽會食林中。大烹酒肉。盡歡而散。所祭之樹。名祭龍樹。株葉不許折伐。以觸神怒。男女有恙。卽向此樹秘禱。決不醫藥。謂龍神我佑。而病自愈矣。

嶺峨元江易門裸族。多業製糖。糖場設於甘蔗田旁。塲中挖一穴。深二尺。內置大石缸。上鋪硬木板。板之

中心立圓柱二。緊緊相依。柱下半部。各覆鐵箍。寬尺許。箍上列木齒二周。犬牙交錯。此二柱。俗名公母。森右高左低。高者縱繫橫木其上。用牛轉運。其齒自動。旁一人以蔗本挨次入杵。汁落缸中。取其汁以釜煎之。則成糖矣。惜其製器甚蠢。若能改良。則獲利當倍蓰矣。

石屏建水土屬夷民。死喪亦用棺。外塗松烟。屋舍狹小。就門前結松棚。停柩其間。棚側高懸紙桶。陰錢絡各一。親戚致弔。以牛羊作祭品。酒食自攜。喪家並不招待。僅以來祭之牛羊宰割。分給衆人。發引前夕。延青年子弟。就靈前彈指跳舞。旁坐數人。吹笛撫琴。鳴鑼擊鼓。以和之。以爲是可慰死者之歸魂。盡兒女之義務。至發引安葬含殮。並不擇時日。亦不尋龍選穴。是又較漢家之陰陽拘忌。停喪不葬者。便且省矣。唱秧歌。盛行於大理。麗江。楚雄。澂江各府之夷族。春夏耕耘之際。男女就田間。分班歌唱。譏譽隨口。而音調必投。聲聞數里。山谷爲應。能使行人戀聽。徘徊路旁。至晚息工。復就門前相聚跳舞。撫掌彈指。聲如爆竹。彼此復用足鈎戲。以倒仆者爲恥。挺立者爲能。至二更時始散。

永昌府屬之喇魯開化。安平之白臘鷄。皆捕獵營生。善操弩矢。日出沒於叢山密林間。遇獲山蟲水蛇。飛禽野獸。卽嬉笑歌唱。生啖其肉。間亦有列火炬烘和鹽及葱蒜而茹者。

食山酒。爲土人普通性質。當栽獲兩季。異村男婦。日間秘密期約。指定地段。至夜各飾服裝。齊集山林。置酒爲食。俱抱作觴。食已則呼哥喚妹。高聲唱酬。撫琴彈指。魚貫跳舞。若兩情相投。卽誓永好。當場則割襟易帶爲質。自後嬉戲偷情。任意往來。卽父兄知覺。亦泰然置之。風俗既惡。貽害尤烈。男夷每因玩弄不平。頓成仇讎。彼此尋隙。劫場爭姦。干戈相從。以致釀成命案者有之。亦奇矣哉。

古滇苗族共分四十五類。曰花擺夷。曰子間。曰普全。曰青苗儂人。曰怒人。曰結毗。曰魚戶。曰白臘。曰苗人。曰麼些。曰觀音。曰拉縹人。曰喇鷄。曰獐獐。曰妙羅裸。曰棘夷。曰糯妹。曰白裸。曰白子。曰土老。曰撒完。曰羅裸。曰披沙。曰母鷄。曰早擺夷。曰蒲蠻。曰臘歌。曰山蘇。曰牛角。曰普拉。曰窩泥。曰苦葱。曰黑僕。曰小羅黑。曰黑裸。曰撒彌。曰峨昂。曰洒奮。曰糯比。曰老密。曰野人。曰水罷夷。曰求人。曰卡情。曰龍巴。曰三撮毛。曰卡瓦古宗。曰沙兔。曰孟鳥。曰栗梭。命名之義。殊費解也。

### ●額爾古訥河水道記

(民哀)

額爾古訥河之上游。爲海拉爾河之下游。在呼倫貝倫都統駐所。西北三百二十里。逼近阿巴該圖山。是山西麓。海拉爾河由東南來。分爲二派。一支向西南流。爲達蘭鄂洛木河。行六十餘里。入鳴倫池而止。其正流則向東北流。卽爲額爾古訥河。水道曲折。一千七百五十餘里。至額勒和哈達卡倫。西北入黑龍江。是河唐書稱寢河。南北史稱完水。元史名也。里古訥河。又名也。兒古訥河。秘史謂之額湏古訥河。顧唐書及水道提綱。間稱是河上源。爲克魯倫河。今考克魯倫。匯鄂爾遜河。流入呼倫池。卽瀦而不流。其說甚誤。是河所以與海拉爾河同源異名者。緣河流至此。作大轉折形。如人曲腰。以手遞物。額爾古訥者。蒙語卽以手遞物之謂。故名。河。北流二百七十餘里。至庫克多博。水勢尙不大。第曲折甚多。水流亦緩。最寬處不及十丈。深處亦僅及丈許。由庫克多博。再東北流三十餘里。有根河自東南來注。水勢始大。由此再東北流四百九十餘里。有牛爾河。一名貝子河。自東南來注。此地兩岸山嶺夾峙。地勢又高。下迥殊。河水遂驟大而急。舟行至此。無論上下。均極危險。由此而下。兼匯衆河之水。奔流浩蕩。貫入黑龍江。直有一瀉千



里之勢。

## 斷簡殘編

紅羊遺聞 越禍紀略

(古越孟隱遺著)

初楊氏之戰也。遂賊望其壘。涉濠而迫之。中於計。傷數十人。後者不能救。於是敗。再舉。亦如之。五月大雨。江西之塘壞。湖水暴漲。田禾皆淹。僞官令有田者。輸錢以修之。費不過五千緡。而所斂踰十倍。時道途隔絕。商賈不通。米一斗。值千五百。餓孳不知數。是又賊殺之也。賊又以包村故。來戰者相繼於道。擾民居無休息。包生親軍二千。客師二萬餘。有古塘陳翰雲者。衆亦數千。與爲犄角。旣而各坼。古塘滅。賊以數十萬重圍包村。相持六月。大小數十戰。斬賊目千。傷卒不勝計。嗣以食盡。潰圍去。所遺老穉。及避難相依者。合萬人。同時皆盡。此豈其罪也哉。向使春夏之交。賊衆未集。直擣郡城。事且成矣。豈不惜哉。然浙江喪亂以後。閩若豫。尙能高枕者。實恃此區區一旅爲之牽制。不敢遠涉。卽觀察張景渠寧波之捷。雖以借力於英法。而賊在當時。實有不能兼顧之勢。不然。亦無此易也。功亦偉矣。自秋徂冬。觀察又假英法。合官軍連復餘上。傍收新嶸。又敗賊於娥江東岸。勢遂窮。乃媚於越。

先是諸暨。頑民何文慶。聚黨數千。爲賊攻取寧波。及新嶸諸邑。至是由海北敗入會稽。所經嘯陸。道墟。東關。倉塘。所穴攢宮。上竈。雖不至靡有孑遺。而百姓之東奔西走。女哭男啼。亦旣不堪耳目。是時賊防東軍。爲守城計。出東門壞空室。縱橫里許。掘冢平之。毀城中墓。取其石。以爲堅壁之需。枯骨皆受禍焉。十月以

後。官軍有布輿有之艇勇。張其光之廣濟勇。屯曹娥東關。黃頭屯譚村。英法諸軍稱綠頭紅頭花綠頭者。俱未至。仲冬十有八日。黃頭渡江。衝馬山卡。旋歸。二十日。城中出賊千。連營海塘。重卡馬山。北鄉頗若。難居。而竟無恙。二十五日。黃頭復渡江。敗賊。斬數百級。遂次馬山。襲賊。稱謂打先鋒。奸民附之。一絲一粟。幾於盡取。蓋不特雞犬之不安也。初。黃頭名常勝軍。統之者爲餘姚練長員外郎謝敬。約士卒。頗如法。自餘復上。法人誤師期。敬敗。沒於馬渚。改黃頭爲信義軍。謝國恩領之。明日。花綠紅頭進。揀樹渡。舍於煙浦。掠如黃頭。又明日。舍孫蘄。二十八日。黎明。抵城下。其總兵法人爲勒伯勒東。與觀察合統諸軍。傍午攻城。縣兵自傷於砲。遂退師。嘉平二日。逐隊北渡。賊乃出北門。殺遺民。燕舍宇。又燬於西門。頽垣壞屋。一時蕩然。時觀察甫抵譚村。北鄉強半薙髮。大與賊忤。自遭難。稱奇險者。以此爲最。七日。總鎮法人德克俾。與觀察復渡軍而南。大隊屯三江。前隊屯陡壘。分隊屯馬山。煙浦馬鞍。又分艇勇屯童塔。有茶火之觀。而殃民實甚。中外軍合萬餘。其營於民居。責饋食。儉者取其器。概所不免。然知府王維圻之綠頭莊鳳威之勁義勇。雖雜處。故無害。若花綠紅頭及黃頭。亂房帷。發藏笥。異物用物。細大不捐。任負所弗勝。奪民舟。載以去。不受出刃脅之。劫子女勒贖。得金無算。所止所宿。壞亂尤劇。惟焚殺者鮮。於盜爲勝。若布氏艇勇。故爲盜。乃無論。自是而賊所未及者。官軍盡之矣。越數日。漸次附城。圍五雲。昌安。迎恩三門。月既望。有賊二千自南來。據瑛渚。似將爲援。亦不動。二十五日。蕭山遣賊八百。來守郡城。遂分股出稽山。自禹陵度香爐峰。合何文慶。縱掠東路。分官軍之勢。薙髮者刃。畜髮者虜。高材捷足。有。不免焉。二年正月。官軍始攻城。築臺西北隅。位砲而擊之。急未克。而外盜已由遶門山至東堡西堡上。竄下。竄攢宮。僉塘。焚東關。曹娥。張其光以兵

少不能勝。布氏軍與賊舊識。資以火器而僞遁。於是道墟順渚嘯險等處。火光復接。積倉亦盡。童塔布氏分軍適奉檄自海來援。舍舟車浦。助賊劫殺。乃烈炬橫天。終夜不息。五日。賊又分走樊江。立營皋埠。明日莊鳳威始赴陡壘。請救於觀察。假綠頭四牌。合勁義勇三百。民兵數千。分二隊。東西夾擊。入其壘。越二日。又敗之。賊乃遁。於是被難諸村。始得安堵。而已無堵之可安。賊既不得於東。旋遶山出山陰。自柯橋而北。分擾蔗林山南下方橋陽嘉隆馬鞍山及瀕海諸落。凡十餘日。晝則煙。夜則火。無一刻息。於是又分黃綠頭疊次攻戰。始得凝靜。而官軍所餘。賊又盡之矣。二十六日。有鄉民自城逃歸。黃頭獲之。始知賊出稽山。向曉已盡。爰入城。括遺物。饜而告於總鎮。於是統大隊入城。遂據以爲功。吾越合水陸凡十一門。官軍遞增而圍之。所遺者稽山耳。而賊去已久。竟無人知。使鄉民不見獲。不知其何時入也。又數日。始出西門。進攻蕭山。而賊已掠柯橋鐵清諸營。次第遠颺。時諸暨已復。吾越八屬。告肅清焉。上乃特降詔書。脅從罔治。僞官無控訴者。皆免。而官軍欲飽私橐。每借罪而傾人家。得城後。法人索犒師白金二十萬。急不可得。賄通事萬金。始許十萬。而調停其間者。實蝕二萬。於是取城遺米粟。賊巢所藏器用玩好。售而與之。不足。取房舍完美者。責其主。出金以助之。軍士又乘間竊物。莠民踵其後。灰劫所遺。戶牖既罄。賊遺婦女。又劫於軍士。不納者貨之。其值以妍媸爲斷。軍中谿壑。庶幾其盈手。二月既望。中外軍皆西。守城者不過數百。瓦礫齧豁。掃蕩粗淨。庶民歸者漸夥。曩時列肆。始見千百之一二。總計民死於賊者。可十萬人。死於貧病者。萬人。燬於火者。亦萬家。所喪衣飾。合三邑。約計白金五十萬。猶未止。可謂大亂矣。然城中餘百數家。竟未動。村墟亦有未至者。會之北鄉爲尤善。此豈冥冥之中有數存耶。抑偶然幸耶。官紳殉難者二人。其一廖

宗元一則道銜郎中何惟俊。匹夫匹婦有罵賊而死。不從而見殺者。以不甚悉。姑不載此。余見其亂。復觀其平。因卽耳目所得。縱筆書之。雖有所遺。其略可見。後之覽者。得毋有廢書而三歎者乎。

## 金粉小誌

### ●海上花事錄 (續)

(二)

#### 秋聲館主

秋聲館主。懸幟三馬路。姿色中中。而談吐揮灑。交際圓活。殆平康中漂亮人也。辛亥夏。友人合肥沈君。宴余於四馬路之粵華樓。飛箋徵其厨。館主挾烏師二人來。奏秦腔。婉切而淒。其抑揚高下。靡不中節。舉座嘆絕。館主因言某日爲某公益事。演義務劇於某茶園。邀衆往觀。卽出戲券分之。且分且笑曰。非敢敲竹槓。聊爲諸公子祝福耳。衆咸笑納之。及期。余偕衆往。見館主所排戲在末軸之上。特居壓胃。知館主固久負重名於梨園中者。是日爲其拿手之作。玉堂春。起蘇三。唱則婉。轉哀。豔。傲。則細。膩。安。貼。自。始。至。終。直。是無懈可擊。終場。見余等。趨前殷勤。是日。余興致獨豪。邀衆赴館主家。和酒達旦。後此常與館主往來。頗相得。已而聞其處分某客事。嫌其太辣手。因寒心裹足焉。某客者。山左人也。以事來滬。眷館主甚厚。館主待之。亦特優。凡半年許。客擲去纏頭以萬計。金盡囊敝。頓形索寞。館主遂與絕交。某客既悔多金。又恨失眠。益以貧病交逼。困頓萬狀。或謂館主宜有以周恤之。館主漠然曰。彼公子。我爲妓耳。安能恤彼。且彼自取死。安足恤也。其言暢快。而其情不可問也。

青雲館主

青雲館主。余友西河公之意中人也。館主不長於藝而豔於色。且沈靜溫和。有大家閨閣態。無尋常胡調相。是爲難能而可貴也。西河初識館主。在辛亥光復之後。西河全家來滬。濱避兵。而館主方於其時由蘇至滬。其諗客劉某者。西河之同學也。爲介館主於西河曰。此豸娟娟。殆弗類平康中人。子固多情。盍善視之。西河見館主而大悅之。和酒留戀。幾無虛夕。因互有嫁娶之心。而西河婦凶。鴛母欲逐。兩方躊躇而未及提議。會西河受山西督署之聘。隻身北上。事遂中止。西河首途之頃。館主偕余送之車站。一聲珍重。兩淚交流。西河不覺愴然。因顧余曰。君是平康護花使。館主之事。幸君爲我圖之。可乎。余笑曰。此事非難。特恐君夫人作河東吼耳。彼此怏怏而別。未幾。余亦由蘇到滬。館主親訪余於寓。泣涕言曰。此心已屬毛耶。此身將歸叱利。君能拯我。使我得終從毛耶否。余驚問故。始知有大腹賈以三千金爲之脫籍。將攜之去。粵。不日成行矣。余太息曰。彩雲易散。好事難圓。卿醉心西河。顧西河爲難甚多。吾知之稔。彼終不能娶卿也。余不難作黃衫。顧阮囊羞澀何。館主泣然曰。若然。我終已無望乎。因啜泣不止。余憐其情。爲向友人處竭力張羅。終不濟事。而館主已隨粵客行矣。翌年。西河歸。余詳告其事。西河泣下曰。吾負館主。館主隸清和沿。後遷同春坊。

耐秋

耐秋。吳人。年十一。爲青雲館主房侍。天真爛漫。嬌小類解語之花。主動人憐。及青雲適人。耐秋年十有五。其母小妹姊。挾之入書寓。懸牌於福致重。生張熟魏。咸喜其嫵媚溫厚。和酒之報。幾無虛日。其翌年。耐秋

十六齡矣。爰有江都高陽居士。為費數百金。梳描一朵名花。投入情界。竟與高陽訂百年之好。而高陽厭小妹妹狠。未遽允可。耐秋乃以死爭於母前。小妹妹不得已。以千金鬻生女於高陽。名花有主。弗復從前。顛沛矣。今夏余得高陽書云。耐秋已孿生雙雛。咸玉潔可愛。君何以賀我。余報書曰。薛龍荷鳳。君家所自有。焉用余賀。余所欲賀者。以君之才華。竟得耐秋其人。為侍巾櫛。雖無所出。豔福亦足羨煞人矣。耐秋去後。小妹妹又另購雛妓。曰耐冬者。姿色不下於耐秋。而性情剛戾。小妹妹不能制。常相衝突。未幾竟從人遁去。而小妹妹亦於其時患病死。

## 鐘聲吟什

### 浣花軒詩鐘

(杜公曼)

#### 新報 (鳳頂格)

新醅綠酒邀隣叟。

報捷紅旗慰國民。

新晴花影分濃淡。

報曉鐘聲破寂寥。

#### 中央公園 華盛頓 (分詠格)

八方無事民同樂。

一戰成功國自強。

地隣宮殿羣情洽。

名重都城萬口傳。

#### 海上花國美人圖 莎士比亞 (分詠格)

春江。豔。史。煙。花。記。

青 聲 (碎錦格)

小說名家著作才。

鴉影橫斜秋水碧。

雁聲嘹唳晚山青。

拂拭青萍添壯志。

安排紅豆記新聲。

青簡遙傳題葉句。

紅樓愛聽賣花聲。

角 尖 (嵌字格)

塵海鑿兵勞角逐。

雪窗分韻疊尖叉。

裸體美人

哀情小說 (分詠格)

隔戶偷窺防小婢。

賺人墮淚是稗官。

一身清白無瑕玉。

滿紙酸辛記事珠。

南 虎 (鳳頂格)

南金東箭才無敵。

虎臥龍跳筆有神。

翠 蘭 (鳳頂格)

翠羽明璫詞客賦。

蘭心蕙質美人姿。

瘦 儂 (雁足格)

菊圃秋深花比瘦。

蘭閨春老月憐儂。

報 餘

美。人。善。病。憐。消。瘦。  
報  
徐

名。士。工。愁。唱。快。儂。





**例刊告廣**

**表價定**

版出月十年午戊國民華中

普通	上等	特等	第等
一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二十元	三十元	一期
六十元	百元	百五十元	半年
百元	百六十元	二百五十元	全年

禁 選  
權  
所 版  
輯 有 止

賣郵	定	冊
外日本	價	數
國本國	四角	一冊
一角五分	二元二角	半年六冊
九角	四元	全年十二冊
一元八角		

期十第年四第報新說小  
 角四洋大價實冊每

山東	甘肅	蘭州	哈爾濱	奉天	奉天	奉天	奉天	營口	保定	天津	天津	天津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橫濱	欽州
官日新書局	豫豐莊	英華書局	德和堂	德和堂	德和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廣益堂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汕頭
江陰	常州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紹興

**總發行所**  
 編輯主任 毘陵 李定夷  
 發行者 小 說 新 報 社  
 印刷者 國 華 書 局  
**國華書局**  
 上海四馬路一百二  
 十六二十七號門牌

● 外埠代售處 ●

請用兜安氏眼痛藥膏



眼赤眼痛眼內炎眼皮  
 腫等患非惟視物不明  
 且多痛苦已煩人厭其  
 不便孰甚兜安氏眼痛  
 藥膏乃近時所發明其  
 效比眼藥水高出萬倍  
 且用亦較便也各藥房  
 均有出售每瓶洋七角

